

1914年

第

卷

第

4

期

# 香艷雜誌

第四期  
大錯



丁巳

1915

# 香艷叢話

美人 名畫 好詩 好詞 好歌曲 好書法 無人不愛 君愛之尤甚、瘦鵑輯香艷叢話 內有美人名畫好詩好詞好歌曲好書法 適投君之所好 不啻爲君而作 君讀之必大愉快 君家窗明几淨 鳥語花香 最宜讀此香艷叢話 君夫人美秀而文 讀此香艷叢話 必益增其美 與君之愛情益復高尚純潔 君家姊妹 皆慧而好學 讀此後才華煥發 必能副君極大之期望 君富于審美之天性 一聞香艷叢話四字 即已十分滿意 今又見此告白必且引爲良友 君之得此良友 實爲君生平最得意之紀念 故本社特爲君請得許多介紹人 天笑 天虛我生 鈍根 小鳳 癩庵 東園 枕亞 箸超 瘦蝶 澹廬 善之 諸君皆爲君之素識 本社請諸君著作題序 即爲君與良友之介紹書 而最先引導之招待員 則爲繪封面畫之丁悚君經諸人介紹與新友握手後 即可展卷相對聆其警歎 親其薌澤 封面畫 上冊 綠陰雙影 下冊 婿期近矣 (丁悚畫五彩石印) 瘦鵑小影 (丁悚畫)

## ●香艷照片

(一)願天速變作女兒圖兩幀 瘦鵑中外女裝小影 自題 癩庵題詞 瑞蘭閣詩 (二)新劇家陸子美西女化裝小影兩幀 (甲)燃繻帶想甚麼 (乙)癯人嬌態 (三)新劇家凌憐影最近中外化裝小影兩幀 (甲)南國佳人遺世獨立 (乙)托香腮盼阿誰 (四)荷亭雙艷 (新劇家凌憐影陳素素古裝美人合影) (五)是盈盈姊妹花 (憐影瘦鵑中外女裝合影) (六)歐洲歷史上之雙美人 (甲)拿破崙之妻約瑟芬 (乙)奈爾遜之妻吟密爾頓夫人 (七)法蘭西之花 (巴黎最近之第一美人) 共六幀俱泰西愛情名畫綴以題詩題句

## ●香艷明信片

(一)英國名畫家麥克司冬愛情名畫五幀 (甲)隔着紅牆私語 (乙)訴衷情 (丙)半羞半怯怕郎看 (丁)只低頭伴繡爲怕阿郎平視 (戊)看雙心交結是郎心是妾心 (二)歐美寫影 (共五幀) (三)中國名畫家丁悚愛情詩畫兩幀 (甲)傍簾捉得柳花多 陡覺心慵懶掃蛾 笑並闌干携手坐與郎細數 摺間螺 (乙)委地香雲散不紛 何曾露盟與蘭薰 風前自把輕絨扇 扇與檀郎仔細聞 (四)巴黎名畫茶花女馬克與其情人亞猛玉欄雙影 (五)烟雲縹緲之雙美圖 (善之題詞) 書凡五卷以筆記體編成 舉凡近人綺麗芳馨之什纏綿悱惻之事網羅無遺 共四百數十餘頁用極清晰之五號字排成圖畫亦極精麗 凡百頁共十六面平裝二冊定價洋一元二角精裝一冊定價洋一元五角

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啓

# 香艷雜誌第四期總目次

圖畫

八幅

論說

女界平議

新形史

吳芝瑛女士傳  
朱悟音夫人傳

諧文

風月室談  
笑  
仙人跳說

薰摘錄

三后軼事

鬢華室女士詩話

平等閣女士筆記

滑稽閨語

海外艷聞

閨雅

豔叢

短篇小說

寶難子者之母  
一誤再誤

二紅瑣  
斷指瑣

婦孺  
伶俠

總目次

二十鞭

鸞怨

眞珠箔

官僚風流史

上海孽史

女界新聞

昭涼哀豔集

傳奇

梅花香艷

工藝欄

紀事

雜俎

女伶月旦

各埠花叢紀事

酒令

燈謎

論

說

題 摘  
豐 盈

現已付印不日出版

龍門史記爲諸史鼻祖上繼麟經下開百代而其文章筆法尤與孟荀莊騷諸書同爲後世所法無論治史治經治古文詞章均不可不讀誠學界中人人必備之書惟坊間流行者都係小字本

縮本  
殿版史記

既患模糊尤多亥豕之訛識者每憾無善本本館特覓得殿版大字初印本縮印成書更倩歷史專家照家藏歸震川先生所圈舊監本精校圈點既無以上諸病又免讀者研索之勞實最完善最便利而又最珍貴之精本也現已付印不日出書特先露布

## 女界平議

(聿修)

今之談男女者。分新舊兩派。舊派務伸男權抑女權。新派務伸女權抑男權。兩方激戰。幾成不可終日之勢。其實舊者亦未合於舊。新者亦未合於新。徒釀成男女之惡果而已。古聖人之訓曰：齊曰相敬，曰有別。齊者非但妻與夫齊，夫亦與妻齊。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非但妻不改，夫亦不改也。敬者非但妻敬夫，夫亦敬妻也。別者因夫婦愛情濃厚，易生戲狎，未免有不正当之言論，行爲起衝突而致乖離。惟別乃能保持其敬，保持其齊也。率斯道也。雖萬世行之而無弊矣。西人之言平等，卽吾國之言齊也。西人之言自由，普通解釋爲法律自由。若男女自由而軼出於法律之外，非文明國所許也。吾嘗觀西人一夫一婦居共桌行並肩，大庭廣衆握手歡然，而無猥褻之狀態。鄙俚之言語，適與吾古聖人所謂相敬爲賓者若合符節。蓋以男女言之爲敵體，以夫婦言之爲化一體。既化兩體而合一體，豈有輕重可分。一有輕重，卽不平。卽不齊矣。吾國之重男輕女，自婦人內夫家始。旣以夫爲主體，妻爲加入，則妻之行動必受夫家之範圍。乃養成其服從之性，起夫妻不平等之階級。又以父財傳子，不傳女。妻之生活必仰給於夫之財產。夫得自

## 論說





由支配而妻不能夫因得任其喜怒而厚薄之妻直居於無告之地矣。妾者字義爲犯辜之女。乃部落時捕獲他族婦女充之。後乃以本國犯罪人婦女充之。後又以金錢買貧家婦女充之。誠爲陋俗。而至今不能革者。以有時爲嗣續所關。不得不爲權宜之舉。然借此漁色者。遂構成女界之罟獲。陷阱。且因有妾之分寵也。爲之妻者。或以妬寵而被侮。或以色衰而被棄。或以心言規勸而成隙。或以本性端謹而失歡。妾更有妾以傾軋之亦未能免。此而受禍。每更甚於妻。此皆女界傷心之事也。然而事更有出人意外者。則女界之反動力。能駕男子之上。而束縛之也。以衾枕綢繆之愛。有求必應。遂致恃寵而驕。以米鹽瑣屑之謀。每事躬親。遂成集權之勢。加以婦人之見。閉塞多而開明少。婦人之度。狹隘多而寬宏少。家庭骨肉之間。鄰里往來之地。褻黷德色。箕帚詬誶。其釁半自婦人開之。稍知大體之男子。欲禁之而不可。欲化之而無從。不得已作癡聾之阿家翁。此男界所引以爲憾者也。然此猶爲有道德之婦人耳。若無道德之婦人。驕而加以悍。悍而加以淫。鞭撻施於羹砧。酖毒行於樽酒。堂堂選面首之郎。祕密尋巫山之夢。而男子似仙似倪。以承之帝王威。加海內而低首於宮闈。大將氣奪三軍。而屈膝於裙帶。此非極婦人之能事。而丈夫爲之短氣者乎。嗚呼。三千餘年男女之歷史。可謂多故矣。歐風東漸。人談革命。乃有提倡女權爲男女之革命者。然就事實研究之。則利少而害多。非特男受其害。而女亦受其害。一徵之婚姻問題也。夫婚姻自由。誠可喜也。昔者婚姻之禮。媒妁言之。父母命之。男女無置喙之地。兩方之才識性情。無從得悉。即聲音笑貌。亦在疑似之間。父母所據以相攸者。門第也。財產也。卜筮之吉凶也。百年之計。等於兒戲。得嘉耦則天幸。得怨耦則數奇。鴉鳳同巢。牛驥同皂。斷送多少才子佳人。自由則此風稍變乎。然不揣其本而

齊其末自由之禍。有不堪言者。吾觀西人之結婚。至爲鄭重。必求年齡相當。容貌相當。學術相當。性情相當。道德相當。男試女。女試男。有携手十年。而婚約未定者。有男女年踰三十而未婚者。男女各有學識。各有經驗。故求才而無或爽。一結婚。則白頭相愛。斷無中道差池者。吾國男女學識。經驗。半多淺薄。而中之以肉慾之私。纔得一面之緣。便作消魂之想。所戀愛者。玉貌花容而已。夫男未弱冠。女方及笄。自非籛條戚施。莫不有楚楚動人之姿態。而結婚者。據之爲標準。與秦樓楚館。菊部梨園之相愛何異。及大欲已償。有夫憎其婦。婦憎其夫。起離婚之訟者。而受禍尤在女子。或男無職業。而不能存活。或家多傾軋。而不能相安。或蕩子無情。頓忘故劍。或使君有婦。重累羅敷。或垂涎奩資。以塞修爲。釣餌國家。無夫婦異財之保障。少年浪費。雖金穴而必空。後悔何追。抱牛衣而對泣。茲數者。亦近世習見之事矣。嗟乎。男子不惜名節。而下堂。少婦已貽白首之羞。老夫尙有女妻。而半老美人。難覓青年之耦。加以衽席之牽。乳哺之累。數年新婦。已作母身。兒啼女號。都成孽債。於此而言離婚。談何容易。果可離也。而女子所受之損失。所處之困難。百倍於男子。徒開男子方便之門。竟成女子無涯之戚。此新學界所未及研究者矣。一則家庭問題也。昔者。家道無成。多歸咎於女子之不學。誠篤論也。然今日學界女子。果有益於家庭乎。一入學堂。未遑他務。先講時樣之裝。鬢學東洋帽。尊西式有裙。必綴無鞋。不皮。金剛鑽。石約指。金絲眼鏡。架鼻金鐲。纏臂而嫌輕。金練盤胸。而恨短。至於香粉。墁顏。花露。淋體。更無論矣。此種奢華之品。妖冶之姿。於家庭何用。及科學之程度。稍高大者。志在出洋。小者。謀充師範。以家庭爲桎梏。視骨肉爲路人。若使二百兆女子。盡作教員。將徧地盡爲學堂。全國再無民戶矣。夫縫紉烹飪。學堂亦有科學。而學者罕有究心。除少數閨閣。以美

術之繡工著名外。普通女子好高論。而輕實用。自身衫褲。必資衣匠之工。一日羹飧。須出庖丁之手。一旦生男育女。襁褓乳哺。事事需人。此何種家政乎。必也使男子皆有親操井臼之能。斯女子專任變理陰陽之職。庶乎可耳。否則未見其有濟也。此又新學界所未及研究者矣。夫新舊習慣。牴牾如此。將何以救濟之。治經濟學者曰。必使女子有獨立財產。不依賴男子爲生活。始能實行平權。治法律學者曰。必民律中刪除妻爲無能力人之條。使女子得受完全法律保護。始能實行平權。反對二說者曰。如此則破壞家族制度。利於女不利於男。贊成二說者曰。女子有獨立財產。男子得輕扶養之擔負。女子有獨立資格。男子得輕保佐之責任。兩者並利。諸說紛紛。各有理由。姑待將來立法家解決之。茲以小儒穴際之見。爲平易近人之說。曰。婚姻之事。父母可以相攸。但必取男女之同意。以免後日之齟齬。男女亦可自爲相攸。但必取父母之同意。以免匪人之欺詐。女子教育。必家政爲前提。以勸儉質樸爲主要。去其好高騫遠之心。禁其誨盜誨淫之習。預備爲賢婦爲賢母。男女之道德。仍不外古聖人所云齊也敬也別也。古今中外無二理也。即使將來女子果得獨立財產。獨立資格。身分愈高。責任愈重。非有根本道德。亦豈能一朝居哉。

新彫史

吳下王大錯書

# 中華圖書廣告

## 中華民國新文牘

每部裝訂十二  
本定價洋二元

自辛亥之秋鄂軍張臂一呼黎氏佈告全國同胞之徵文出現而陸離光怪酣暢淋漓之新文章新法令遂日出而不窮而坊間拉雜編輯之本亦屢見而不一見陳之今日其價格已等諸斷爛朝報矣是編體例嚴正選錄精審分部析類則若列眉自民國元年正月起凡有關政要之文牘無不採錄誠留心經世文章者必備之品也全書凡有十二類首政綱次陸軍次海軍次財政次外交次內務次教育次農林次工商次交通次司法終以雜文殿焉為卷二十為文幾六百篇都數十萬言

## 共和進行尺牘

每部裝訂八本一  
套定價大洋壹元

是書為新陽陳君也梅所著資料新穎用筆平易語尤淺切最合初學程度而於商學二界之外尤注重工界凡各種工業所需函件無不應有盡有今詳加注解尤易一目了然凡各界初學及工業中人欲得共和體之新尺牘者幸勿交臂失之

## 簡淺顯尺牘

每部裝訂二册  
定價洋三角

世界億兆人入學畢生所最不可缺者衣食住三者之外莫如寫信故近來各普通學校多有教授尺牘之課然初學尺牘須從簡淺顯三法入手是編深得此訣最宜於小學故久已不脛而走

## 最新普通尺牘全璧

每部裝訂八本一  
套定價大洋壹元

尺牘之書非以偷通儒所以廢商學各界普通之子也故詞旨筆意貴明白曉暢程式稱謂貴適宜切用方臻完善是書筆墨明通材料豐富可稱合作而諸體具備各界兼維尤為不易誠往來交際仕途商場中必需之品也

## 最新共和普通分類尺牘大全

每部裝訂八本一  
套定價大洋壹元

尺牘一物人人必需之交際文字也然坊間所行諸本每偏於一部分之人所用而不能各界普通間或有之則又不分門類致閱者翻檢不易引為憾事是編力矯此弊最注意於普通分類二者而一切程式稱謂均取材近時故最適用於共和時代也

## 中華女子尺牘

每部裝訂貳册  
定價洋三角

年來國體更新女學日盛故女界之交際亦日進文明而女尺牘於是乎尙矣惟坊間素少此書間有數種非高深陳舊之文即剽竊蕪雜之作殊不適用本書為蘇楊二女士編注取材閎闊與男界函牘截然有別非坊間翻抄混珠之不可比蓋確係純粹的女子尺牘也

# 新形史

## 大錯題

聲揚



### 吳芝瑛女士傳

侯官嚴復幼陵

廉夫人氏吳名芝瑛。以字行。生四十有一年矣。以慈善愛國稱中外女子間。父寶三。官山東州縣數十年。有循績。獨生夫人。鍾愛之。年十九。適江蘇舉人度支部郎中廉泉。稱佳耦。生子一。女子子三。郎中夙敦風義。有榦略。光緒甲辰主事王某以黨案牽連入刑部獄。郎中獨力百方營救。卒令得脫。海內義之。仕不稱意。一旦携妻子家海上。然伉儷交勉。爲義益力。於國羣公益。朋友患難赴之。若不及者。光緒三十二年。夫人以庚子賠款爲國大累。宜通國之民共起分任。則咄嗟可釋。鉅貢乃倡女子國民捐。一時景從。召集甚鉅。夙擅書法。爲時所珍。則自製小萬柳堂帖以售。得資悉充捐款。其忠於國家。自奮綿力如此。既父母相繼亡。又無兄弟。家有遺產。將萬金。夫人以謂國弱種困。坐失教無學。且立學固先人意也。則以此於其鄉。創辦小學堂。名以父字曰鞠隱。其能述先事爲善知本如此。杭州有女子趙麟者。父死。長廬墓旁。不嫁而惇惇無依。饋食且不繼。夫人與邂逅。乃大感動。爲出貲葺其先墓。手草募啓。爲孝女募金。買田資衣食。得二千金焉。其至性過人。錫類無窮如此。光緒三十三年六月。皖有道員曰徐錫麟。懷火器乘間竊發。擊殺

巡撫恩中丞徐素主革命宗旨而浙人也。由是浙中官吏大恐。上下求索。得山陰女子秋瑾。用紳士言。謂其力足爲亂。展轉周內殺之。既殺。其家族懼連坐。棄柩中野。莫敢營葬。遺骸漂泊。行路興哀。夫人素識秋瑾。傷其暴露。則以謂掩骼埋鬻。經典攸垂。藉第令死者素行不軌。殺之無冤。然其屍柩如此。此誠同類所宜動心者。且朝廷律令固無不許掩瘞罪骸。明文三十三年十二月。乃與石門徐女士寄塵購隙地。西冷橋畔葬焉。其隱刑愍辜不欺其意。又如此夫使爲義而無所犧牲。不歷險難而令名可以坐享。則其事無待於賢者。此吾於廉夫人之事所爲重有感也。光緒三十四年九月。果有御史常徵奏請平秋瑾之墓。並將吳芝瑛徐寄塵等嚴拏懲辦。廷旨交浙撫察看辦理。於是一羣時議大爲不平。中外報章多爲論說。而江蘇紳士尤憤激。爭署名上書江督端制軍蘇撫陳中丞。爭其事爲辨認。當此之時。夫人方病咯血。臥上海德國醫院中爲治療。聞此乃過歸其家。曰吾不願更居洋場醫院。問若託異族保護。然以爲不知者。詬議也。其始終爲遵守法律國民。臨難不幸苟免。又如此。北京公理教會協和女書院院長美國麥美德女士。與夫人當庚子義和拳之變。爲患難交。素稔夫人行誼。則大敬愛之。聞其事。意夫人素剛。皦然必不肯往對簿。恐事急萬一前死。焦然大戚。馳書諄誠夫人。勿爲諒。且以國家大義責之。其語絕痛。又自任凡可免。夫人於厄者。願盡力無不爲。則先於西報述夫人事跡。梗概欲使中外咸知其詳。且將有所合力。已而事稍稍解。麥女士寓書廉耶中曰。宜使侯官嚴復爲之傳。故傳之如右方。

嚴先生曰。吾國禁女子干外事者四千餘年。干外事者。微論惡也。卽善有不可世變。大異至今思想。議論。乃略殊前。願女子行事稍稍露鋒穎。循常之徒。輒相視大詫。甚者以爲宜誅。嗟夫。使吾國禮俗長此終古。

則亦已耳。必以進步爲期。凡此皆所必至。應有者也。又何訝乎。廉夫人者。吾先友擊甫先生猶子。平生多聞長者。精至獨往之言。故能不循常自樹立。如此嗚呼。男子可以興矣。

### 朱悟音夫人傳

陳觀圻

夫人姓張氏。名悟音。嘉定人。三品銜陸軍部主事寶山朱芝坊先生之再繼室也。父諱啓瑩。太學生。夫人聰慧。王父孝廉少淵先生絕愛憐之。讀書能知大義。年二十九歸朱氏。甫浹辰而姑卒。夫人居喪盡哀。性嚴重。不苟嘖笑。家庭上下無閒言。鍼黹之暇。吟詩作字。或焚香禪誦。意泊如也。辛亥秋。改革事起。輒愀然不樂。神日益悴。癸丑六月。滬軍譁變。鄉里一夕數驚。方訛傳潰軍至。淑人聞驚。倉猝自投於井。急拯得甦。既甦復投。再拯再甦。先生不得已。挈而之丙舍。適苦夏旱。先生露香禱雨。淑人致齋以助。所居本一室而中分之。先生居外。淑人居內。時相問答瑣瑣不置。至七月二十夜。漏三下。聲響忽寂。呼之不應。排闥入。則赫然自經死矣。撫之體猶溫。面色如生。得年四十歲。值兵警未息。遂權啓先生之生壙而窆焉。事定歸重。理遺篋。得朱絲繫黃絹一緘。發而視之。手書十六字。有大難臨頭。舍生盡義。云云。知其死志早決。嗚呼可哀焉已。嗣子世全遊學法京。聞訃奔喪將歸。先生書來。命爲之傳。因次其梗概如此。

贊曰。衰季以來。士大夫節義掃地盡矣。夫人一女子。乃能懷清履潔。從容存必死之志。且以爲遇寇而死。不如於未遇之時先死之。尤爲得所。其視世之草間求活。視息偷存之流。何如哉。嗚呼。彼酣豢富貴者。方如醉如夢。聞夫人之風。其亦可以稍愧矣夫。





## 風月寶鑑攷

風月寶鑑者。買天祥用。照王熙鳳而被焚於代儒者也。積薪一炬。幾疑天壤間不復有此物矣。慾海之濱。愛河之流。星月之夜。白光瑩瑩。遠望若華蓋。離地蓋咫尺有五相者。曰有寶藏焉。會濬愛河。卒得是寶。視之。黝然而黑。以指叩其鈕聲。橐橐然。若敗革。乃漬於胭脂水中。七日復以鉛華翠黛。摩抄之。朗然有光。其質非銅。非石。作心圓形。上有鈕四。一若大動脈。大靜脈。肺靜脈。肺動脈之總樞焉。蚪文鐫其面。曰風月寶鑑。顧人世鮮有識之者。或曰是鑑之成。蓋出於女媧。女媧搏黃土爲人。卽濬頑石作此鏡。年代久遠。上古之書籍無徵。未可信也。鏡兩面可鑑。惟光綫不同。其正面爲凹凸鏡之作用。能反射眼簾之影。故人有所見。印於眼簾。卽可反射而呈其象。此天祥之所以見熙鳳也。背面爲愛克斯光綫。人對之能見其骨鬚。然不爽一黍。此天祥之所以見髑髏也。統觀全鏡。實爲希世之寶。蓋愛克斯光綫發明僅數十年。而反射眼簾之光綫。無論我國卽歐人亦未嘗夢見。噫。可寶也已。賈氏子孫。聞有是寶。毀家贖之。今將攜諸巴拿

## 諧文



伯經

馬賽會場一顯我國之奇珍。然恐世人不知其來歷。將漢焉置之。予爲攷定之。如此。

妬婦祠碑記

伯經

妬婦津之有妬婦祠。由來舊矣。或曰。妬婦不當祀也。飲藥自甘。蹈水不避。慘人。毘於漢室。震獅吼於河東。有犯七出之條。不列七祀之典。妬而猶祀。不亦惑乎。予曰。是但知爭寵鬪媚者之爲妬。而不知天下有大妬焉。今夫大盜移國。端居九重。網羅豪傑。入我彀中。山林遺逸。逃竄西東。聲音笑貌。罪加厥躬。務使下民歌德頌功。萬世一系。傳之無窮。以彼況此。蓋有間焉。且夫妬美德也。天地生人。不以男而加厚。卽不以女而加薄。男女相悅。夫婦乃成。何以偕老。厥德維貞。秋扇可棄。白頭斯吟。誰能堪此。同具愛根。妬云乎哉。亦嘗見所謂不妬者矣。富貴之家。姬妾衆多。列屋而閒居。相親而無忤。然而帷房之內。不可說也。面首寄巖。爲中籌。羞避妬之名。行淫之實。轉不如妬婦之尙能保全名節也。蓋妬婦者。其心窄。其行悍。因此不滿於男子。若就男女之人。權天賦而論。亦不得謂爲太過。何者。惟婦之妬也。然後一夫一妻之主義。可實行。而納妾鬻婢之風。或因是而稍戢。今凡女子之貞烈。節孝者。皆得有祀。妬雖不同科。祠而祀之。亦豈以警世。問男子之汎愛。女子奴視。女子者。然予尙有說焉。洛神一賦。子建之所以思甄后也。夫以叔嫂之嫌。而有贈枕之舉。事涉曖昧。固君子之所羞稱。而伯玉方且有味誦之爲之。妻者安得不激。而投之水乎。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妬云乎哉。安得而不祀焉。予旣爲釋祀婦之故。又爲迎神之曲。使歌以侑神。其辭曰。騶牛奚乘兮。倉庚奚療。皂莢之織織兮。亦生意之不妙。廟前有津分。婦實投之死。而爲神兮。歆饗於斯。奠柏酒兮。查漿。蒸梅肴兮。榴藉。神之來兮。欣懌。福我民兮。妬靡。

仙人跳說

懶僧

春申之浦。龍華以東地爲全國繁華之中心點。五步一樓。十步一閣。歌管。嗷嘈。響遏雲衢。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閉居。仙子之窟宅在焉。或曰。此天上謫仙之所居也。或曰。是天上仙姬遊戲人間者也。噓氣成雲。樓台彈指。怪怪奇奇。出出沒沒。朝爲巫山之雲。暮爲巫山之雨。卷舒自在。變化無端。然若下界凡夫。不知而誤犯之。則必仙降之罰。勿能倖免也。烏有子應知事。試驗下第歸來。少留滬上。以遣悶懷。某夜入某劇場。未幾。有一二女郎。珊珊其來。比肩而偕之坐。抽綠錫包。向之乞火。漸與之論戲情。而以瓜子。水果等物。殷勤贈之。喁喁私語。巧笑回眸。觀此千般旖旎。萬種溫柔。不自知其身之在何所也。入以游語。漸及調笑。女郎亦無愠怒之色。頗聞上海地方有吊膀子之句。當此其是矣。此其是矣。女郎自承爲某某學校之女。生丈夫爲某輪船經理。人事忙非。例不歸也。彼共阿姊。居行動頗自由。願得知心人。相居處久矣。茲與君子相遇。誠前緣哉。將與君子樂共良夜。良夜苦短。盍歸去休。於是不待劇終。携手出門。登黃包之車。去如追風。止於冷巷。携手入門。焉登高樓。坐綉閣。餐秀色。接口芬香。授魂與覺。洞天福地。劉阮二士之入天。台艷福。不是過也。於是解衣登榻。問津桃源。憐我憐卿。魂銷真個。詎意青紗帳裏。低喚可人。紅粉叢中。忽驚羅剎。刀光燈影。俄陳秘戲之圖。被髮袒胷。訝入裸人之國。溫柔鄉。忽來惡客。安樂窩。陡降凶神。猶幸大。叔調停。薰砧息怒。但使保全。軀命自當。勿惜金錢。由是伏辯成文。遮羞付款。罄其所有。盡抵償金。未幾。事聞於游戲先生。乃喟然而歎曰。噫。噓。殆哉。若人所遇。是彼中之所謂仙人跳者也。若人以一念好色。入其。毅中。僅僅得以身免。是若人之愚也。烏有子聞言心焉。訝之。擊蹙而問。游戲先生曰。胡爲其仙人跳也。吾

向者觀光上國。應知事試。將如鯉魚之跳。龍門一躍而登青雲也。是猶欲跳魁星。跳加官。跳文武財神。寢寢以達陞官發財之目的也。今子所言吾實未解。胡爲其仙人跳也。游戲先生曰。有是哉。吾子之夢然罔覺也。夫上海之地。殆萬惡社會也。流氓孔多。遊娼徧是。未可以屈指數也。耽耽於過客之囊橐。而甘心焉。於是乎隘巷冷院。設下陷阱。不知而誤入之。如虎之入圈。鼠之觸機。未有能自振拔者也。烏有子曰。彼輩害人之道。旣聞命矣。然胡爲其仙人也。游戲先生曰。仙人跳者。蓋謂布局之巧妙。設計之周密。如魚腹浦中之八陣圖。極生死休囚風雲變化之致。所謂憑你仙人也要上當也。夫明眸皓齒。巧笑善睐。一顧傾城。再顧傾國。珊珊其來。盈盈欲語。非猶洛水神人。凌波仙子。耶泊乎。逗微波。通款曲。殷勤其詞。溫存其態。將毋自詡生平奇遇。以爲張騫贈支磯石。劉阮食胡麻飯。無此艷福。遭逢耶夫。入廣寒宮。聆霓裳羽衣之曲。人生斯世。可想像而不可以或遇者也。而上海繁華之地。歌管嗷。嘈猶是鈞天雅奏也。電燈燦爛。不殊皓月繁星也。街車隆隆。雷霆乍驚。摩托鱗鱗。風火瞥眼。層樓高閣。上轟霄漢。幻術電影。迷惑座人。呼風叱電。變化萬能。鄉里鄙夫。貿貿然來游。其間必且張目哆口。極聲怪叫。以爲是誠洞天福地。貝闕珠宮也。而孰知夫彼輩仙人。皆凡人所爲。荆棘遍地。罪惡滔天。無不誘人。使入陷穿之內。仙人跳不過罪惡史中之一事。而小試其端者耳。夫人體動作。或走焉。跑焉。跳焉。或徐行焉。或疾行焉。或却行焉。或側行焉。凡匍匐。于徘徊。彷徨。回旋等者。其狀態殊不能以一致也。而跳一事。要不常有。非若下等動物。蛇。蚤。蚱。蟻。等皆以跳爲其本能者也。而吾子顧躬親。仙人跳而喪其資斧。至於喪氣。以歸。殆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者歟。吾悲夫。吾子能跳而入者。未必能跳而出也。且吾子之陷溺亦已深矣。吾子不嘗共老夫。憑南窗。觀廣場。

中。之。糊。猴。戲。乎。不。有。一。哈。叭。狗。爲。跳。圈。之。戲。乎。跳。了。一。圈。復。跳。一。圈。愈。跳。愈。多。循。環。往。復。而。愈。不。能。盡。也。吾。子。之。試。知。事。爲。博。名。利。也。名。利。既。不。可。得。則。名。圈。利。鎖。於。吾。子。皆。無。分。矣。而。復。不。能。跳。出。色。界。則。甚。矣。吾。子。之。沈。淪。也。所。謂。跳。了。一。個。圈。兒。復。跳。一。個。圈。兒。也。吾。子。今。日。若。猶。未。忘。女。郎。之。恩。愛。乎。吾。子。盍。亦。取。鏡。自。照。油。面。黃。鬚。烏。牙。黑。頸。烏。在。其。能。獲。女。郎。之。心。也。吾。悲。吾。子。之。執。迷。不。悟。而。又。悲。入。其。殼。中。者。之。不。止。吾。子。也。於。是。乎。作。仙。人。跳。說。以。曉。之。

諧

文



譚

以數

王鼎書眉



● 告 廣 館 書 圖 華 中 ●

極精大字鉛版 一二十四史全書  
圖書集成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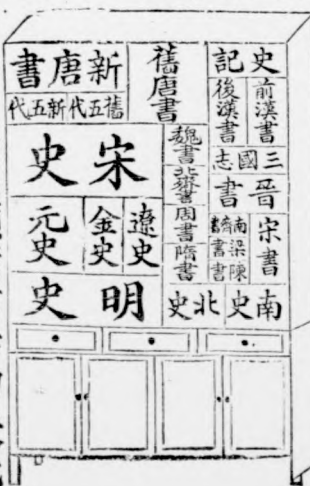
(一) 歷史一項於學校中本為重要科學無論教員學生均應博攷詳覽以免數典忘祖之誚故凡新舊學界均不可不讀此書

(二) 二十四史中於歷代名臣循吏牧民撫字諸政績均有美必錄近來文法官攷試諸題多出其中且他日一行作宰於從前之牧民善政尤不可不借鑑故凡有志應考者均不可不讀此書

(三) 一國歷史本為一國國民人人所應具之常識值茲共和伊始則尤宜普及以深其愛國心故無論在朝在野為政客為隱士以及一般之國民均不可不讀此書

以此種種需要故本館特為付印以供購求惟刻下存書又已無多不久即將售罄惠顧諸君幸勿失此機會也每部四百本定價洋六十元

益書局 ● 中華圖書館 ● 發行處 上海棋盤街 ● 廣



●南昌開智書局 ● 山東官書局 ● 成都點石齋 ● 雲南文安堂 ● 天津中華書局 ● 圖書館 ● 北京中華書局官書局 ● 天津各書坊

● 民國第一圖書館 ● 中國圖書公司 ● 漢口廣益書局 ● 開封廣益書局 ● 長沙廣益書局 ● 廣東廣益書局 ● 蘇州 ● 杭州各書局 ● 煙臺誠文信記 ● 太原晉新書社

## 梁紅玉軼事

廢物輯

紅玉爲營妓時。張伯英奇賞之。(伯英名俊時已顯達)商諸其母楊氏。餌以重金。僱充下陳。紅玉不允。後嫁世忠。(時世忠尙爲小校)饒有武力。深諳兵事。曩在友人程靜菴處。見有手批孫子本。未附管夫人跋。有韓氏子孫世世珍之之語。程氏頗寶藏之。

梁夫人性能強記。嘗侍斬王在軍。裨將小卒。經其一面。能呼姓名。岳武穆爲檜構陷。夫人聞之。意頗不平。力勸斬王鳴其冤。斬王爲之謁檜。有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之語。夫人有與檜妻王氏書。中有岳存則宋存。岳亡則宋亡云云。見管夫人跋中。惜其書不傳。於此見西湖借隱。未始非夫人贊成之也。

## 鏡殿

唐武后有鏡殿。四面安鏡。人入其中。其影四映。長短方圓。變易面目。后幸外人。恒於此殿。不示以廬山真面也。其製大約如今之凹凸光鏡。造殿之匠。爲一吐蕃人。食俸甚厚。



珠閣

鏡殿之外。又有珠閣。上下四旁。均綴以珠。光燄四射。目爲之眩。中有招涼珠一。大逾蟠桃。盛夏懸之。寒氣逼人。乃一波斯人所獻。賜值百萬。同昌公主之嫁。媵以此珠。唐末有人以此獻朱全忠。全忠以爲亡國妖物。命碎之。

玉鼠

同昌公主之嫁。禁中寶物。爲之一空。一侍婢盜一玉鼠。市值三十萬。鼠以白玉爲之。兩目嵌以紅寶。夜交子時。目中有火燄突出。光照一室。餘時則如故。度藏之室。鼠靈歛跡。明代仍入大內。熹宗時。逆閹盜出。後爲山西某巨姓所得。

真薛濤箋

王弇州有紙癖。搜羅古來昏類。不下數百種。中有薛濤箋一。質爲淡紅色。移就日光視之。則現綠色。內有花紋。惟不甚清楚耳。王氏甚寶藏之。後爲烏程相所得。曩見溫氏譜中。曾載其事。

男子乳子

李善甫李續。元德秀養兄子。乳皆生潼。宋畢構丁繼母憂。遺兩妹尙幼。構親乳之。乳爲之出。亦異事也。

蔡文姬

魏武帝問蔡文姬家中墳籍。猶能記憶否。對曰。昔賜書四千卷。今所誦纔四百餘篇。乞給緡筆。真草惟命。繕寫無遺。武帝驚歎不已。

### 老婦生子

宋慶歷中。中牟縣一匡姓婦。年九十餘。忽生一子。以爲妖異。棄之。

### 女子同名

漢成帝時。趙后名飛燕。唐寶歷間。浙東貢舞女。亦名飛燕。宋時亦有官妓名飛燕。漢光武后陰麗華。而齊潘淑妃。陳張貴妃。周宣帝后。俱名麗華。元魏河間王琛侍婢名朝雲。與東坡妾同名。古樂府王仁妻號羅敷。而唐脂妻亦號羅敷。花蕊夫人有二。一爲孟昶夫人費氏。一爲蜀王建小徐妃。唐有關盼盼。宋有費盼盼。唐有薛瓊瓊。宋有馬瓊瓊。其以真真名者。與韓真卿通者。爲謝真真。與鄭述古通者。爲沈真真。以鶯鶯名者。與元稹私者。爲崔鶯鶯。與張浩然私者。爲李鶯鶯。其餘尙不勝枚舉也。

### 家貧離婚

晉王歡家貧嗜學。妻憎之而改嫁。宋徐廣之妻。中山劉謚女也。廣好學。不營生產。忿而離之。唐楊志堅貧而好學。妻求去。志堅以詩送之。

### 回文詩

范陽盧母王氏撰天寶回文詩。八百十二字。東平薛太守上之。高適代爲之表。又張睽妻侯氏。繡回文詩。作龜形。詣闕進之。千載下。人知有蘇蕙。不知有王氏侯氏也。



### 三后軼事

辱先子撰  
野史氏潤色

某太監河間人也。自號辱先子。不肯道其姓氏。曾遇之於望園茶座上。據云十四歲入宮。給事慈安。慈禧隆裕三后頗蒙信任。於宣統二年十月出宮。今八十有五歲矣。壯健宛如四五十許人。翌日以此冊見示。名曰闡餘雜記。不下十餘萬言。與坊間所刊清宮軼事清宮秘史慈禧外紀等書大有出入。身列其間言之自較翔實。惟名既不雅。詞句亦文俗參半。間有欠貫串處。要亦刑餘之有心人。明季劉若愚之流亞也。爲潤色之而更其名。或足爲史館采輯之一助焉。

#### 慈安軼事

##### 儉德

慈安之儉德。在清后中當首屈一指。居常恒御布衣。帷帳檯罩椅披等物。不用繡品。尤惡舶來品。以爲適觀而不適用。按清初御膳。定例百有二十品。嘉道間減至六十四品。咸豐末年。以內憂外患之間。作又減至三十二品。同治初年。慈安復減去其八。僅存二十四品。繡履督令宮女爲之。底則取諸市。每年必自繡一雙以爲之倡。或逢歲時。官僚有所陳獻。則峻卻之。嘗謂慈禧曰。若輩多一分供給百姓。卽受十分飢寒。可不戒歟。

##### 禮法

慈安一舉一動。必本諸禮法。暑不露體。澡浴不用人伺候。非禮服則不敢見上。坐不欹邪。行不趣速。無疾言遽色。上嘗目之爲女聖人（按上卽指咸豐以下准此）

### 皇上之敬畏

上憚慈安之方正。而樂慈禧之和易。故於慈禧寵愛日深。而敬禮則有所不及。慈安進言。上嘗嘉納之。呼爲賢內助。一日晝與慈禧戲。戒其宮女曰。毋使東宮知。知則又絮聒於吾耳矣。其敬畏之情如此。

### 慈愛

慈安恩能逮下。待宮監尤視如子女。疾痛寒暖。護持倍至。至有過亦督責不少貸。嘗曰。此亦人家兒女也。當善視之。予初入宮時。有時涕泣思家。慈安必賜衣賜物。多方慰藉。一日失手碎一白玉痰盂。旁觀爲之悚懼。予則泣不能仰。慈安笑而遣之。

### 好學

自朝至哺。手不釋卷。御批通鑑輯覽一編。常置案頭。遇兩帝來（按此兩帝當指同治光緒）則將古來賢主之嘉言懿行。講解與聽。兩帝恒樂就之。

### 貓癖

慈安有貓癖。宮監爲之多方羅致之。不下百數。有大如犬者。有小如兔者。中有一貓。來自蒙古。毛色黑白相間。背上之毛。似成一王字。此貓入宮後。所到之處。不見鼠迹。不聞鼠聲。宮人呼爲狸王。慈安愛之甚。一日走失。大索不得。不三日。忽見此貓在殿脊上。啣一巨大之鼠。欲下而不能下。梯而接之。形態疲孱異常。

將死鼠權。得一十八斤。自後不復遠出。常依慈安足下。先慈安一年死。聞內務府報銷飼貓之費。爲每年一萬二千餘金。

### 先見之明

同治以天痘薨。按原本於慈安。慈禧咸豐均稱老佛爺。同光則稱小佛爺。今改之。外間謂其溺於聲色。染有毒瘡。以致夭死。是好事者傳聞之訛也。不過與皇后伉儷極篤。慈禧間之甚爲憤激。病革時。慈安以身籲天。願減己壽以益子壽。薨後哭泣。目爲之腫。告慈禧曰。我兒一死。我家從此多事矣。汝其慎之。卒如其言。

### 慈安之與慈禧

慈禧之才。慈安未嘗不推服之。故當首次垂簾。一日萬幾。均主張於慈禧一人之手。慈安特從而畫諾耳。然慈禧亦未嘗不欽慈安之德。垂簾伊始。慈禧頗尙謙謹。軍國大事。必商諮於慈安而後行。慈安第唯唯而已。其後之專擅。亦慈安放棄義務所由致焉。

### 安得海之殺

安得海寵於慈禧。聲名惡劣。聞於中外。慈安嘗語慈禧宜痛抑之。慈禧不聽。山東之行。或謂慈禧實使之。亦春秋天王使使求金之意。不意丁撫中梗。奏報到日。恭王持以進慈安。慈安謂安監之罪。誠宜誅。然爲西宮信用之人。不容不商之。恭王力持不可。慈安不得已而下詔誅之。人謂慈安之優柔寡斷。不知實有調護之苦心也。卒以此不見諒於慈禧。宮闈之事。誠難言哉。



## 宮中之妖

同治薨後。宮中忽喧傳有妖。首如人。遍體生毛。嘗入宮人之床而睡。傍晚時。其形卽現。以是宮人每結伴而行。妖入慈禧之宮。則滋擾更甚。故日暮卽命年長有力之監十人。分配於宮之左右。擊銅鼓以驚退之。而慈安之宮。從不見妖之蹤跡。亦不聞防妖之術。約三越月而妖謠始息。或曰同治之后作祟也。故慈禧畏之尤甚。

## 禁葉子戲

宮中無事。好作葉子戲。輸贏頗巨。幾成爲一種風氣。慈安見而痛惡之。首次則斥戒之。再犯則朴責之。三犯則擻逐之。然亦從無三犯而遭擻逐者。西宮則夜深人靜。猶聞呼盧喝雉之聲。慈禧卽聞之。亦不之禁也。

未完

# 曼華室詩話



清溪徐晚蘭女士

詠文君詩夥矣。過作貶語。便覺有頭巾氣。頃見嘉定王元振女士詩云。千秋名節誤瑤琴。一曲求風訂賞音。留得當壚佳話在。憐才終是美人心。貶中有褒。褒中有貶。持論恰得其平。

某女塾試畢業生。一教習評斷未能公允。某生題詩於壁云。未必文章真有價。漫云僥倖必無人。門牆一樣。桃和李同坐。春風各自春。怨而不怒。妙得詩人之旨。

我鄉俞夢池先生。為余同學。平等閣主人。佳釵女史之尊。人政績卓卓。循聲徧江右。所著甦菴啣集。天人兼到。頗有奇氣。古樂府詠蠶云。繭絲作保障。黼黻燦文章。經綸彌六合。衣被及萬方。雖無纂組才。具曲植筥筐。粉蛾蝴蝶夢。香火馬頭娘。欲知前世因。青青陌上桑。欲知後世果。縑縑機上霜。機上霜。慈母刀尺。游子衣裳。幼婦黃絹。天孫七襄。身之將隱。焉用文靈。食神仙且善藏。胡不忘夫。纏綿之吐屬。尙自炫耀錦繡之心腸。感懷云。周輪十萬八千年。揉鐵捶銅鑄。一我我亦何心與古衡。我捫我心難許可。靈鳳尙且困。

樊籠神龍有。萍羈金鎖我。有我性情不。隨花鳥作。婀娜我有我。機神不假鴻。濛作包裹。有時天半起。罡風  
 靡。清墮我於輕。舸旋轉籜。簸渤灑中我。只緊抱中流。舵但期我所安。不計與人左。何處盡坦途。誰能避。轆  
 軻不耽自。鳩之嫪媒不。縱自焚之味。火我亦無。大正法藏。但覓人間一個。安。

我國醫學。極爲深遠。昔人云。非讀破萬卷書者。不能爲醫。不經名師之指授。及數十年之經驗。亦不得爲  
 醫。生死操之其手。信乎其非小道矣。今人略讀湯頭歌訣。便爾懸壺問世。陰陽不知。審虛實不知。辨日殺  
 人於冥冥中者。不知凡幾。故諺以不服藥爲中醫。誠哉是言也。夢池先生曾有詩咏之云。讀書不厭多。積  
 金不厭厚。惟有醫生方。莫輕入之口。藥多病亦多。戕賊等杞柳。試呼市健兒。幽閉鍵窗牖。置諸藥罏旁。晨  
 夕相厮守。今日服黃芩。明日飲黑丑。參朮既亂投。薑桂互配偶。藥假方不真。病在藥之後。無藥不成病。病  
 因藥而有。不過旬日間。腸胃必腐朽。斯時欲求生。扁鵲望而走。古無治藥藥。岐伯爲束手。一朝身殉藥。伊  
 誰執其咎。冥王稽鬼錄。鬼錄不收受。我願世上人。慎勿自尋柳。抱病偶二三。枉死常八九。既無還魂丹。安  
 有長生酒。試看羲皇前其人。皆古壽。

先生七律如贈江弢叔云。留將有用還天地。肯以無情賺古今。食荔支有感。云。蜂蠟何年凝。舊淚紅綃有  
 夢認前身。又色香味可稱三絕。詩畫書宜譜一編。贈友云。名山各有千秋在。我輩何容一代無。皆落落不  
 猶人之作。

咏史詩。須獨出心裁。不作人云亦云語。趙甌北咏明妃云。遠嫁呼韓。豈素期。請行似怨。不逢時。出宮始覺  
 君恩重。臨去猶爲斬畫師。咏楊妃云。擊鼓漁陽爲翠娥。美人若在肯休戈。馬嵬一死。追兵緩。妾爲君。王拒

香

鮑

雜

誌

賊多。

昔人詩云。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甌北亦有句云。一樹桂花風過處。聽他香到別人家。一指色。一指香。風調正復相似。

風景佳處。清福之享受。庸夫俗子。往往當其境而不知。甌北有句云。一天明月秋江上。可惜漁翁不作詩。可謂先得我心。

甌北咏史詩云。食椒能幾粒。八百斛猶貧。指和珅也。珅籍沒時。有胡椒八百斛。其他寶物窮極四海所有。輦入大內。後即移置圓明園。咸豐時。英法聯軍入京。園被焚。寶物亦掠取殆盡。

達官貴人。菟裘所築。往往極園林之勝。而王事賢勞。抽身不得。致未獲一日之居者。此正甌北所云惹他僮僕私相笑。既愛山林又愛官也。

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幽。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巖。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出奇制勝。惟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於多慾。孟東野如埋泉斷劍。臥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禮酬獻。秩如時有。詼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研。要非適用。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

第

四

期

終歸雄渾。歐陽永叔如四瑚八璣。止可施諸清廟。王荊公如鄧艾。絕兵入蜀。要以嶮絕爲功。黃山谷如陶弘景。祇詔入宮。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陳後山如九皋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接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可擬議。此臞翁評詩語也。予最服其切當。

十九首中。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六句連用疊字在首。讀之不厭其重複者。一句一意。非疊字無以形容之。正見古人用字之妙。

許渾泊松江渡詩云。雞聲荒戍曉。雁過古城秋。溫庭筠早行詩云。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劉禹錫途中早發詩云。寒樹鳥初動。霜橋人未行。三詩意境相同。句調亦復相似。

詩人思想有愈癡。愈佳妙者。如杜少陵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白樂天遙憐天上桂。華孤爲問姮娥更要無。月中幸有閑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韓子蒼衡嶽圖。故人來自天柱峯。手提石廩與祝融。南山坡陀幾百里。安得置諸行李中。李賀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等是也。

蚶有兩種。大者來自東瀛。不甚適口。小者出自甬東。味最鮮美。洵爲下酒之尤物。甬東有蚶田。夏時下種。至秋市之。頃從故紙堆中。得袁君振蟾羊君復禮詩二首。頗覺工切。錄之如左。袁君詩云。仲秋八月中。汲水燃楚竹。觸蘆魚腩移。啣稻蟹筐熟。鱸鄉富食單。鷗國品水族。江豚鬱吹浪。河鯉森破腹。螺房擁寶髻。蛤像羅金粟。有蟲狀稱蝸。可啖味抗饌。行行碧瓦紋。縷縷牡蠣肉。閉口驚雷號。戴殼欣雨沐。金沙列鱗皴。銀礫聚瑟縮。紫暉殊恩加。黃雀化形速。郭璞賦專車。爾疋誌魁陸。海月拾豈殊。石華採非獨。螻蟻蹙百疊。蚌

甲。減。半。屋。森。供。玉。筋。饜。倏。爾。銅。盤。簇。綠。蕪。佐。佳。羹。紫。薑。蘸。餘。醜。紋。斜。外。離。奇。理。正。中。胸。臆。橙。香。鼻。同。嗅。整  
 巨。手。並。搗。鑿。髓。繡。圍。欄。剖。腔。霜。列。鏃。脫。磨。瓊。凝。脂。含。貝。珠。吐。目。微。黃。暈。難。狀。淡。白。肌。堪。漉。宜。隨。蛤。蜊。澆。未  
 許。鸚。鵡。啄。雖。云。蜆。之。倫。宛。若。幽。以。菽。白。鹽。助。其。和。紅。友。及。時。畜。臙。螞。旨。難。較。魚。鮭。賤。當。惡。瓦。盆。辨。椒。馨。列  
 筵。劑。麥。麩。君。看。咏。蚶。篇。強。韻。有。可。讀。羊。君。詩。云。甬。東。貢。名。產。淮。南。腴。石。田。與。螻。質。稍。異。同。蛤。形。屢。遷。俊。味  
 景。純。賦。魁。材。埠。雅。箋。秋。成。白。流。液。冬。獻。紅。吐。涎。百。疊。螭。塔。厚。千。重。螺。臺。堅。五。屋。戴。蝸。角。珠。胎。迴。蟻。旋。紋。暈  
 逐。潮。長。虧。盈。隨。月。圓。碾。碾。似。攢。貝。嵌。巖。疑。列。錢。莎。阪。堅。殼。附。苔。崖。棲。身。縣。風。驟。雀。沈。水。霜。高。蟾。麗。天。嚴。戈  
 倒。漁。子。密。網。施。海。船。捕。來。錦。囊。絢。撈。出。車。轂。專。魚。鹽。早。喧。市。鍛。菜。同。佐。筵。泥。沙。圍。室。穩。鼎。俎。充。味。鮮。色。新  
 透。瑪。瑙。性。寒。增。腥。羶。椒。薑。雜。辛。辣。麩。糲。豪。聖。賢。螻。山。用。刀。剖。蠣。戶。引。錐。穿。玉。膏。溢。匕。箸。瓊。液。盛。豆。籩。脣。紫  
 類。蘆。蚌。欄。青。同。蜃。蟻。糟。邱。或。注。籍。米。汁。曾。參。禪。峻。賞。合。凍。蟹。傳。觴。登。縮。龜。堆。盤。尙。環。甲。破。腹。如。棄。鈿。香。好  
 綠。橙。配。候。交。黃。菊。妍。回。首。菰。米。外。舊。夢。池。塘。邊。

張。蒼。水。先。生。墓。在。西。湖。之。南。屏。山。光。復。以。後。祠。宇。一。新。王。君。麟。書。有。謁。墓。七。古。一。首。詩。云。鳳。凰。山。色。青。如  
 故。苦。花。綠。蝕。孤。臣。墓。仙。鹿。無。靈。老。猿。死。行。人。愁。說。南。屏。路。思。宗。自。昔。淪。明。鼎。煙。花。又。報。南。都。燼。叢。山。一。角  
 小。朝。廷。瑣。尾。流。離。宋。帝。昺。一。旅。孤。軍。海。隅。起。入。海。騰。淵。輔。龍。子。慷。慨。田。橫。五。百。人。縱。橫。句。踐。三。千。士。登。壇  
 旗。鼓。誓。三。軍。慟。哭。金。山。祭。孝。陵。豪。傑。輸。心。江。口。寒。英。雄。犄。角。石。頭。城。一。夕。榮。陽。違。契。箭。天。心。又。厭。銅。陵。戰  
 白。刃。無。光。赤。旗。仆。脫。身。險。搆。空。阮。變。一。柱。撐。撐。十。九。年。傷。心。隆。準。絕。南。天。中。原。正。朔。千。秋。定。窮。島。浮。生。一  
 髮。懸。不。死。終。當。存。故。國。空。山。寂。寂。心。於。悒。別。部。無。端。訴。晉。饑。妖。孽。不。合。逢。秦。謀。武。林。城。郭。西。風。怒。柴。市。淒

涼。寒。煙。霧。生。前。富。貴。笑。平。西。死。後。英。靈。追。閣。部。曠。代。遭。逢。聖。祖。恩。褒。忠。天。語。錫。絲。綸。至。今。華。表。千。尋。立。白。鶴。歸。來。月。夜。魂。音。節。蒼。涼。逼。近。老。杜。叙。述。當。年。情。事。令。人。可。歌。可。泣。誠。不。愧。爲。詩。史。也。

魏武帝觀滄海詩。水何澹澹。山島竦峙。草木叢生。洪波湧起。看似淡淡着筆。而雄壯之氣概。却於深遠含蓄中。微微透露。老鳳勝於雛鳳。丕植二子所以不及也。

魏武帝善鼓行七解。文帝煌煌京洛行五解。全用古人事實。似不得以詩家常法論之。

留人不留人。不留人也去。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此後主戲贈沈后詞也。頗似釋氏偈語。

後主鳥棲曲。采蓮曲。長相思。東飛伯勞歌。以及自君之出矣六首。三婦豔詞十一首。皆能獨出機杼。自成警逸。驚才絕艷。爲温李之先導。苟生盛世。得爲文學侍從之臣。何嘗不可成一家言。何不幸而爲亡國之君主。騰笑青史。并留此文字以爲荒淫之口實也。

唐傳奇無名氏春詞云。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繡簾斜捲千條入。宋謝皋羽寄鄧悠云。杜鵑花開桑葉齊。戴勝芋生藥草肥。九鎖山人歸未歸。此古人三句之詩也。詞瞻意足。以少許勝人多許。求諸古人中。似亦不可多得。

假象太過。則與類相遠。命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舛。靡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摯虞四過之論也。卽詩之大家亦往往蹈之。

七哀者。一事而七哀具。所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作此詩者。濫觴於子建。繼之者爲王仲宣。張孟陽也。

# 平等閣筆記

## 草書

今人書信。每作行草。以行草之易於楷字也。然東坡詩云。留詩河上慰離別。草書未暇緣忽忽。古諺亦云。家貧不辦素食。匆冗不暇草書。又張芝每下筆作楷字。輒云匆匆未暇草書。似草書較楷書爲鄭重。不肯輕易出之。而古今風尚之異。亦可見矣。按字體原始。草書在前。楷書在後。且草書之範圍較嚴。不如後人之任意亂寫。又可知矣。

## 寒暑之變易

仲長子昌言云。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此言良信。東南諸省。病死之數。盛夏爲多。然寒暑亦能變易。據老於北方者言。京津近十年來。氣候頗似南方。卽如東三省。向爲極寒之地。今得南人移植其間。戶口滋繁。寒度亦覺銳減。人口能轉移地氣。於此可見。

## 一兩之智

晉孟業甚肥。武帝欲稱之。業對曰。臣肉雖千筋。而智無一兩。按一兩之智。可以對八斗之才。

吳興女士俞佳鈿植權





### 細腰

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按墨子韓非子淮南子戰國策。皆云楚靈王事。荀子尹文子則曰楚莊王事。至唐人劉夢得詩云。爲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或因楚俗尙細腰。三王均未能免此。然劉詩究不知何據。

### 龐降

嶺表錄異云。龐降生於山野。多在橄欖樹上。形如蝸蟬。腹青而薄。其鳴自呼爲龐降。但聞其聲。採得者鮮矣。人以善價求之。以爲媚藥。今詢諸粵人。俱不知有此物者。

### 吐蚊鳥

蚊生於水草中。盡人知之矣。爾雅釋鳥。鷓蚊母注之。似鳥鷓而大。黃白雜文。鳴如鷓聲。江東有之。以此鳥能吐蚊。故名蚊母。鳥能吐蚊。理不可解。今亦未聞有此。

### 黃連蛇

客有自蜀中來者。爲言產黃連之地。有一種蛇。形似四脚蛇而稍大。色黃。食黃連花。土人殺之。入於藥品。功效較黃連爲大。以水蒸爲露而後用之。

### 能

鼈三其足。名曰能。古書相傳人誤食之。化爲血水。謂之化骨丹云。余在河南尉氏時。偶入市見之。立命僕購歸。煑爛而埋諸地。越日。其地卽生一菌。鮮紅如滴。因以烈火焚之。

白種早見於古書

古書有云西方少陰。日月所入。其土窈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今之白種。毋乃是歟。

大別山

禹貢之大別山。卽今湖北之龜山也。其形似龜。故名。

黃鶴仙蹤

乘黃鶴而仙去。本費文禕事。今黃鶴樓中。供洞賓像者。何歟。

三吳

古有三吳之名。東吳者。蘇州也。中吳者。潤州也。西吳者。湖州也。今以三吳屬蘇州者。誤矣。

三楚

世以湖廣爲三楚。謬矣。按史記貨殖傳。淮北沛陳汝南郡爲西楚。彭城以東吳廣陵爲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爲南楚。

三晉二秦

資治通鑑魏斯趙藉韓虔。共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謂之三晉。蓋指山西河南北直而言也。史記項羽本紀。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董翳爲翟王。王上郡。是謂三秦。今以山西陝西當之。實誤。

鵜梧丁

鵝梧丁爲杖瘡膏藥之名。宋時有太學生張行簡醉臥西湖。爲一女魅所惑。要與入城。魅曰。可尋鵝梧丁二枚。貼於錢塘門。則可入矣。張曰。何物。魅曰。杖瘡膏藥耳。事見玉照新志。

蕪鱸

鱸皆兩腮。獨松江鱸則有三腮四腮之異。大約自立秋至冬至時始有之。產地在塔橋至長橋之間。他水亦無之。惟味不甚佳。等於常鱸。蕪以產於西湖者爲肥美。松市所市之蕪。乃產於太湖。遠不及西湖之產。松人亦不甚嗜之。昔賢蕪鱸之思。亦見幾而作。借此以圖歸計耳。

朱浚

朱考亭有曾孫名浚者。元兵入建甯。浚被執。脅其降。浚大言曰。豈有朱晦翁孫而肯失節者。卒不屈而死。大節如此。然其諂媚權貴也。殊甚。與賈似道書。書末必曰某萬拜。當時有朱萬拜之名。前後事殊不類。要之一死足蓋前愆矣。

薺菜

毛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薺之爲菜。他處皆野生。上海則多下種而後生者。味遠不如野薺。按繁露云。薺以冬美。芬以夏成。芬之味苦。不知何物。或曰今之藥芹也。

菊之別名

朱新中詩云。三徑誰從陶靖節。重陽惟有傅延年。傅延年。菊之別名也。不知何所本。

伯夷食葛

韓子通解曰。伯夷哀天下之儉。且以強。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今人知有采薇。而不知有服葛。以采薇之歌。見於史記本傳。人人誦之也。由此言論。夷之死。非爲商也。非爲周也。爲天下耳。叩馬數言。首陽一歌。出自後人僞造。史公不察。誤采入傳。而夷之爲夷。其真反隱矣。

### 劍汝而立於旁

歐陽永叔瀧岡阡表。劍汝而立於旁。今本劍字。改作抱字。謬妄極矣。按劍字出曲禮。鄭注謂挾之於旁也。予謂就鄭注解。此劍字。亦未盡然。劍者。含有負字義。蓋襁小兒於背。如劍之負者。若如鄭說。既失當時情景。且與立於旁義相戾矣。

### 洗浴

宋蒲傳正性好潔。每日兩洗面。兩濯足。間日一小浴。又間日一大浴。其所謂大洗面者。三易湯。五人旁侍。及於肩頸。小洗面。則一易湯。用二人。頰面而已。大濯足。亦三易湯。四人旁侍。及於膝股。小濯足。則一易湯。用二人。踵蹠而已。至大澡浴。用五斛之湯。旁侍八九人。小澡浴。用三斛之湯。旁侍五六人。斯真水淫矣。西人以勤沐浴爲衛生之一。如蒲所爲。勞動過甚。又不合於衛生矣。

### 雷神

幼讀壁經。至雷夏既澤句。其下有注云。雷夏澤名。水中有神。尖嘴。有兩翼能飛。鼓其腹。能成雷。疑之以問塾師。塾師笑而不答。由今觀之。憑虛臆造。荒謬如此。與用鱗皮冒鼓。郊天者何異。

### 動物之可種

動物之可種者。不獨牡蠣也。大漠迤西諸國。能種羊。初冬末日。埋羊骨於地中。至初春末日。吹笛而爲呪語。卽有小羊湧出。其說雖似不可信。然裘類中有號草上霜者。乃一種種羊之皮。今已漸少。或種法失傳耳。

### 遊目騁懷

王右軍蘭亭序有遊目騁懷句。海上某校某教習。編作講義。有遊之於目。騁之於懷等語。目而可遊。安得如許大眼。睞懷而可騁。不畏馬足踐死耶。此與某繙譯不知文義。譯馳騁文壇四字。爲在書桌上跑馬云云。西人閱之。不解所謂。拘文牽義。乃至如是。誠可笑也。

### 炫博可笑

客有自炫其博者。下筆成文。往往以鵝爲右軍。鶴爲羊公。癭爲智囊。鰾爲鞋續。盲爲小冠子。夏覓食爲彈鉢。左遷爲盤庚。浮夸爲左氏。秋水長天爲王勃者。援引滿幅。驟讀之。幾不解其作何語。此亦好掉書袋之流弊也。

### 愈病

陳琳之檄杜少陵之詩。王漸之經義。非真能愈病也。自來文之至者。讀之而精神一振。病自不覺其去耳。此亦吾人療病之一法。

# 滑稽閩語

## 不該讀老子

某省女師範學堂開學之日。某教員擬用老子作課本。一女學生素愚騷。起而前曰。我們都不配讀這書。我們將來是做娘的。不是做爺的。用不着老子等書。還不如換一部管子。將來生得一男半女。可以照此書上說的管教管教。倒還有益些。

## 易色新解

一教員飽讀四書。自命不凡。担任某塾國文一科。一日授學生論語。講至賢賢易色四字。該教員賣弄自己博學。便道這色字。包括甚廣。亞洲的婦女。皮色是黃的。歐洲的婦女。皮色是白的。還有那印度非洲美洲的婦女。皮色有棕的。黑的。紅的。子夏說到這個色字。大約已概舉在內。一學生前致辨曰。那棕的。紅的。黑的。自然不消說得。不要罷了。這白的。黃的。一種。秀色可餐的好女兒。怎肯忍心拋撇他。難道古聖賢的。



丁 1914

說話都這樣不近人情麼。

## 眞個刪詩

吳門某大家請一女師教授女公子。讀至毛詩。將一部書刪去了一大半。連那關雎的首篇也都在內。東人不解其意。問其何以不全。讀師曰。你不看朱註麼。鄭衛的詩大約首首是講的不好話。文王還算得大聖人。那連孔子多不敢誹謗他。且稱贊他樂而不淫。依我看來。那種寤寐求之。輾轉反側等話。頭不是一隻相思的曲子麼。女公子們知識初開。難道教我誨淫麼。東人聞言。爲之解頤。

## 行雲流水

滬上某里有雛妓某君。贈以金鐲兩隻。爲之梳櫛。其友偵得其事。偶於座上調侃之。某君力辨其無。且言吾輩不過逢場作戲。至於眞箇銷魂。已看得如行雲流水矣。其友笑謂之曰。君已實實供招矣。逢場作戲。行雲流水。尙非眞箇銷魂乎。蓋妓之名爲茹行雲也。

## 飲中將湯

第二次革命未起時。松江鈕惕生。曾錫陸軍中將銜矣。膠弦之續。賀者盈門。一友素滑稽。贈以喜軸。封固未啓。要求鈕君。必於新房中偕新夫人同啓之。已而展視。則飲中將湯四字也。新夫人爲之頰頰。同人皆

笑不可仰。

## 賣春藥

甬人某君業某洋行之式老夫粗識之無文理不甚通曉一日造余處而問曰滬上有明目張膽高懸牌號賣春藥者而捕房不之禁何歟余曰斷無此事某君力辨其實有此肆細詰之則爲玉林春藥店也蓋誤以上二字爲牌號而以春字連下讀也余不禁爲之失笑。

## 報效國家多生幾個兒子

某國下徵兵令一商人適值新昏在就徵之列與妻偕遁政府拘之至則力辨其無罪而且有功詰之乃曰政府不有獎勵多子之令麼我遵政府之前令而不遵政府之後命我年方壯而又新昏多生幾個兒子將來報效國家不勝過我一個人爲國敵愾。

## 牙醫

某西人在總會中忽患牙痛忽忽歸家其妻方食擁而抱之以顛貼顛痛爲之已復入總會誇於友曰我的牙痛幸虧我妻醫好了其友疑其妻之爲牙醫也不之詰一日友忽患牙痛倩某介紹於其妻爲之療治某曰這是使不得的友知其故相與大笑痛亦頓已而某妻之顛從此奉以牙醫之徽號云。



## 不知體操的好處

有開青樓學堂者。議設體操二科。一般雛妓。花枝荏弱。均不願學。教習謂之曰。你們不曉得體操的好處。偷然曉得了好處。自然都要學的。并且一心一意願學的一老鴇從旁帶笑帶說。耐個教習說話裏頭帶子三分邪氣哉。

## 餓鷓

一士人流落他鄉。無資歸里。因致其友一書曰。夢裏還鄉。時親芝采。近則帽如滄海。曠似長江。足不出門。日行千里。偷遇便舟。旋返。即擬徒步而歸。此函如或不解。即問餓鷓可也。友得書茫然不知所云。而問餓鷓之名。則又並無其人。不得已往其家。問其妻。探其有無竹報之往來。其妻應之曰。無。回以相詰。友曰。有則有之。但不解耳。其妻請述。友備述之。其妻曰。我夫流落難歸耳。滄海無邊。長江無底。爲人旋磨。終日勞勞。無可附舟。幫同拉繹。書中明言之。苦況難堪也。友更問餓鷓何人。其妻曰。鷓食爵者也。久無爵食。其餓可知已。

## 預防栗子瘡

某甲裸臥。鼠嚙傷其勢。痛極不堪。且俗忌鼠嚙人。主大不利。甲更心憂之。翌日求治於某醫。醫視所傷無

大妨。又無藥以給其求。祇以一膏藥。滲少許。貼之。且囑曰。尊勢無足慮。但貼尊。闔頸項間。可耳。甲曰。賤勢。不幸。致以鼠輩。而遭剝膚之痛。山荆無恙。更於其頸。何與哉。醫曰。姑試携歸。會心不遠也。甲不得已。如法用之。數日後。創處漸平復。妻且操作如故。適遇醫醫。又以慎防頸病。囑卒不解。造醫問之。醫曰。子不聞俗語云。喫了老鼠咬的物。當生栗子瘡。此膏藥與末藥。係我家祖傳治栗子瘡妙藥。是蓋為尊夫人防患於未然也。

## 告借尊堂一用

一生素賦。因家有喜慶事。欲向隔壁人家。借用廳堂。以備夜間開筵之用。乃致函於其鄰曰。茲因房事一節。賤室狹而且小。不堪以容眾親友。因見尊堂內容頗大。欲借作長夜之用。如蒙慨然許諾。請將尊堂收拾乾淨。以便應用。金錢之費。所當不吝。祈於尊翁前致意。勢甚急迫。只用一次。諒不至破壞尊堂也。將來府上如有房事。賤室亦可通融云云。見者傳為笑柄。

## 恐怕瀉不起

某女塾一日。先生出一課題。為夏日則飲水。義一學生之文。有云。朝而飲水也。夕而飲水也。無時而不飲水也。今日而飲水也。明日而飲水也。無日而不飲水也。其師謂之曰。虧你這樣幼稚的年紀。單薄的身子。如何經得起這許多水。下面瀉起來。恐怕得狠還如少吃的好。



譚

林

六  
錯  
涂

湖州均記絲綿衣被公司價目單

我們湖州的絲綿是大家知道的做了衣裳被頭又輕快又暖熱又乾淨合衛生又長久可用將鴨絨被褥皮衣等比較起來好得多哩價錢也便宜得多哩諸位不記得數年前寶善街有人遭了暗殺幸虧着了絲綿緊身彈子不曾打人身內這是最好的衛身衣服又光緒年間某買辦趁胸板渡過黃浦來遭了風船打翻了幸虧着了絲綿袍子浮在水面數點鐘有人救起得了性命本公司做成的絲綿被頭絲綿袍子緊身背心褲子套褲色色都完全的尺寸裁倘不合意可以定做限定日子取件不會慢事的包翻包做出有保單寒天近了蓋在身上看着身上立刻便見好處的

價目列下

被

湖縐	熟羅	杭紡	盛紡	湖縐	杭紡	熟羅	線春	線春	熟羅	杭紡	湖縐	盛紡	
二十九元	三十二元	三十二元	二十五元	八元四角	九元四角	九元四角	九元四角	九元四角	九元四角	九元二角	九元四角	八元二角	七元四角

袍

湖縐	杭紡	熟羅	盛紡	線春	湖縐	杭紡	熟羅	線春	盛紡
二十六元	二十八元八角	二十八元八角	二十二元	二十八元八角	六元二角	五元四角	六元二角	六元二角	四元六角

緊身襖

背心

套襖價照上

褲

翻工被袍	一元二角	襖褲	六角
湖縐	每斤四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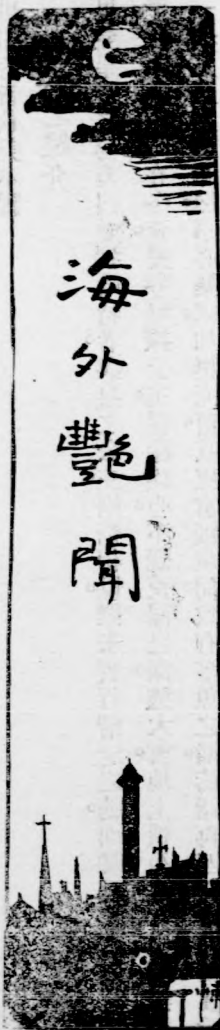
以上定價。只就普通而言。如尺寸加長。或花色點品。價應酌增。定貨本埠五日為期。外埠當依遠近酌定郵費。外加洋到。即寄。決不遲誤。

上海英租界大馬路小菜場東首惟新里一弄第二家  
分售處四馬路麥家園東口森大鏡架店

## 末昔那之俠女

頌西口譯  
吾筆述

十九世紀中有大俠女焉。居於末昔那城中。見其時政府之不德。與竊盜之盛行。心甚憂之。種種怪現狀。日甚一日。彼意一由於政府無懲罰罪人之意。一由於政府之無能力。致成此惡果。遂決意先剪除羣盜。以安善良。備一短鎗。藏外衣中。俟天色已暝。潛伏路旁。以伺盜行蹤。甚秘。每夜須擊死數盜。始歸就枕。人莫知之人。見死者身畔金銀珠寶價值甚鉅。知暗殺者之目的。決不在金錢。嗣盜死者益多。又知暗殺者之主。義決不爲復私仇。一城之人。大爲感動。後盜竟不敢行是地。而地方長官。以暗殺不合公理。派多數偵探。以查此暗殺者。並禁重演此事。然無效果。於是長官出示。謂無論何人。能獲暗殺者。賞銀二千元。或暗殺者自首。可與之同賞。亦不治其罪。俠女聞之。竟至法庭。求見長官。直認不諱。并發表其意見。且謂長官曰。汝所犯與盜同科。如我不以汝爲皇帝之代表者。我亦將以待盜之法待汝。而今而後。汝其慎之。長官雖憤其言。然以有約在先。允不加罰。卒以賞銀與之。俠女既得此金。即施於其地之窮苦者。揮斥既盡。揚長而去。不知所終云。



## 義勇之婺婦

數年前。奧而泊山南坡之雪。傾瀉下地。加以山水驟發。意大利之北。遂遭洪水之災。愛提其大河。水勢滔天。勿羅奈之石橋。其兩面之岸。悉爲洪水淹沒。惟餘橋之高拱處。爲收稅者所居。而其家四面。爲水所圍。時有顛覆之虞。橋旁之人。見其盡力呼援。大聲求救。雖有重賞。亦莫敢往。向時堅固之橋。今亦泥石崩裂。墜於激湍中。砰然有聲。其地之長官。目覩危狀。卽取金錢若干。出令曰。無論何人。能救此收稅者。卽以此賞之人。咸震於湍水之急。且懼橋石之壓下。莫敢往救。適一婺婦經此。旁觀者告之。渠卽躍於小船上。急駕棹。直向橋行。時收稅之家。亟望其船之至。執繩從橋之高拱處。蹲身下船。婺婦謂之曰。汝輩膽欲大過此身。卽安矣。收稅者之家人。旣救出。船小人多。幾欲傾覆。幸婺婦生長水國。熟於駕駛。持篙鼓浪而行。竟安登彼岸。於是旁觀之人。大呼曰。此勇敢而有義俠之人也。我輩鬚眉。胆如鼷鼠。直應羞死。長官乃出其金。與之。豈知此婺婦性情高尚。志趣淡泊。謂長官曰。我何人。斯肯因金錢。而以性命冒險乎。激於一念之惻隱。而爲此。我一婺婦。尙何所求。願長官卽以此錢。賜受苦之收稅人。蓋彼家之器具財產。已隨波臣而去也。聞者皆歎美不置。

## 膝六之媒介

察里曼皇帝之秘書曰愛琴哈特者。與皇之公主。兩情相悅。雖未實行偕老之約。而鸚鵡鰓。無以逾其親愛。往來甚密。時在冬夜。愛琴私探公主。促膝談心。不覺夜漏已深。適大雪地上積盈寸。宮中間無人。愛琴一舉足。則足跡儼然。事必暴露。如再淹留。或慮宮娥窺伺。致有多魚之漏。躊躇再四。宮主乃背負愛琴。

至鄰近之花園中。令愛琴踰垣去。適皇尙未就枕。聞雪中蹀躞聲。窺之而得其狀。翼日晨。羣臣朝見時。愛琴與宮主亦在。皇問曰。如有一人。強迫皇帝之女。在冬夜嚴寒時。背負而行於霜雪之地。則此人當以何法治之。朝臣僉曰。當得死罪。愛琴乃前而致詞曰。倘非出於強迫。則神聖之愛情似亦不當侵犯。皇乃怡然喚愛琴而言曰。汝既愛我女。當至我前求婚。何必爲此冒險之舉。且汝既知愛情。此時若一發覺。卽不自計其何以爲公主地乎。我今爲汝成全之。惟結婚之時。汝當受洗禮。庶敬畏上帝。俾知暗室行爲神明鑒之。汝夫婦當永以此警戒云。

### 孝女

十九世紀之末。有俄官觸怒其皇帝。被放於西比利亞之荒野。其妻攜其四歲之女孩。名衣利在。倍次者。從其夫流配於其地。衣在幼時。無知無識。娛樂度日。韶華迅速。倏忽間已十五歲矣。漸知其父遭不幸事。請於父前。立志欲見俄皇。白其父之無罪。初不計長途之修阻也。其母泣而謂之曰。俄皇威嚴。孰不知之。汝父固萬無赦理。且自西比利亞至聖彼得堡。經過山川。不知幾許。汝一弱女子。能勝此長途乎。力阻其行。衣利在倍次知慈愛之父母。卒不許可也。私陳於其地之當事。當事壯其志。與以護照。助以資斧。遂不別而行。登程之後。或經數百里。無人之境。滿目荒涼。或涉叢林。密布之區。不見天日。或登高山。怪石嵯峨。瞻之膽裂。或踰冰河。冷氣逼人。觸之心寒。一路曉行。露宿。足爲之繭。神爲之疲。艱苦備嘗。如是者數月。竟達俄京。瞥見高大巨麗之皇宮。堂高簾遠。無由自達。守衛兵士。荷槍而立於宮外。見此形如乞丐之幼女。呼叱立加。不容躡足窺探。徘徊道旁。如醉如痴。一日朝中一貴婦人出。見其狀。訝之。細詰其身世。知爲孝



女益憐愛之。延至其家。爲之達其情於皇后。乃由貴婦人引見。奏對懇切。情意悱惻。大得后憐。言諸俄皇。皇憫女之孝。不獨允其請。且賜金錢無數。自此孝女之名。傾動全國。而衣利在倍。次自得皇之允許。迎其父母歸後。立志入聖母院。蓋彼以爲父母雪冤爲一生之大任。今既遂矣。無所念矣。豈知住院不久。孝女因歷盡艱危。觸霜露。犯寒暑。已伏病源。至是柔弱之軀。竟得肺勞症。以死。曇華一現。聞者莫不哀痛之。

### 兩性兼備之奇人

(烏蟄廬)

一體而兼備陰陽兩性。能自營生殖作用者。此所謂兩性生殖。惟原生動物中有之。不謂人類中亦竟發見之。寧非咄咄怪事。往者日本丹波福田山徵兵檢查所。實行檢查兵丁時。曾發見一陰陽兩性之人。同地天田郡川合村。名堀川修次者。方二十一齡之少壯也。亦身具男女之兩陰部。其兩陰部均能放尿。舉丸僅一枚。乳房發育類女子。自腰以下之骨格。全爲女相。顧酷慕丈夫氣。乃亦自投効作徵兵。卒以體格不相當被擯云。

吾人於生物進化論上之學說攷之。有所謂雌雄同體者。有所謂雌性潛伏者。要皆爲極退化之証。唯最下等動物乃或有之。稍進化。蓋未有不雌雄分性者。奈何爲萬物之靈者。竟有是。聞此兩性兼備之奇人。與男子得交接。與女子亦得交接。嘗男味兼解女趣。惟不能如前述之原生物。或如雌雄兩蕊兼具之兩性花然。自己之陰陽具。不能互相交接。營生殖作用也。記之以供生物學者之研究。

### 嗜螫美人臀肉之恙蟲

(烏蟄廬)

有一珍異之趣聞於此。出自阿賀野之河畔。是河也。實生奇異可怖之恙蟲。人不幸爲所螫。每足以致死。昔有某甲。久患肺病。歷受種種治療。方術且盡。顧厥疾罔瘳。憂患洊至。乃條萌厭世念。聞是蟲之不啻勾魂使者也。計不如就之以果其腹。了此殘生。免尸骸之遺世。而播厥菌以害人也。志決乃裸而沉於河。少選。恙蟲鼓浪至。嗅甲下體。且徧不遽噬。甲覺股後啾啾作奇癢。頗不耐。顧辭世念決。卽亦忍之。無何。蟲則掉頭悠然逝。效山梁雌雉之三嗅作矣。甲憤甚。覺疲極。乃瞿然興。訪河濱老漁父。告之故。且狀厥狀。漁父粲然曰。有是哉。子之忘却本來面目也。是虫也。微論肺癆。餘生難邀。其一顧卽翩翩。粲者恐亦掉頭而逝耳。唯某夏有某女。校生徒四五人。旅行滯暑。揮汗如瀋。抵此已傍晚。乃相將解衣作貴妃浴。孰知久久不起。卽之。則見尸浮水面。而臀肉盡脫。蓋已爲是虫所螫死矣。吾儕乃審是虫之所好者爲美人。且爲美人之臀肉。以通常男人入浴。固安然無恙也。今証以子事。乃益信。甲聞言。跣足咋舌而遁。

### 專愛醜婦人之怪癖詩人

伊大利有詩人曰。抱特來露者。非常之奇癖家也。所居旅宿。月必一更之無爽。炎夏常御冬服。以過市。遇黑奴婦人。或侏儒若殘廢。輒尾隨之。必與之通情愫。乃已。以是被。人掌頰者。屢勿顧也。若遇少艾。則望。去。若將。挽。云。

### 避妊之實行爲人種改善之妙策

(烏蟄廬譯述)

法蘭西盛行避妊之風。國內女子。守不嫁主義者。綦夥。或雖嫁而極意研究不妊之術。以故近百餘年來。法國國民之生產率。乃逐年減少。國內人士。昔曾大聲疾呼。喚醒當道。謂避妊實自殺其人種之術。竝有

條陳獎勵生育法以矯正之者。其結果乃非惟不見生殖之增加。且避妊之風。蔓延益廣。當道遂亦無法制止。一聽之民間自然而已。然吾人調查法國逐年人口率。則並不見其銳減。且其國民勇學深沉之風。有進無已。而壽命亦較前倍長者。一七八一年之國民生產率爲百分之三・八九。至一九〇一年則落至百分之二・一一。此百餘年來出產額減少之百分比也。然同期間中。其國民之死亡率。亦自百分之三・七。降至百分之二・九六。且同期間中。法國人之壽命平均約增長二倍有弱。觀此種不可思議之事實。乃知避妊實爲人種改善之妙法也。造化生物。其盈胸消長之機。或自有玄理存其間。以相維相繫於不既歟。雖然。亦事理之可見者。男子不專逐逐於淫欲。女子深以生育爲苦。則肉慾心因以恬淡。而生理上乃奏厥巨功。馴至體魄強健亦壽而康者。固理之當然者耳。然此豈往昔大聲疾呼之人士所及料哉。和蘭政府亦予醫師以教人全然避妊方法之自由。且貧民之間。尤普勸令實行避妊以減少個人之負擔。其結果生產率固逐漸減少。而死亡率遂亦與之相應而遞降。且反見人口增加之現象焉。至今和蘭人之體格。逐漸改善。觀其統計。自千八百六十五年。以迄今日。和蘭人之身長其五呎七寸以上者。增加千分之二十四。至千分之二十七。其五呎二吋半以下者。則自千分之二十五。至千分之八云。

紐齊倫特小國者。全國實行避妊術之比例。較諸法蘭西和蘭爲升率。今其國民之生產額固爲世界第一低等之國。然其死亡率。亦居世界第一低等。且人口增加之比例。並不讓於他國云。斯則生死存亡之理。誠微矣哉。(譯日本新真婦人雜誌六月號)

詩文詞選

鑄九鼎

# 中華新字典出版廣告

字學之書無數百年而不增變者蓋進化之大勢使然也而於近二十年間則增進新字尤多然若僅注重於新字而將古字之多見者悉屏棄弗收則又失字體之源流而殊非字學書之所宜出此也是編兼容并蓄力矯此弊增新而不刪古凡篆籀諸體無不收入較諸康熙字典尤爲豐富誠近來新輯字典中最完備之本也本裝六册每部定價洋一元四角預約半價七角外埠加郵費一角五分袖珍本一巨册定價洋壹元預約半價五角外埠加郵費一角三分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 廣益書局



# 聞雅

## ▲ 文

### 笠澤詞徵序

語溪徐自華撰

昔黃山孫默無言居揚州嘗歲暮渡江欲徵鄒程軫彭義門王阮亭三家所著麗農延露衍波詞合刊之陽羨陳迦陵贈以詩曰秦七黃九自佳耳此事何須卿饑寒蓋竊笑其好事也吾師巢南子當珠申未造揭櫟民族倡導國人爲文章踔勵奮發盪人心魂節概昭著一時天下謀光復者固罔不知有巢南其人矣顧獨不屑取功名殷殷然以倚聲自娛所撰病倩詞步武姜張肩隨辛柳洵能合空靈雄健爲一鱗者然又自閼惟恐人知而時喜求他人之詞刊之戊申歲暮曾爲余刻懺慧詞明年冬又爲其鄉袁節婦刻寄塵詞今歲又暮矣吾師方從塞外歸乃甫卸裝卽盡刊其所纂笠澤詞徵如千卷噫何其孜孜弗倦而甚于無言之好事也然余觀是編始宋迄今代有探討舉凡達官名彥寓賢閨閣引章鉅製斷簡殘篇罔不兼綜博采次第分明煌煌乎誠一邑之巨觀而千秋之盛業也詩有之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詞雖小道而屬之掌故則關繫至鉅夫亦何遽可以好事目之耶刊且竣來督爲序自慙夤陋于清空騷雅之旨



茫無所會。惟當飭編纂。時華固嘗執筆。其後爲之考訂而對寫者。亦六閱寒暑矣。感歲月之不居。喜陳編之有獲。因爲序之。如此亦使讀其書者。知方今之世。菰蘆人物。尙有忍饑寒而爲無言之所爲者。其襟抱又豈尋常所可測哉。

## 秦良玉辯誣論

廣陵 裘凌仙 筱雲

明季秦良玉。土司之女也。因流寇之亂。慷慨誓師。力保鄉里。屢殲逆賊。遂聞於朝。懷宗遣使加獎。使臣與語。誤牽其袖。良玉抽刀斷袖。其英烈之風。令人至今思之。猶凜凜有生氣焉。而說者乃謂其少年貌美。身在戎間。有男妾十二人。噫。受誣若此。今之聞者。猶代其痛心疾首。試爲設身處地而思之。其中委屈。有不欲言而不得言者。蓋良玉之統三軍。與賊相抗。肘腋之間。豈無親信之人。以爲指臂之助。良玉奇女子也。從事者咸得。皆如良玉。晨夕借籌。午夜畫策。忠於爲國。幾忘其身。冒險矢石之間。對壘鋒刃之下。又何暇計及小節小嫌哉。誣言之來。未必不由於此。況當時血染戰袍。鐵衣不解。岌岌然有不可終日之勢。萋菲之來。不暇自辯。亦不必自辯。而後人則不得不辯。而何以後人不能揭其苦心。語多疑似。辯猶不辯耶。嗟夫。

## 海參崴形勢考

海參崴在太平洋之北。東界倭蘇裏灣。西界大碑得灣。爲天然絕佳之海。凡俄人得之。竭力經營。欲爲其艦隊之根據地。且其地適當西比利亞鐵道之衝。爲中俄二國之咽喉。惜其天氣不佳。夏酷熱而多雨。冬則苦寒。惟春秋二季。最爲相宜。然俄國雖在歐羅巴洲之境。實則處於極北之方。瀕於北冰海之濱。每交

冬令風猛水堅。兵船不能停泊。兵士尤苦嚴寒。俄人久欲得一善地。作水師停泊之處。於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年間。偶見此港。波平浪靜。於此停泊兵船。可以藉此操演。其地則又四通八達。有事調遣兵船。便於呼應。又可達東西洋各國。凡至日本高麗諸海口。無不便捷。是以英人亦注意於此。急欲得而經營之。雖尙未聞英人有爭之之說。然以地利所在。終不免於競求。舉處現已爲俄所有。無他國西人過問者。則或因紆道不便遠取。或因國弱未敢遽爭。俄人據此扼天下之吭。駸駸乎逞其長駕遠馭之策。經營不遺餘力。有心人可知其志之所在矣。

### 重申海參崴形勢說

因有暇前考爲未是者再申說辯之

按海參崴雖一海口。而其形勢確有可考。當此各國爭強之日。一灣一港。無不竭力經營。其先必游歷所至。著爲論說。若海參崴則俄人於一千八百六十年。因北冰洋苦寒。始於此港停泊兵船。以其地在東北。界溫寒二帶之間。得東方之氣。水不甚冷。與吉林猶隔沙漠之地。雖云近於中國。而距東三省尙遠。以地球論之。俄與中國新疆吉林爲連界。然則吉林在東。新疆在西。豈地亦不可據與。蓋有以也。俄之東則界於鴨綠江。俄之南則界於新疆。俄處於正北。枕於北冰洋。海參崴在其左。卽前考所謂東偏也。西伯利高加索二部。爲俄之屬。猶中國之行省。乃正北偏東之部落。海參崴在二部東。向故與俄近。蓋地球環轉。形如渾儀。萬國五大洲皆在地球之內。況天地之象。一畫而分。太極天形。圓地。形亦圓。地。形圓。則八方之位。圍繞其中。是有帶轉之義。地有分野。天有星度。溫寒黃赤之道。辨於秒忽。稍不精詳。則疑團生矣。海參崴地雖海口。實關乎歐亞大局。俄人駐兵開埠。漸集商賈。至今已數十年。茫茫海國。漠漠平沙。中國閉關自



封。又何嘗注意於寒荒一海口哉。

裘太夫人今法律家秦稚鹿君之令母也。著有明秋館集詩古文詞無體不備。樊山老人序云。自來巾幗能詩詞者。多能文者。少可知其根柢厚也。知言哉。寶氣珠彩。焜耀女界。亟登之以光我誌。

明秋館集跋

秦飛卿

明秋館集者。先妣裘夫人之遺稿也。先妣幼孝。謹生八歲。外大母卒。哀毀幾不起。外大父雲棟公以通判聽鼓杭州。甚鍾愛之。躬自課讀。先妣穎悟過人。年十二。隨外大父游西湖。命作採蓮歌十曲。應口而成。時外大父所交。皆浙中知名士也。聞之。莫不稱羨。外大父益喜。授以經史。過目成誦。遂博覽羣書。耽心吟咏。旁及策論詞賦。論者以爲不櫛進士。復生矣。年二十。來歸先府君。先府君雖奉檄來浙。仍慨然有四方之志。東游齊魯。北走燕趙。西歷崑函巴蜀。然家計殊窘迫。先妣旅杭。卽借名應書院試。與學海詰經諸高才。以詞章相角。遂所得膏獎。藉佐饘粥。雖家徒四壁。而吟興不減。意之所鬱。必發之詩。所作尤沉鬱頓挫。不作閨閣軟媚之態。而亦無幽傷憔悴之音。足見先妣所養深矣。及先府君出任煩劇。凡治事有荆棘。決獄有疑難。率與先妣相商榷。兩宰永嘉。政聲尤卓著。先妣實有力焉。癸卯歲旋杭。先府君仍不名一錢。而食指累重。先妣以積瘁之軀。躬親操作。仍時寄意於詩。嘗謂飛卿等曰。余富貴奢華。雅非所願。若得怡情泉石。如王羲之所謂。率諸子游觀。其間一味之甘。割而分之。則余願慰矣。乙巳冬病益甚。自知不起。卽命哀集舊稿。而稿已散佚。僅得詩二卷。詞一卷。雜文一卷。未及付刊。而先妣於丙午歲正月十一日見背。飛卿姊妹兄弟。卽將詩稿敬謹藏之。今忽忽九年矣。世變日急。先府君又棄養。吾姊四人皆出閣。吾兄弟方操

法律家言。以奔走於衣食。獨飛聊猶時時肄業學塾。而資質椎魯。曾不能串貫古籍。發為詩歌。以竟先妣未竟之志。檢讀遺稿。不禁涕泗之橫集矣。時甲寅仲春。女飛卿謹跋。

飛卿女史

裘太夫人之季女也。稟承母教。造詣獨深。詩文潔淨精微。誠如跋中所云。無閨閣軟媚氣。

態者。女兒三人俱有雋才。家庭唱和無虛日。不圖劉宋家風。復見於此。廢物識。

詩

別離怨

廣陵裘凌仙筱雲

別離怨。離別篇。未道別離先。淚漣春。日姣花何艷。豔秋宵明月何娟娟。春花秋月難長好。愁多容易紅顏老。可有流光照暮年。堪憐憔悴如秋草。秋花秋草引相思。秋風秋月入幃時。捲簾更怯秋風冷。欲賞秋花力不支。秋花又放人未見。獨倚秋芳情戀戀。天河灑落胭脂雨。何時一洗風塵面。本為織女與黃姑。莫作伯勞與飛燕。願期此日賦歸來。東籬把酒儘開宴。

為婦難慰若仙表姊

為婦難。晨昏懷懷冰霜寒。高堂翁姑勤奉侍。定省無違心始安。為婦難。茹荼苦如薺甘。思家山兮不得還。為婦當先事舅姑。大義所在未敢疎。子今為婦克盡職。井臼躬操勤紡織。縫裳紉綴自劬勞。不將脂粉粧顏色。孟光昔日事梁鴻。相偕隱居在山中。椎髻提甕稱淑德。齊眉舉案傳賢風。子今與彼相彷彿。彼得賢名子受屈。草草一歌三款息。願子始終循內則。

俠妓教忠

殿中歌管猶鳴咽。君行國破天崩裂。滿朝權貴已星奔。龍友遲遲心未決。俠妓誰知久代籌。從容為

語。且。登。樓。儻。生。畏。死。非。豪。傑。請。君。此。處。盡。臣。節。君。死。何。堪。妾。獨。生。七。首。一。揮。花。濺。血。

香君守節

媚。香。樓。中。歌。舞。歇。媚。香。樓。外。鵲。嘯。血。侯。郎。一。去。不。復。還。烽。煙。滿。地。音。塵。絕。終。身。幸。得。託。名。流。矢。死。靡。他。甘。守。節。雖。然。生。小。出。平。康。白。璧。無。瑕。冰。雪。潔。豈。畏。奸。雄。馬。阮。威。力。愈。深。心。愈。烈。

病中因見畫扇黃鶴樓圖倚枕口占

烟。波。縹。緲。望。無。窮。如。帶。長。江。映。落。虹。笛。韻。已。隨。黃。鶴。息。仙。人。一。去。此。樓。空。

新秋

梧桐葉落報新秋。天末微風動玉鈎。冰簟晶簾人不寐。兼葭又起白蘋洲。

擬東坡寄杭州舊友並佛印師七絕

莫把杭州作汴州。洛陽花盡使人愁。那堪更別杭州去。珍重臨歧一唱酬。

燕侶鷗盟幾往還。冷泉亭水日潺潺。重來不負湖山約。爲我殷勤告翠巒。

勝水名山似畫圖。湖波卅里鏡光鋪。春來護惜隄邊柳。好聽鶯歌一串珠。

惠州遠謫憶杭州。猶記當時與客游。爲問靈峯山下寺。禪師曾否守尼牟。

世事何如行路難。句留且盡樂盤桓。勸君莫作模稜語。恐有旁人冷眼觀。

賁石烹泉住虎跑。脫開塵網見孤高。山中日月無榮辱。莫爲征人嘆寂寥。

詠落葉用洗蕉老人原韻

喬林無復轉流鶯。天宇高寒爽籟清。入耳蕭蕭疑夜雨。乘風故作秋聲。莊生化蝶原無意。倩女離魂別有情。飛向山前鋪碎錦。綠溪猶逐白雲行。玉露金風秋景佳。藥爐茶鼎曲廊排。坐聽寒雁傳霜信。閒賸山泉滌綺懷。乾綠已於風裏盡。爛紅還

向徑埋林間。宿鳥傷搖落。繞樹寒鴉噪。古槐  
 崇臺芳榭偶。憑臨霜冷風寒晝。亦陰山露靚。妝排  
 遠近枝辭殘。葉任浮沈。蘆塘雁度兼葭老。空谷樵  
 來溪磧深。草木也知盛衰意。梧桐先有感。秋心  
 迴翹飛捲撲。簷鈴衰柳猶榮長。短亭古渡寒。塘鴉  
 弄影洞庭木。落客愁聽砧聲。蟲韻何淒絕。霜染風  
 催未許停。老圃黃花留晚節。好同松柏共延齡。

疊前韻

金梭拋斷不聞鶯。夷則紀時氣轉清。山色蕭疎秋  
 後見。雨聲淅瀝夢回聽。莫言寂滅歸元化。如寫虛  
 無避世情。物我皆忘天地肅。飄然冲舉御風行。  
 枯翠乾紅色正佳。欲留不得費安排。飛如瘦蝶驚  
 秋夢。散似輕烟感素懷。金粟西風何寂寞。玉鈎殘  
 月忍沈埋。繁華轉眼成空相。不啻南柯夢。槐  
 白帝寒威昨夜臨。商飈吹徹滅層陰。竭來墮地蟲  
 書。杳飛去隨風雁。信沈明月樓臺聞。簌簌碧梧庭。

院積深深。題紅莫傍流溝外。零落徒悲秋。士心  
 露滴瑤階。風拂鈴更無花影。宿茅亭飄零驛路。愁  
 中見蕭颯。深閨夢裏聽。殘葉點江秋水。冷疎林延  
 月暮雲停。願隨箕伯歸蓬島。飲菊餐松得大齡。

懷古二十首

婺源王綴佩韻

息夫人

只以無言報息侯。桃花經雨一春愁。河山故國今  
 誰屬。沼蔡甯云已復讎。

西施

金湯不惜殉蛾眉。西子捐軀報主知。誣蔑古人心  
 曷忍。五湖誰見伴鷗夷。

虞姬

一曲虞兮霸業空。舞衣血濺劍光紅。美人甘爲英  
 雄死。人彘傷心說漢宮。

卓文君

一念憐才禮數疏。須臾不忍玷璠璵。富壚尙有文

人意獨惜春風識面初。

### 王昭君

出關一騎冒狼煙。贏得芳名萬古傳。何事琵琶寫  
哀怨。幾人長樂閉春妍。

### 班昭

女誠流傳真寶訓。漢書成就大文章。天生史筆無  
欽弁。一代香閨著作郎。

### 趙飛燕

有乖后德信難辭。生性溫柔弱不支。燕啄皇孫誰  
助虐。令人銜恨趙昭儀。

### 貂蟬

報恩不惜貌如花。彩鳳翩然竟逐鴉。他日圖功麟  
閣上。鳳儀亭畔玉釵斜。

### 蔡文姬

衰薄門庭在弱身。朔風白草起邊塵。中郎著作終  
歸漢。值得黃金贖美人。

### 謝道韞

雅人深致有平章。柳絮新詞壓錦囊。才本無雙誰  
得似。漫疑天壤有王郎。

### 綠珠

季倫得罪為傾城。妾不辜恩忍獨生。百尺樓臺悲  
隕玉。雨風愁聽落花聲。

### 張麗華

江山買笑太風流。玉樹庭花唱未休。留得景陽宮  
井在。果然天子不須愁。

### 江采蘋

寂寂長門鎖綠苔。梅枝空說占春魁。掖庭莫怨君  
恩薄。免逐楊花落馬嵬。

### 楊太真

一曲霓裳唱未終。眼前恩愛乍成空。長生忍負釵  
鈿約。何必貪心問月宮。

### 梁夫人

香

裙釵慧眼識元戎。鼙鼓三搥助戰功。今日黃天波浪大。雌風猶勝大王雄。

### 蘇小小

憐才一笑輒心傾。絕代紅顏擅盛名。油壁香車何處是。白楊孤塚尚巢鶯。

### 關盼盼

畫眉人去翠樓空。長夜漫漫淚落紅。爭似春風梁上燕。雙雙來往萬花中。

### 馮小青

豐茲嗇彼奈何天。絕世清才絕可憐。孤麓梅花三百樹。夕陽憑弔獨流連。

### 陳圓圓

將軍怒逐蛾眉去。聖主從容定廟謨。他日龍興論功伐。雲臺先繪美人圖。

### 李香君

鴛鴦夢破黯傷神。寂寂秦淮閉好春。扇上桃花襟

上血。侯生終是負心人。

### 琴香如姊以詩見寄步韵贈答

清溪徐晚蘭曼仙

勸我餐須努力加。尺書字字太褒嘉。青燈夢爲知音遠。黃絹詞慚幼婦誇。海上有人持月旦。大者登滬報閨中無句不風華。笑儂夫婿情難補。珠玉見者無不拜倒

頻教乞法家。證侯以補情詞求題

### 秋宵枕上有感

半窗花影月朦朧。枕上詩成苦未工。蝶夢迷離飛蜀道。雁聲斷續咽西風。親恩忍憶孩提日。往事都歸感慨中。萬種愁懷消不得。隔幃如豆一燈紅。

### 寄外

生來底事太情痴。蹙損眉峯祇鏡知。腰似綠楊偏易瘦。心如紅豆最相思。閒愁欲訴呼嬰武。好夢驚回恨子規。銷盡爐香聽盡漏。背燈贏得淚痕滋。

### 春日偶遣

春日遲遲詩懶刪。金籠嬰武共清閒。苔痕新長埋幽徑。柳影低搖露遠山。偶拾落花排壽字。戲吹烟篆作連環。畫堂一任簾垂地。不放雙雙燕子還。

## 斷腸詞

并叙

戊子小春余來歸眉案相莊倡隨極樂庚寅花朝夫子奉姑入川余以母老不克偕

往自此天各一方矣越歲夫子旋里應試薦而不售居恒悒悒明年秋芝兒生意始

稍悅次歲又屆大比復薦不售闈中因受風寒歸患白疹十日沉疴竟成不起爰作

斷腸詞以誌痛

記得當年乍結綰。芙蓉秋色正迷離。綠窗靜好調琴瑟。清夜焚香共賭棋。

同調嬰武倚庭梧。共撫冰絃擁翠爐。花下教儂閒習畫。蘭閨拚却綉工夫。

月圓花好記敲詩。韻鬥尖叉擊鉢時。恐我苦吟身

更弱。每拈湘管代摘詞。

性情真摯志清高。傲骨嶮峻氣概豪。戒旦儂慚輸

婦職。不曾井臼自家操。

梁案相莊一載過。遠游遠聽唱驪歌。萊衣各遂烏

私願。從此愁思兩地多。

目斷天涯蜀棧遙。暮雲春樹思迢迢。寄詩難寄愁

千斛。勸我愁懷借酒澆。

萬里歸來喜若何。奚囊錦繡壓裝多。九華燈下重

聯句。又向芸窗墨共磨。

青雲須趁少年登。有志思搏萬里鵬。不放韶華隨

水逝。深宵猶擁讀書燈。

可憐四度踏槐黃。鏤肺嘔心苦倍嘗。底事劉蕡偏

下第。豈真才命兩相妨。

二豎無端苦作仇。仲宣體弱況經秋。回春恨煞無

和緩。十日沉疴竟不瘳。

喘絲經得幾昏黃。撒手妻兒去大荒。二十九年成

一夢返魂何處覓靈香。

不是修文少俊才。玉樓底事詔相催。芙蓉城主無情甚。不管人間離別哀。

何事天心忍若斯。偏多磨折到情痴。算來六載爲夫婦。除却分離有幾時。

幾番檢點舊詩囊。幾度哀吟幾斷腸。匪歲孤兒方學語。不知能否繼青箱。

只爲情多愛覓愁。補情空把畫圖留。本來不缺何須補。懺語如今自悔不。

自憐多病復多愁。常累君心鎖日憂。今日空幃重抱恙。不堪回憶舊綢繆。

鵲紅啼盡帕難乾。焚向金爐鼻更酸。知是淚痕知是血。請君泉下自家看。

萬種恩情比海深。曾期世世結知音。而今孰與塵同調。一曲離鸞碎玉琴。

詩成贏得淚珠盈。缺陷千秋未易平。拚使此身憔悴死。遺孤在抱暫偷生。

### 和琴香姊見寄韵

筆花燦爛壓文通。惠我清詞玉屑同。回首前游渾似夢。傷心往事總成空。投膠情誼書頻寄。逝水韶華去太匆。遙望吳江雲樹隔。不勝惆悵夕陽中。憐儂薄命世間無。贏得年來淚眼枯。臭味相投情共洽。迤邐同歷境偏符。難消耿耿千秋恨。強撫熒熒三尺孤。一事問心差自慰。萱幃康健不須扶。憐我憐君萬感并。不堪追憶昔時情。舞鸞鏡破分奩影。別鶴吟悲付管城。體弱尙須調養好。愁多翻覺死生輕。天涯知己應同調。怕聽孤鴻嘹唳聲。才人多恨古同今。我本無才恨不禁。畫荻久欽慈訓善。揚芬待沐帝恩深。昔年南浦分襟別。何日西窗剪燭吟。倚遍闌干愁脈脈。勉裁蕪句答知音。

### 隱者和菊弟韵



青捲松濤雲萬壑。藥苗採罷閒調鶴。月明樹底撫清琴。風過刺桐花亂落。

幻園先生以德配宋夢仙夫人遺畫

命題勉成二絕

無錫華琪

珠箔紅樓對夕陽。病餘憔悴減容光。春風嘶馬垂楊路。絕憶城南舊草堂。

四絕曾傳天籟閣。詩家眷屬畫家僊。彩雲易散因何事。展誦零纖意黯然。

感題柳亞子和子美二集注著梅陸

合集

石門呂无逸

亂後中原慟哭多。那堪恒舞又酣歌。才人饒舌評新劇。又使人間喚奈何。

兩院喧爭黨伐頻。經年國政誤因循。文章自有千秋業。忍爲歌場再效顰。

休言北勝又南強。秋菊春蘭各自芳。惆悵曲終聞奏雅。花陰扶醉舞陳娘。

極抑揚婉轉之致  
洵曲藝奕雅矣

搔頭傅粉豔歌壇。綺障從知解脫難。試檢史書尋五代。李家天下誤伶官。

美具難并絕等儔。梨園合傳自風流。曉風楊柳桃花水。一卷同消萬古愁。

萬古愁曲爲易哭  
並贈梅蘭芳之作

暮春雜興

清溪陸珊華

樹頭紅日初啼鶯。幽人曉夢空山驚。花露未乾紅袖濕。飄然獨愛山泉清。清風拂拂特地來。小酌花間一壺酒。花開花落曾幾時。春情遙寄千絲柳。韶光冉冉日輝輝。踏青相約成春衣。萬里春歸應歎息。年年綠樹鷓鴣飛。

初夏偶成

萬个琅玕竹。竹影搖窗綠。夜雨漲清溪。修篁淨如沐。新霽初聞餅餌香。臥聽打麥聲聲續。

古意

匣中三尺劍。夜作蛟龍吟。磨礪未嘗試。皎如明月

臨。老。鶴。飛。來。何。處。尋。忽。聞。野。外。鳴。瑤。琴。

春晚

錫山秦飛卿

疏。烟。薄。鎖。柳。稍。頭。剪。剪。春。風。入。畫。樓。領。略。碧。天。清。  
靜。福。忽。看。新。月。掛。銀。鈎。

秋日雨霽偕朱玉如四妹登資福山

岳陽樓遠眺

時在東顧

女。牆。低。處。近。樓。臺。遠。岫。雲。飛。霽。色。開。日。落。倒。懸。雙。  
塔。影。風。高。穩。送。一。帆。來。秋。光。如。畫。描。難。盡。流。水。何。  
心。去。不。回。雨。過。疎。林。添。肅。爽。蕭。蕭。木。葉。下。蒼。苔。

雪美人

清溪稽逸僊

是。否。飛。瓊。僊。子。身。素。妝。端。合。素。心。風。裳。襲。體。寒。  
偏。耐。月。鏡。窺。容。玉。有。神。冰。質。娉。婷。清。出。世。幽。姿。冷。

詞

滿江紅五都懷古

廣陵凌凌仙筱雲

百。二。山。河。華。嶽。峙。地。形。奇。絕。潼。關。險。函。嶺。高。矗。宛。

聞 雅

淡。潔。超。塵。芳。懷。雪。亮。伊。誰。比。祇。許。梅。花。證。淨。因。

雪彌勒

雪。佛。裝。成。奪。化。工。菩。提。疑。住。水。晶。宮。慈。悲。底。事。心。  
偏。冷。清。淨。爲。懷。色。本。空。寶。相。潔。應。冰。鑑。照。傳。燈。明。  
證。月。輪。同。偶。然。拈。得。霜。花。笑。銀。界。三。千。絕。軟。紅。

菊秋大雨偶爾賦此

新。霜。釀。出。十。分。秋。一。雨。黃。花。似。帶。愁。曉。起。閑。塔。來。  
小。步。莓。牆。添。了。幾。蝸。牛。

舟中卽景

野。渡。葉。飛。黃。西。風。天。乍。霜。雁。聲。嘶。極。浦。鷗。夢。冷。斜。  
陽。塔。矗。一。枝。筆。蘋。開。兩。岸。香。篷。窗。人。獨。坐。山。翠。撲。  
衣。涼。

然。天。闕。底。事。祖。龍。吞。六。國。楚。人。一。炬。阿。房。滅。算。紛。  
紛。成。敗。易。消。磨。灞。橋。雪。

未。央。瓦。章。臺。月。吉。光。羽。御。溝。葉。記。曲。江。風。景。暮。春。

時節貴戚沙棠爲畫舫鬢邊釵鳳明珠綴動驚魂

擊鼓起漁陽金甌缺長安

栽遍河陽花滿路春光錦織竹林裏七賢游處出

羣超逸。正自清談揮麈尾。諸王戈戟操同室。最難

平波及墜樓人珍珠泣。

中原亂。胡騎集。問周鼎誰能識。倒銅駝荆棘。暮鴉

殘日晉氏江山無塊土。魏王宮殿遺荒磧。遜樓頭

高飲。考元龍悠然適洛陽

地環河洛羣州拱。汴梁城闕聞說道中原王氣世

多英傑。虎鬪龍爭豪士志。金戈鐵馬蒼生血。記東

京往事最傷神堪愁絕。

得形勢據宜力。纔鞏固又殘缺。但憑今吊古亂雲

斜。月炎宋龍興都建業。遼金兵迫滄桑別。到而今

汴水日奔流。聲嗚咽。汴梁

虎踞龍蟠興廢事。徒勞畫餅空指點山川形勝。六

朝遺迹。建業有時王氣盡。長江依舊奔濤激。看青

青柳色白門垂渾如昔

繁華歇。秋墳泣。臺城路。西風急。問才人新詠。更誰

珍惜。玉樹歌終悲後主。胭脂井壞沈殘日。剩秦淮

歲歲漲春波。無情碧。建業

訪勝登臨懷往事。增人歎息。閒悵望蘇隄楊柳。感

生今昔。武穆精誠凌萬古。墓門賸有南枝柏。却輸

他驢背號清涼。能閒逸。

朝廷小蒙塵泣。江濤怒浪花急。聽半閒堂裏鬪蟲

聲。啣燈火通宵驚大內。銷金丞相偏安逸。剩斜陽

十里跨虹橋湖波碧。臨安

浣溪紗寄楊畹如表姊 語溪徐自華寄塵

修阻關河音信遲。停雲落月輒神馳。送行南浦憶

當時。昔日青青楊柳色。而今都已變愁絲。教人

那。不苦相思。

綠綺塵生久。懶調不堪回首。記垂髫離愁強半醉

中消。濃淡相宜湖上景。年來無伴負芳朝。明春

遲爾放蘭橈。

念奴嬌憶舊

清明過了算韶華已去春光半矣一院海棠紅著  
雨却似太真微醉日暖風輕鶯啼燕語往事思量  
起去年今日碧闌干畔同倚有時酌酒評花停  
琴佇月訂譜聯知己轉眼吟朋天樣遠情付與東  
流水雲散煙飛蘭摧菊萎室邇人千里愁心似織  
那堪杜鵑聲裏

蝶戀花題牡丹蝴蝶便面

穠艷凝香顏色好試問沉香誰進清平調傾國名  
花相比較玉環醉態花應笑一捻嬌紅新賜號  
蝴蝶多情也解芳叢繞我欲雕闌圍七寶只愁容  
易春光老

詩

雜

絕

香





# 豐色業



## ▲ 文

### 明秋館集序

泉唐朱瑞麟

秋明館主人樂平太守之賢助也。廣陵裴氏本盛族。系出名門。淑德有素。詞章僅餘藻耳。年二十二。歸於秦太守。少孤露。紅羊劫奉。毋走起長安。依舅氏。稍長。喜涉獵。韜略。有遠志。左文襄出關之初。軍書旁午。羅致材幹。太守以布衣登戟門。或佐戎政。或贊精臺。僕僕毳幕間。一騎塵沙。終年關塞。怡然也。及以縣佐來浙時。澹如都轉。方以名流提倡詞學。稔知淑行。爲議姍焉。歸娶後。壯志未已。復入秦。間關遠走。唱伊涼之什。聽擊鼓之聲。柳往雪來。歲無甯日。而操持家計。言念征人。典釧霜辰。擣衣月夜。茶衷柳緒。詩以愁而益工。且井臼餘閒。日手一編。漢秦戰局。唐宋宮人。俯仰激昂。時露巾幗。鬚眉氣。故所著以古風爲最。勝尤以詠史之作爲傑。出不羣。詩本性情。詞曲亦具有幽秀之致。令人讀而意遠。至駢體經學各著。似閨閣所抄見。此固主人借名應試之作。蓋其時浙中院課獎勵甚優。冀博膏火以補粟絲。其事可傳。其行則良苦矣。迨太守膺刺章。得牧令之蛟門之赤城之栝蒼。皆與主人偕。瀏覽風物。詩漸達於超遠。嗣以戊戌飢民生

事。庚子拳匪肆虐。當事者棘手。太守方在甌。主權政。力任其艱。兩令東嘉。一意求治。無內顧虞。政聲隆隆。然得主人之助。爲多。然詩囊書卷。固不以賢勞少撤也。太守受宜興中丞之知。明保入覲。其時仍琴鶴蕭然。而食指累重。賓榻才多。支措尤不易。志乃益瘁。詩亦緣是而益蒼古。明年春。以積勞受感。遂鸞凋靈化。凡知主人者。靡不涕泗慨惜也。女公子五。丈夫子二。皆自督課。詩畫咸有所長。一門稱盛。今太守以治行留繡州任。且四閱寒暑矣。幼鹿稚鹿昆弟。肄法校。且卒業。長夏如年。瑞適橐筆來鴛水。因得讀主人全集。乃徇幼鹿伯仲之囑。以瑞受太守知最久。可與盡言。略師館人爲傳之旨。泚筆記述。未敢以言序也。

珮珊瑚室詩存序

安徽江峯青湘風

韻珊幼而聰慧。六歲入塾。能日誦數百言。鄰翁不之信。試之驗。獎給羅絹二端。稍長。習針線。刺繡之暇。流覽書籍。通文義。旁涉相人書。言多中。額上伏犀骨。直貫天庭。謂當貴。雖不甚驗。殆爲慧徵。學詩不專一家。得佳什。輒以髻上髮繡作字。爲余製荷囊等類。字乏健勁之致。而明潤秀媚。如其詩。未出閣時。不多下筆。間及詞翰。亦不留稿。歸余後。有韻珊學吟草一冊。詩亦不多。隨余之官浙江。檢行篋詩冊無所得。以爲遺落家中。亦遂置之。到浙後。病軀荏弱。不耐構思。筆墨益荒廢。非酌應不作韻語。庚寅冬。和番禺許星臺中丞綠牡丹詩。中丞擊節不置。立命付梓。然篇首已成詩讖。逾月病沒。沒後檢在浙時詩。不多見。函屬芝嵐弟於家間。搜尋舊冊。亦不可得。嗚呼。天既天其人。並天其文乎。予自失閨中良友。於今三年。抑鬱誰語。神恹恹而若失。腸一日而九迴。今奉檄調襄校。同人中黃鞠友明府。以其太夫人楚餘詩存見示。公餘展卷誦。悵觸悲懷。誠恐韻珊所存諸詩。及在家所作。猶能記憶者。遲之久。而亦將湮沒也。因手錄成帙。待付剞

剛。嗚呼冷翠零膏。其人斯在。吉光片羽。物罕見珍。爰弁數言。不覺淚痕在袖已。

### 西泠新建風雨亭記

吳江陳去病巢南

松柏何年會再青。最淒涼。是一西泠。臨歧敢與湖山約。築個秋家風雨亭。此余去歲六月別杭州作也。先是余淹留杭州者十有八月。落落無所合。乃浩然決歸計。並爲詩十二章以貽同好。此詩其卒章也。當是時。粵南初敗。續革命殉國七十二雄鬼。方嗚咽悲啼於黃花之岡。而莫洩其憤。自餘豪傑類皆流離奔竄。以海外爲逋藪。余亦知殺機既開。龍蛇固將起陸矣。乃還吳以俟之。無何革命軍果大起。滿清政府忽焉傾覆。而三百年已去之山河。遂珍重而還諸黃冑。嗚呼。不可謂非吾黨幸矣。獨是神州革命。歷十餘稔。其間因挫衄不得志而殞身殉義者。何可勝道。且不有諸烈之舍身救國。發難於前。在後者將何由觀感而激起其報復之心。故夫生死雖殊。成功則一。吾黨更何可不加憫念。一伸其敬慕耶。而鑑湖女俠秋瑾。其一人也。爰與徐懌慧。自華共建茲亭。以留紀念。月明遙夜。儻環珮兮。重來秋雨。梧桐定英靈之未遠。則登斯亭也。孰不感慨悲歌。而尙想其烈乎哉。爰爲之歌曰。西湖之水兮。清且漣。曾理俠骨兮。思當年。遭逢虜忌兮。中變遷。毀厥青冢兮。眞堪憐。憐兮。秋墳重經營兮。邱園有臺有榭兮。花繁永。永憑弔兮。秋之魂。秋之魂兮。昭蘇驅強胡兮。恢皇圖。美新亭兮。葉葉長。旡極兮。與民國而流譽。

### 姚節母何太君墓誌銘

金山高 燮吹萬

姚氏有賢節母曰何太君。自宗族親戚鄉黨故舊。以及百工僕役。苟得會親節母之聲容笑貌。莫不歡欣頌德。交口稱之。無間言。而節母之待人也。亦無貧富貴賤親疏老幼。莫不殷勤感孚。將應周至。是故人之



造姚氏門者無論貧富貴賤親疏老幼莫不願見節母節母出則必從容懇款一一爲問安好既去則必使人承問節母固好賓客茶饗酒疊恒無閒置節母躬操其間必豐必整終身未嘗有倦色是故節母或他出則人之至者往往若有所失節母病則踵門探問者趾日相接及卒則又無論宗族親戚鄉黨故舊以及百工僕役苟得曾親節母之聲容突貌者莫不奔走赴弔痛哭失聲也嗚呼是可以知節母之賢矣節母金山人父諱某氏某年二十而適同邑春漁姚公姚氏世居張堰爲金山鉅族節母之嫁也逮事舅與姑家室咸宜舉族稱善清咸豐十一年粵難方殷漸及張堰節母隨侍奔走轉徙無定春漁公歿於亂中時節母年二十四早生子裕大已前殤難平歸遺腹生裕義未幾又殤乃立夫兄之子裕謙爲嗣節母一任撫教無異己出勤劬黽勉垂五十年中更舅姑喪葬爲裕謙娶婦馮氏歿後繼娶高氏余長姊也馮氏遺一男二女節母撫之皆成童矣旋又相繼殤其後高氏生男光女竹漪竹修竹心今光亦娶婦生子女矣光從余遊好學能文章姚氏氣象振乎丕變節母至此年七十餘四代一堂由困而亨喜可知矣然亦知前此之含辛茹苦抑情濡忍艱難以持其家者數十年如一日謂非節母之仁孝不渝其安能至此哉於清光緒某年得請旌表如例以中華民國二年一月十八日卽壬子年十二月十二日考終內寢享壽七十有四歲將於某年月日葬於金山三十四六圖不該字圩春漁公穆位光以節母之賢德懿行不可無傳於後遂奉父命以銘幽之文請乃爲銘曰

維福如天堅貞始胡古胡今本一理猗嗟賢母洵知禮吾聞撫孤爲艱耳矧非親生逾毛裏藉手將茶柏舟矢飼蠶勤勞不可止盈箱繒素手親製爨施絜續遍鄉里輕煖不御恩不市積此惠澤貽孫子有赫厥

德宜降祉。吾銘不誣。百世俟大書。更備輝彤。史有欲求者。徵於是。

紫陽張淑人誄辭

施槁蟬琴南

癸丑六月滬軍譁變。我鄉距滬不五十里。訛言一日數至。居民相駭走。不知所之。是月二十一日。遂有芝坊朱君之再繼室張淑人。自經於藁廬之事。其遺書衣帶曰。大難臨頭。舍生盡義。嗚呼。我今乃知詩書之遺澤長也。淑人系出嘉定望仙橋之梅園。與先慈程故有姻誼。先慈嘗詔余曰。梅園張氏。眞讀書種子也。當嘉慶道光時。叔姪兄弟凡十人。互相師友。所耕不足三十畝。力耕之暇。恒同堂聚讀。非至夜分不輟。不列學官弟子。不得外出營修脯。以是多知名庠序。或食餼廩若干人。有名浩號少崖者。以道光己亥舉于鄉。卽淑人之大父也。父名瑩。亦謹守家法。淑人幼稟庭訓。以禮自持。外戚罕覩其面。年二十九歸芝坊。爲再繼室。芝坊亦好以禮法繩人者。以故幃房之內。相敬如賓。積十二年不懈。辛亥之變。芝坊恒以不得死。所語淑人。庸詎知淑人眞欲求一死。所而未得乎。會滬變復作。淑人乃憶其父兄在家所詔勉與夫良人所切劘者。颺發塵坌於方寸。以爲投崖就刃。不免露面嚮人。不如溝瀆自經之爲能完其形體也。嗚呼。節義在人匹婦。有責張氏詩書之澤爲不衰矣。芝坊年七十。長于淑人者三十年。痛人淑之歿。爲詩二十章。以悼之。辱以余爲詳其家世焉。屬爲誄曰。

臨難母苟免。凡有血氣之所同。雖或過激不失中庸。智者防患於未然。勇者不苟蹈不測之凶。成仁取義。是亦文山正氣之所鍾。而可以媿夫世之高朗令終。

詩

閨怨

上海蔡爾康正祓

冷逼鴛鴦瓦上霜。寒燈一點九迴腸。桐花未必都  
 棲鳳。竹葉何曾解引羊。枕畔自憐雲鬢亂。鏡中猶  
 鬪黛眉長。侍兒不識人心事。笑數鄰家新嫁娘。  
 芳蘭同出棘荆叢。墮溷飄茵負不同。嘶過玉花魂  
 欲斷。拈來紅豆曲初終。碧城金粉沈秋雨。丹海珠  
 塵怯曉風。雁帛不來天又暮。一聲長嘆下簾櫳。  
 不道牽牛織女星。從教銀漢阻雲軒。涼風一縷穿  
 珠箔。濃霧千層卷錦屏。貽我鯉魚空有信。賺人鳩  
 鳥總無靈。宵長夢短真悽絕。幽咽簫聲隔巷聽。  
 丹楓深處是農家。曲折清溪認浣沙。秋入樓頭驚  
 畫角。愁添座上按紅牙。定情錦字空題葉。報喜銀  
 燈浪結花。休說蓬山路。迢遞碧闌十二已天涯。  
 居然草亦佩宜男。私贈名香却未甘。晨誦心經花  
 合十。夜脩眉譜月初三。怯歸虛室看生白。懶入芳

畦學采藍。寄語雕梁雙燕子。驕人慣莫話呢喃。  
 睡起紗窗日漸高。儘無聊賴首頻搔。西飛銜石憐  
 精衛。東去迎風怨伯勞。溱洧既徂誰贈芍。瓊瑤願  
 報未投桃。怯寒一樣重簾外。妬煞平陽賜錦袍。  
 旋結相思旋結灰。最難淚點寄瓊瑰。銅龍盡滴芳  
 心碎。鐵馬秋敲綺夢回。薄命原甘輸織室。柔條忍  
 使折章臺。車聲似近還疑遠。一片晴郊走迅雷。  
 時世妝成墮馬鬟。倚闌先整繡鞋彎。豔歌來鳳羞  
 飛燕。妙舞游龍羨小蠻。芙蓉露乍教融髮。澤柳烟底  
 竟鎖眉山。承恩自古非因貌。莫向人前說玉顏。

采蓮曲

長沙劉國鈞君曼

語。 耶住菱湖東。農住蓮洲渚。朝朝湖畔逢。拈花各無  
 宿。 芙蓉顏色好。幽香紛馥郁。欲采贈佳人。下有雙鴛

耶。貌。如。蓮。花。儂。心。似。蓮。子。願。花。長。不。開。儂。在。耶。心。  
裏。采。得。並。頭。蓮。欲。贈。羞。迴。面。中。有。苦。心。多。不。忍。教。耶。  
見。

柳枝篇別筵贈緬甸舞妓

海澄邱煒菱菽園

客。中。送。春。能。幾。時。主。人。送。我。招。柳。枝。柳。枝。本。是。天。  
涯。樹。好。向。樽。前。縮。別。離。風。和。日。暖。鳥。鈎。朝。花。底。清。  
陰。唱。栗。留。腰。鼓。自。調。翻。舞。蹁。雲。鬢。乍。解。落。搔。頭。異。  
方。殊。態。天。魔。女。落。絮。游。絲。無。定。所。觸。撥。閒。愁。感。不。  
禁。客。裏。詩。篇。渾。漫。與。躑。躑。花。開。歸。緩。緩。夜。光。杯。接。  
春。陰。短。不。辭。更。舞。態。低。昂。取。次。新。歌。聲。續。斷。舞。自。  
迴。風。歌。遏。雲。春。歸。無。計。可。留。君。還。將。笛。裏。青。青。柳。  
吹。作。瀟。瀟。江。上。聞。

經亞馨校書葬處

西陵松柏吊斜曛。子夜清歌不可聞。白墮春醪羈

客。淚。紅。心。艷。草。美。人。墳。棠。梨。開。落。空。殘。粉。蛺。蝶。翻。  
飛。幻。壞。裙。腸。斷。青。驄。歸。陌。路。山。前。盼。絕。舊。行。雲。

羅校書以金合小影當余襟左綴之因笑謂

余視雙龍寶星何如余對云如卿言亦復

佳惟余不作京華夢久矣幸出香閨所貽

毋致山中猿鶴見訝耳賦酬

夢斷雙龍侍玉階。金閨殊錫月當懷。春星寫影蟠

螭護。襟佩新添鳳字牌。

贈某姬人

甯鄉陳家鼎漢元

一。夜。西。風。瘦。不。支。沈。娘。門。外。柳。如。絲。楊。花。江。浦。無。  
人。管。芳。草。天。涯。有。夢。思。桃。葉。桃。根。俱。是。恨。青。山。青。  
史。總。成。癡。楚。腰。掌。上。輕。如。許。悽。絕。人。間。杜。牧。之。  
大。娼。幾。見。梁。紅。玉。小。樹。長。懷。寇。白。門。老。去。有。花。猶。  
豔。福。秋。來。惟。柳。最。銷。魂。憐。卿。憐。我。都。淪。落。行。雨。行。  
雲。亦。感。恩。玉。樹。歌。殘。陳。叔。寶。飄。零。誰。識。舊。王。孫。  
自。從。幾。月。病。維。摩。天。女。殷。勤。訪。問。多。寶。馬。香。車。尋。

北。廬。藥。爐。經。卷。侍。東。坡。開。尊。座。上。無。凡。客。問。字。門。  
 前。有。素。娥。一。樣。腰。肢。清。欲。死。沈。娘。瘦。比。沈。郎。多。  
 自。騎。病。馬。出。京。城。一。墮。江。湖。誤。此。行。不。向。金。門。爭。  
 大。隱。却。來。珠。浦。事。雲。英。青。衫。落。魄。難。爲。我。素。手。書。  
 箋。總。愛。卿。傳。遍。長。安。諸。政。友。江。南。今。有。女。門。生。

輓華吟梅女士

朱翔

華。亭。一。女。子。壓。倒。雲。間。士。嫁。與。鹿。門。龐。玉。樹。成。連。  
 理。猶。憶。五。年。前。家。庭。禍。端。起。欲。寫。胸。中。恨。難。罄。烏。  
 絲。紙。曾。參。竟。殺。人。阿。爺。捉。官。裏。熒。熒。只。一。身。相。依。  
 母。而。已。下。無。弟。妹。行。上。乏。兄。與。姊。才。比。道。蘊。高。志。  
 自。緹。縈。矢。瀝。血。淚。和。墨。一。篇。稿。親。擬。上。書。代。父。刑。  
 義。憤。動。桑。梓。大。吏。共。傾。心。社。會。爭。倒。屣。大。放。義。俠。  
 腸。拔。釵。佐。筐。篚。遂。令。武。漢。師。鼓。腹。摩。敵。壘。卓。立。天。  
 足。會。毅。然。執。牛。耳。招。得。女。兒。魂。洗。盡。女。兒。恥。女。權。  
 排。天。闔。女。肆。五。葺。市。風。氣。誰。開。先。女。士。首。屈。指。功。  
 業。愧。鬚。眉。問。年。尙。稚。齒。鳳。雛。和。聲。鳴。琴。瑟。洽。宮。徵。

老。天。偏。不。弔。一。曲。朝。飛。雉。雙。劍。性。脂。雄。滅。卻。斗。牛。  
 紫。彭。塲。豈。足。云。不。朽。千。年。史。

題宋夢仙女士遺畫

吳縣劉傳福雅寶

紅。樓。窈。窕。倚。欄。人。門。外。聽。嘶。柳。色。新。留。得。畫。圖。遺。  
 跡。在。臺。花。愁。悵。了。前。因。

又

諸暨蔣智由觀雲

朱。欄。閣。外。柳。蕭。蕭。病。起。人。看。嘶。馬。驕。道。是。城。南。十。  
 年。事。滄。桑。彈。指。換。前。朝。

又

陽湖汪 洵淵若

憑。欄。無。奈。惜。春。心。遺。墨。留。題。病。不。禁。福。慧。雙。修。從。  
 古。少。吟。成。天。籟。有。哀。音。  
 年。來。蹀。躩。困。風。塵。畫。裏。應。教。悟。夙。因。猿。鶴。虫。沙。都。  
 幻。影。蓮。華。早。證。劫。前。身。

吳中謠

閑閑

嬌。嬌。園。中。花。芊。芊。路。旁。艸。園。花。不。可。攀。路。艸。任。人。  
 踏。郎。住。百。花。巷。妾。住。桃。花。塢。春。色。恣。郎。歡。薄。命。憐。

儂苦朝穿一串珠。暮穿珠一串。願教聘以明。莫使投諸暗。家在黃鸝坊。黃鸝語不已。嫂嫂惜日短。小姑勸早起。

### 吳娘十看詞

彩燈如織眼。花忙海上熬。頭盡入望。第一採蓮船。最巧效顰西子坐中央。(元宵看燈)

傀儡登場假當真。大觀園裏逐香塵。青衫紅袖平分席。看戲人看看戲人。(大觀園看戲)

一輪紅日照高樓。看會前宵預結儔。鸚鵡雅知儂意急。隔簾催促早梳頭。(三節看會)

元都觀裏夕陽時。戲法團團總出奇。縮地隱身皆有術。料應無藥到相思。(元妙觀看戲法)

昨日鄰家敵喜筵。鬧房男女客喧闐。隨人儂亦參新婦。問歲如儂小一年。(娶親看新娘)

蒲綠榴紅一望遙。龍舟競渡鬧楓稿。誰家夫婿英雄甚。巨浪掀天奪錦標。(端午看龍舟)

不染淤泥香正肥。滄浪亭上晚風微。記曾耶去花開日。幾度收連耶未歸。(滄浪亭看荷花)

七夕庭前看女牛。郎情妾意兩悠悠。人間未必遜天上。雙宿雙飛到白頭。(七夕看女牛)

月到中秋分外新。碧天如洗淨無塵。團圓只許阿儂拜。休照天涯離別人。(中秋看月)

中秋串月畫船忙。橋下波光接月光。不是嫦娥嫌寂寞。緣何一舸載吳剛。(行春橋串月)

### 贈簡人

王郎

命不如人百不工。要從磨礪見英雄。米鹽瑣屑知卿累。張角乖訛欺我窮。心血易消文字裏。光陰多誤別離中。夜闌把劍猶能舞。未卜何年氣吐虹。

憶從文字訂緣因。一紙書來道苦辛。惱恨我時嘆薄倖。折磨卿處愧清貧。行藏難定垂危局。寒暖宜防積病身。誓海盟山何日了。多情忍作忘情人。

### 有贈在禾中作

帶水隔盈盈。相思兩地情。偶因文字契。便締海山盟。愛我翻疑我。親卿益惱卿。閒來無個事。不住喚雲英。

萍集滬江濱。三生證夙因。招尋如願婢。禱祝自由神。好夢求真切。深情感笑顰。思潮夜半起。和影說酸辛。

詞

木蘭花

吳興朱祖謀古微

華燈添酒西樓別。酒醒天涯聞語缺。曉簾隔。淚數殘葩。夜鏡和愁遮。滿月相思畫字箐。塵滅絨恨玉璫終不達。一春孤館雨留人。憔悴東風無處說。

蝶戀花

一院東風鶯對語。中酒年光不定陰。晴雨紅夢盈盈。誰是主。珠簾錦帳新歌舞。人事音塵關百慮。墜絮飛絲都是愁。來路淚眼留春。春似許。江湖滿。

地。漂。花。去。

高陽台

昭文黃人摩西

拾翠盟寒。繡鴛人懶。苔痕鎖遍朱門。非雨非晴。瑣窗長是黃昏。遠山約略呈愁黛。試推簾已隔重雲。是年時中酒心情。天亦微醺。黏天芳艸無情。碧便不經離別。已穀消魂。柳眼惺忪。長條未慣牽人。杏花深處携尊去。任鳩聲啼徧前村。怕重來綠到天涯。辜負尋春。

鳳嘴愁凝。蝶衣涼褪。更無花影當門。妝罷熏香。消磨燕晝鶻昏。一絲簾額。顰影背東風。偷夢梨雲。鎮無聊未枕。先眠未酒。先醺。城南咫尺香車路。問俊游舊迹。如夢如魂。小立迴廊。煙鬟難認。何人。紅消息。嘗騰過。臙垂楊綠。暗連村。是東皇預借。秋心醞釀。芳春。

蝶戀花 用復庵師韵

丹徒葉玉森中冷

鈴語隔煙搖未定。胡蝶驚飛掠地輕。無影忽報杏

花消息近翠翠一展春生枕。心事料難瞞曉鏡。  
紅篆鴛鴦淚滴花箋印。偷掩香羅推未醒。流鶯啼絕靡蕪徑。

賀聖朝

用鶯翁第二首韻

靄鬢朱網花陰見。捉紅襟嬌燕背。燈不許唱。鶯支道。薦支山遠。鳳低蟬薄。雙蛾愁損。尙芳心偷縹。瑞瑤珂馬夜深歸。夢海棠春院。

鶯聲繞紅樓

用鶯翁韻

一篆柔魂斷却無。桃花紙小字。愁書含頰。向月瀉鉛珠。濕了絳羅襦。待懺相思種。銷凝又紅豆。青蕪鬢雲欲墮。手慵扶心寒。夢氈氈。

柳初新

用梅村韻

病鶴

午窗花影移來緩。看菡萏新枝軟。紅妝初試。露珠欲墜。似醉風扶猶懶。恰好是疏簾卷。任梁間燕兒偷眼。闌角秋棠點點。問牆陰苔花誰糝。奕枰輸了。借端回避。滿面嬌羞難掩。閒坐處。雙眉斂。舊夢

零星休管。

解佩令

用瓶水韻

寒燈帳底寒風。裏把細香寸寸燒起。繡帶潛鬆。夢入楚山雲際。問長廊紅鸚。見未蓮芬暗遞。柳枝搖曳。悄商量。鞦韆同戲。一刻柔恩。許半載濃愁相抵。又匆匆。月斜人去。

調寄木蘭花集句恭題

宋夢仙夫

人遺畫

寶山侯庚古質伯

秦樓聲斷吹簫侶。宿粉棲香無定所。柳絲空有萬千條。爲問東風餘幾許。人間自古銷魂處。滿目山川聞杜宇。憑欄心事隔垂楊。欲寄彩鸞無尺素。

虞美人

和王梅初韻

金匱鄒弢酒丐

湘簾懶卷餘香裊。晝靜紗窗悄。閒庭輕翦落花風。定有傷心人。倚畫樓中。匆匆春去真無那。獨臆淒涼我。眉山閣住。淚溶溶。頰上梨渦。嬌褪一分紅。



尾犯

孫月琴

雲間高冲太痴

自悔忒粗豪。花下浪吟。徒費詞筆。一見雙鬟。恁留  
心尋覓。初會處。殊深嘆賞。再來時。逾加愛惜。醉看  
嬌臉。認是絳桃。臨水弄春色。那知緣最薄。恨煞  
尊前。把狂言輕出。暗牽袂。紅顏翻變。頓傾囊。黃金  
誤擲。細思堪笑。往事易沈休。重憶。

雪梅香

王寶荷

乍離別。依依脈脈。奈情何。想年纔些子。那能載得  
愁多。上掌珠。胎儘珍惜。在山泉水。本清和。整牙拍  
擁坐。身旁娛我。嬌歌。憐他最柔媚。薄笑輕噴。更  
怕摩挲。痒觸難禁。幾回緊縮肩窩。乍對荒籬。問寒  
菊。忽看芳沼。貼新荷。從今後。流鶯選樹。么鳳離窠。

鳳簫吟

周雙鳳

渺。香魂霜摧。雨挫。淒淒斷送韶顏。想芳時。麗日媚  
香樓畔。儘鬧熱喧闐。一從花孕子。避塵鷺。別館新  
遷。竟不及。隄防。佩環頓返仙班。珊珊欲行還止。

那時逢。着情話。芊綿。要儂傳曲譜。與他頻指點。笑  
搗雲鬢。豈知絃遽絕。早桐棺拋棄。荒阡算剩。有枝  
頭冷月。深夜啼鵲。

雲仙引

武雲仙

水態涵清。烟姿瀲潤。飛來楚岫。嬌雲花前。遇月邊  
親蓬蓬。正垂額髮。記得當時。剛早春歌罷。不言獨  
含巧笑。揉損羅巾。年時應長愁。根况天與聰明  
多。幾分錦瑟。量身繡鞋。擎掌事事宜人。誰料緣慳  
不能聚首。便見終嫌。看未真小。闌憑處。暮雲千疊  
念舊銷魂。

月邊嬌

左月舫

初見嫦娥。在冷露淒風。木犀花底。滿盤香影。一輪  
鏡彩。生長廣陵鄉里。無端小謫。漫自顧容顏清麗。  
珠簾一捲。看煞。誰人能比。夜筵甚覺匆忙。片  
時良款。便相牽記。繡墩斜倚。羅幃罷浴。剛值晚涼  
風起。重逢笑認。喚住問留。連何地。撩人想處。是媚

行烟視。

黃鶯兒 謝十全

雛年已自饒丰采。漸蹙青螺眉黛。偏那心兒玲瓏。  
惹人疼愛。開媚靨。兩圓渦。一笑應爭買。只因工病  
工愁。乃母慈雲深爲遮蓋。愁態小則小。多情個  
裏當推最。算伊心迹本也綿綿。微嫌慣成嬌。怠憐  
試手寫詩箋。側耳聽談蒼。幾度點綴相思。都在丁  
香蕾。

掃地花 華小寶

可憐被謫竟命苦。如斯幾年乖外。舊巢燕子向東。  
風絮聒此花。誰管。豈想而今。一任泥塗躑躅。最悽  
惋。獨抱素愁。無可相勸。堪念紅燈下。與點按紅  
牙口。傳歌調。曼聲婉轉。望秦樓。鳳跨易諧。仙眷怪  
煞天公。損却秋波媚眼。偷重見。握柔荑。淚珠雙泣。

秋思耗 周珊瑚

回首經年別。較舊時相見。更加情熱。斜坐瑤筵。暗

中携手衷曲。低說撫絃。索輕歌。黛蛾深斂。艷愈絕。  
醉未歸。邀玩月。悔悞却佳期。倏當秋暮。夜靜幾聲  
哀。鴈夢魂飛越。淒切音塵契闊。自冠芳年。會時  
節。至今埋沒。千金空擬。教坊籍脫。縱博得虛名。奈  
何含痛。將受割散。復合磨復折。枉殢憶花前。丁  
徐度。畫屨恍惚。神仙秀骨。

玲瓏四犯 陳燕卿

如此多情。許傍玉偎香。真個堪愛。覓得知心。辛苦  
誓山盟。海嗟自誤。墮平康。慣念到歲華。難再遇。少  
年芳思。無賴私下。解將鴛佩。洞房初認。輕盈態  
鳳頭。鞋細纖。無賽烏啼夢。醒東方白。推枕猶痴。駭  
長記。曩夕墜歡空惹我。真真儉。拜問甚時得。與勾  
掉這相思債。

期

四

第

鮑  
叢  
詞

十四

獸

器

署 鑄  
九 撫

# 戲考

近來

戲劇之

進行日見

發達。加以名

伶輩出。愈演愈

精。凡從前曲本中

粗俚不通之唱句。俱

經諸名伶體會研究。逐漸

改良。道白則亦斟酌量

為變易。故近時諸名伶之真劇

本。其描摹入情處。無不口吻如生。神

情畢肖。然此真本頗不易得。本考所列

曲本。無不從京滬諸名家處徵求而來。迥

非坊間俗本可比。且每劇必倩王大錯先生作

攷。將劇中出處原委。戲情用意正反。及名

角唱做之妙。均原原本本。詳述無遺。

豈徒為顧曲者之指南。即最時髦

之藝員名角。亦無弗奉為圭

臬也。刻已連出五冊。備蒙

社會歡迎。今第六冊

已在編輯中矣。

每冊二角半

## 第八冊又出版了

目由女廣告

時下小說家言。每每

假託以寄情言。若欲

根求其實地實人實

事。往往迷離恍惚。與

太虛幻境同一空中。

樓閣。惟是編則不然。

原原本本。皆詳紀當

時實地實人實事。雖

點綴舖敘之資料。亦

無絲毫假借。故其離

合曲折之情節。窮形

盡相之態度。無一不

栩栩欲生。絲絲入扣。

此等從實寫上生出

之天然層次結構。天

然節目呼應。誠勝於

極意描摹形容者。萬

萬也。諸君欲一見吾

中國自由女之真相

耶。請速來購。諸君勿失

諸交臂焉。每部洋

裝一册大洋二角。



愛國  
小說  
賣雞子者之母

聿修

前清庚子年。拳匪攻各國公使館。清端王嗾禁衛軍及固原提督董福祥軍助之。使館憑牆固守。炮火日夜不絕。八國聯軍已奪大沽砲臺。趨天津。而被扼於直隸提督聶士成軍。急切不得達京。使館僅衛兵三千。岌岌可危。有少年賣雞子者。伺匪隙。造使館牆外。呼衛兵求售。使館內牛肉麵包等食品。漸不繼。日望雞子至。如登首山呼庚癸然。少年以此獲利。然少年不甚論價值。雞子多少亦不甚計較。每至必傾筐以與。惟形色間時有窺伺狀。衛兵疑其爲匪。白諸公使。公使曰。牆以外無一非匪。然吾等賴其雞子存活。宜善視之。並相機探其隱事。或有有用。既而少年至。衛兵詰其家世。則浩然長歎。終不言。衛兵又挑之曰。汝携雞子來。博蠅頭利。然出入槍林彈雨中。不亦險乎。少年曰。吾不懼險。且吾亦非博蠅頭利者。衛兵曰。然則何爲。曰。爲公使耳。衛兵曰。何爲。曰。若非吾之雞子。君等絕糧久矣。衛兵曰。然則汝欲救公使乎。曰。然。衛兵曰。賴汝雞子。誠得延殘喘。然身在重圍。援兵不至。汝豈能救之。少年曰。吾小人也。誠無計。君等若有計。吾願效力。衛兵以此白公使。公使大奇之。乃授衛兵策。曰。此人來。姑如此用之。既而少年至。衛兵曰。汝知天

## 第

## 四

## 期

津有洋兵乎。少年曰：聞洋兵已至天津。爲聶提督所阻，不得來。衛兵曰：吾等有一函件，欲達天津。汝願往否。少年欣然曰：甚願。衛兵曰：此去天津二百餘里，羣匪如毛，汝何能達。少年曰：吾自有術。君等勿慮。衛兵乃授以函件，並銀二百兩，曰：以此爲路中需。少年受函，却金曰：此適足爲害。吾仍以雞子行耳。惟函件達何人，須明告吾。衛兵曰：函件欲達英國提督摩將軍，但摩將軍已兩禮拜無軍報，不知近狀如何。汝若不遇摩將軍，但見洋兵，皆可付之。少年卽諾而去。然公使之意，姑妄試之，不敢必其效也。乃閱五日而少年竟返。則持一聯軍統帥瓦德西函件，內言摩將軍戰不利，已去職。今八國聯軍集天津。尅日入京。惟楊村官軍甚盛，利鈍未可知耳。公使見書，信其不謬，乃大奇之。又遣衛兵詢之曰：汝能再往否。少年曰：再往亦可。惟宜緩二三日。吾覘洋兵集天津，聶兵集楊村。此二三日內，必有惡戰。雖往不能達。若幸而洋兵能破楊村，則到此不遠矣。衛兵曰：吾等望汝三日後再來。少年曰：何待三日。明日仍來賣雞子耳。公使乃益奇之。明日果來。公使命衛兵付銀三百兩，曰：此不足言報，但償雞子價耳。少年曰：雞子自有市價，無須此。既而過三日，公使囑衛兵促之行，付以致瓦德西之函件。少年又領命去。則二日卽回，欣欣有喜色。曰：瓦將軍煩甚，不暇作答。但授一名片，寄語曰：聯軍已破楊村。三日內保與公使握手矣。公使亦大喜，呼衛兵導少年入，握手慰勞。延之上坐，款以茶點，並言曰：君勞苦功高，願以千金爲壽。少年慘然曰：吾豈爲千金而犧牲性命者。公使訝然起立，重握手曰：然則君果何爲。少年垂淚而言曰：今可實告公使矣。吾父母皆南人。吾父爲北洋軍官，病沒京師。自拳匪肇亂，吾母日夜哭曰：中國若亡，吾母子俱死矣。吾問母曰：如何可使中國不亡。母曰：惟公使不死，則中國不亡。吾曰：然則吾救公使如何。母曰：非汝所能爲。吾曰：姑盡力耳。

吾之賣雞子爲此也。公使肅然起敬曰：吾等苟出險，必厚報君。少年曰：固欲求之，肇禍者拳匪也。朝廷之無賴親貴也，非百姓也。百姓之意大半欲救公使，吾卽百姓之代表。乞公使切告聯軍入京之後，但誅拳匪，誅朝廷之無賴親貴，勿傷百姓。公使曰：是誠難言。孰匪孰不匪，誰能辨之？八國所傷實多，怨深矣。聯軍至誠恐玉石俱焚，但吾必與統帥言之，以成君志，恨無以報君耳。少年曰：吾母有命矣，但乞聯軍勿傷百姓。吾母子受賜已多，不求他報。吾行將奉母南歸，與公使別矣。息壤之盟，公使幸勿負。遂額手三呼而出。越三日，聯軍果入京，公使與統帥言之，徧訪其人，不獲。（按此事申報會記其略，惜亦未詳姓名。）

義勇  
小 說 一 紅

聿修

二紅清嘉慶時張家口人。其父爲馬販，大紅長小紅三歲。小紅生而父死，母改適賣拳者。二紅隨之，北方拳術家教兒童習拳，必先習軟腰。教師託兒童腰，或俯之，或仰之，漸熟作反張弓，極熟脊貼股，項貼踵，如折柳如裙扇，全身如軟綿，如百鍊鋼化爲繞指柔。然後學各種技術，若過五七歲，肢體木強，不能學。學亦無益。二紅旣歸後，父卽習此術，至六七歲已入彀矣。稍長大紅身段苗條，姿態明媚，善刀槊，能於馬上作盤龍舞，小紅短小不及大紅肩，而身輕如葉，幾乎扶上雕鞍，馬不知焉。後父挈姊妹花游燕趙間，每獻技環而觀者如堵牆，官僚有慶賀，肆筵設席，必招二紅。雖梨園子弟以色藝擅名者，亦自愧不如。因此其後父獲利無算，旣而後父死，有總兵者以重金購之，納諸某邸。其母隨往，邸甚寵之，雖年未及瓜，而專房之席已虛左以待矣。邸天潢貴胄，權傾朝右，粉黛綠充下陳，有寵姬某，心忌二紅，欲去之而未得，間適白



蓮教林清爲變。乘帝狩熱河。盜兵闖入禁中。爲東宮擊敗。京師喧傳匪黨密布宮闈。大索十日。某姬嚇某闈。以二紅名竄入匪籍。白諸吏。東宮震怒。遣侍衛入某邸搜之。邸大懼。立縛二紅及其母。泥首宮門。請歸司寇。東宮卽以三人付刑部訊問。其母以驚懼猝死。二紅備受毒刑。不承。吏謂之曰。汝承亦死。不承亦死。速死毋多受苦。二紅曰。妾固知死。死何惜。但妾以匪死。且得罪。妾可誣。邸可誣。乎終不承。而山東直隸捕獲匪黨以千計。無詞連二紅者。帝自熱河還。亦知某邸無他。曰。二紅十餘齡女子耳。豈能爲亂。命刑部減其罪。及流戍烏魯木齊。在道。大紅欲逃。小紅曰。未及戍所而逃。是自明爲匪也。逃易耳。稍緩何妨。乃俛首械繫至軍臺。既交納訖。各盜一駿馬跨而馳。入俄國界。匿山谷間。獵野獸爲食。久之。有哥薩克兵巡邏遇之。兵弁要之歸。令侍巾櫛。二紅不欲。弁強之。先逼大紅。大紅足蹴之。斷其股。弁大怒。呼衛兵聚而擒之。裸而投諸虎圈。虎圈者。哥薩克人豢虎處。捕獲異種人欲處死者。則飼虎。虎見人必撲。撲死然後食之。圈中有白額虎者。虎王也。碩大無朋。舞爪直取。大紅大躍而踞。虎之背。手握其頸上毛。小紅趨虎之前。自臥於地。虎撲之。小紅運其軟腰術。縮如蝟。藏虎之頷下空處。三撲不死。虎張血盆大口。吞之。小紅身本矮小。縮益緊。適填虎口中。小紅體無寸縷。惟帶一約指。黑色。係精鋼鍊成。屈之爲旋螺。伸之卽利刃。以腕力運之。斫鐵如泥。小紅於蝟伏時。已解約指。及入虎口。卽以刃刺虎喉。順勢剖之。若然一聲。直裂尺餘。小紅卽由裂處出。而虎死矣。然更有他虎。小紅急以刃剖死虎腹。令大紅匿虎腹中。蓋小紅之技。善用短大紅之技。善用長大紅。徒手幾爲虎窟。故小紅以此術藏之也。旣而他虎復撲小紅。虎小於前虎。小紅乘勢滾地。持刃上向虎喉。適觸刃亦斃。旋割兩虎尾。大紅持之作盤龍舞。身飄飄然如御風而行。遂騰虎圈。出小

紅力竭。臥不能起。至夜大紅。以長繩。至縋之。出其後。二人仍回中國。充鑣師。綠林間。二紅名。皆膽落。

豔情  
小說  
姍姍

見南山人

楊姍姍。吳之名妓。色藝無雙。好吟咏。工丹青。案上除筆墨外。別無他物。性瀟灑。不慕勢利。好與名士往來。富商貴介。日伺其門。終未得親。鴛鴦夢。贅厚者接一奕。留一茶而已。搗母強之。不可奪。以故門前冷落。車馬漸稀也。姍姍不以介意。重簾不捲。默坐寡言。暇則以詩自遣。凡自怨自慰之詞。一付之詩。有簪杏樓詩詞四卷。傳誦一時。杭州梅生景和。字韻蘭。才華豐豔。個儻風流。時客吳門。聞姍姍名。脩贄往見。意其聲價自高。未必垂青。及至一見傾心。款接歡洽。奉果獻茗。眉目含情。既晚。殷勤留宿。生恐其索賚太奢。悄語曰。得親芳容。於願已足。不敢望肌膚之親也。姍姍已噓之。笑曰。君猶以俗情待妾耶。生乃不言。已而挽手入帳。備極親愛。夜半泣謂生曰。妾墮跡風塵。實非本心。每願得同心而事之。閱人甚多。無踰君者。倘得添香滌硯。備妾勝之列。妾願慰矣。君能援拔否。生大喜曰。得人如卿。又何求。姍姍亦喜。因詢生家世。生曰。先父爲平陽守。卒於任。老母在堂。下有季弟。負郭田十頃。聊供薪水而已。姍姍曰。與其富而濁。寧貧而清。薄田十頃。一家衣食有餘矣。歸君後。爲君奉養老母。春秋多暇。則銜杯拈韻。消遣世慮。萬戶侯何足易哉。生曰。卿一塵不染。令人欽佩不已。但此事必告老母。容歸商之。姍姍許諾。晨起告別。姍姍握手歎歎。叮嚀再四。生以匝月爲期。洒淚而別。卽日束裝回里。具以白母。母林氏亦世家女。而無驕奢習氣。每謂生曰。自來豪宗大族。鮮克由禮。欲求名媛淑女。當不以門第拘也。及聞生言甚喜。將使生如吳迎娶。而生忽患瘧疾。纏綿

期 四 第

床席半年始愈。復如吳門。厲於客邸。將重訪嫗嫗。至則門戶猶是。風景全非。蓋已易主人矣。詢諸土人。云嫗故秣陵產。以姊妹星散。故亦回里。嫗嫗爲嫗逐出。不知何往。生聞言疑信參半。而探訪月餘。不得嫗嫗。耗不得已買棹而回。道過塘棲鎮。見臨流茅屋三楹。柴扉半掩。一女子紡織其中。貌酷類嫗嫗。停舟訪之。果嫗嫗也。相持大哭。問何得至此。嫗嫗乃備述顛末。先是嫗嫗與生別後。不接一客。嫗嫗知其故。怒甚。盡奪其貲飾。逐之出門。嫗嫗垢衣敝履。行乞道途。舊時交好。無一顧問者。卽見之亦僞爲不識。朝行暮宿。旬日至塘棲。有劉嫗者。嬌婦也。見女細弱。詢得其由。憐之。使從已居。紡織度日。將俟子貿易歸。送女至杭。不料生之適遇也。生聞女言。悲喜交集。以金賜劉嫗。載女而歸。母見其容。止端麗。吐詞和婉。慰甚。擇日爲之合卺。母自生父歿後。持家劬勞。至是得嫗嫗爲經理。殊多暇豫。屋西有小園。疊石爲山。因水爲池。每春花放生與嫗嫗。迭備小酌以娛。老母天倫至樂。聞者羨之。其卽景吟哦之作。有補園合集二卷。皆清超拔俗。梅生乃友人李夢陽之戚。故聞其事甚悉。壬申之歲。李君與余同客袁浦。酒闌燈地。爲述其集中佳句。如咏絮云。芳草池塘春有影。落花庭院夢無聲。咏菊云。正色自宜貞。晚節奇香斷。不寄人籬他。如酒力因寒減。鄉心託夢圓。草香迷舞蝶。花影聚遊魚。樹老見奇骨。花幽盟素心。清而勁。麗而秀。讀其詩。想見其人矣。

容園詞客曰。名妓而好與名士往來。其不諧俗宜矣。雖然。不諧俗何傷。不諧俗然後見名妓。吾爲名妓勗。吾兼爲名士勗。

義俠  
小說  
伶俠

曲部有南北聲之殊。南尚崑曲。北尚徽曲。風氣不同。故習尚亦異。今則南方崑調亦曲。高和寡矣。伶人周蕊卿者。維揚人。色藝兼長。爲崑部冠。江都某令天性燦爛。公餘之暇。卽與諸伶周旋。偎紅倚翠。殆無虛日。每朋儔宴飲。非伶不歡。先後賞賚以億萬計。周亦頗承注眷。顧令雖浪擲金錢。實未嘗知音也。嗣令調任山右。年餘。周往訪之。山右夙尚秦聲。無人解南音。出入令署者。悉三晉妙伶。周至月餘。不得見。困甚。欲回里。又苦無資。時某部爲秦聲冠。不得已投焉。周不諳高調。濫竽而已。偶一登場。亦無顧曲者。部中人多擲揄之。周旣憤。且愧怏怏。不得志。會新河帥至中丞。設讌款之。某部應召。河帥故吳人。不慣聞秦聲。倦聽欲臥。僚屬解意者。便問部中有能崑曲否。衆未及對。周已應聲而出。衆止之不能。乃故令管笙舛亂。不順其曲。周登堂叩見。色冠諸伶。甫一發聲。河帥已洋洋色喜。曲終止之曰。絃板參差。未能合曲。命召家樂和之。領命。演陽關一齣。周旣久困人下。連不得志。又思一獻其藝。令衆人歎望。於是抑揚頓挫。音節悲涼。河帥喜動顏色。不覺手之舞而足之蹈也。舉座見其傾倒。交口和之。自中丞以下。賜予以千計。於是周價增十倍。部中人莫不前倨後恭。仰承頤氣。已而侍河帥入覲。宴集皆以周從。都下貴人爭賞愛之。名益著。嗣河帥擢撫雲南。周以母老留京。未幾。河帥以案被劾。逮至京。下刑部獄。家產籍沒。夫人與一子寄寓京邸。困苦殊甚。同朝僚友。無一顧問者。河帥本無大案。半爲內臣周內。時方下部議。已擬大辟。忽一日有人奔入獄中。哭拜於地。審之。則周伶也。泣不能止。河帥亦爲淚下。乃卽獄中置酒。重歌陽關。一闋皆大哭。失聲。未幾。河帥得釋。革職歸田。蓋周已懇某貴臣疏救矣。甫出獄。卽有人導至客廡。則層樓畫棟。已非舊居。入見夫人。詢何時遷移。答言三日。前有蒼頭四五人至。言主人命致意。已爲夫人覓得安宅。趣卽喬遷。至則屋

## 第

## 四

## 期

宇宏敞。凡薪米器用。一一俱備。問主人爲誰。堅不肯告。河帥心知爲周。感歎不已。頃之周至。口不言功。河帥跪謝不已。顧猶未知得釋之由。皆周力也。旣而謁某大臣。爲言周伶之義。始恍然悟。益重其肝胆。時周已累萬金。而河帥自經大獄。家計蕭條。周供給不少。資年餘。河帥卒。周棄其業。送其眷屬。與櫬回里。築室於揚城。周與比屋而居。延師課其子。少年入詞垣。周年八十。無杖能行。後江都令以事免官。流落維揚。賴周時卹之人。益重其爲人。

見南山人曰。周伶之受知某令。不減於河帥。而一則始終不替。一則境過情遷。知音與不知音異也。而周之報之者。亦殊厚薄矣。所謂衆人遇我衆人報之。國士遇我國士報之也。容園詞客曰。有志之士。未有不感恩知己者。若河帥者。惜其僅足知伶人也。

哀情  
一 誤再誤

某氏女者。粵東人也。父業儒。早歿。叔亦名士。誨之讀。秀外慧中。善筆札。間作詩文。亦楚楚可觀。未幾叔亦逝世。母以赤貧故。作綉娘於某巨室。女嬌小無依。遂與偕往。巨室子佻達喜漁色。矚女美。心怦怦動。屢調之而不可得。某日女理妝西廂下。雙扉虛掩。巨室子蹈隙往。輕躡其後。女驚起。巨室子捉臂挽坐。具道飢渴。女若爲勿聞也者。力拒之。巨室子憤填胸臆。然不忍強迫之也。嗒喪去。翌日。藉事呼乃母入。直告之。乃母首肯者再。而慮其靳於資。微詞示以意。巨室子固視阿堵如草芥者。反身入室。出黃白物纍纍。陳几上。鏗然有聲。乃母喜溢眉宇。銳身自任。尋於女前通某之款曲。且譽曰。某雖非子建才。潘安貌。亦翩翩佳公。

子也。我與若依伊門下。屈居臧獲。借此階進。他日得諧伉儷。兼葭倚玉。亦有光榮。願兒母辭。女泣然久之。嘔喘而言曰。母欲以兒爲奇貨耶。諺有之。瓜果之生摘者。不適於口。母以爲然。自有正當辦法。遣媒行聘。消吉成禮。可也不敢亂。母固勸之。附其背曰。急色兒耶。似不及待。汝好爲之內主人。終汝屬也。嗣後女遵母命。不之拒。滂雨尤雲。似不得已。而爲之者。女固端莊自處者。巨室子素輕薄。輒於僕婢前探手。其懷接唇爲戲。作種種狎暱狀。女恒避之。致拂其意。巨室子夙豪飲。引釀浮白。不醉無歸。某宵。女篝燈獨坐。巨室子酒酣歸家。又作輕狂態。女曰。君醺於酒。復耽於色。雙斧伐孤樹。鮮有不殆。語氣稍戇。觸巨室子之怒。由是意益忤。距定情之夕。甫及期月。而閨房已成荆棘矣。女心邑邑。莫可告語。乃母見女眼零雨而首飛蓬也。熟詢顛末。女緬述之。淚涔涔隨聲而落。忽巨室子岸然自外入。微聆女怨言。大發雷霆。叱臧獲輩。摔之出。女以進。不由正秋扇。見捐無可伸理。母又瀕老求死。不得鎮日。惟浮枕簟。以被韜面而已。會有梁某者。賈人子也。積有餘資。中饋尙虛。嘗托某嫗物色。某嫗以某女應之。而諱其前事。轉商女母。母固持金錢主義者。索聘千金。梁亦允諾。母以女性貞烈。不敢驟出諸口。一日謂女曰。兒自夫已氏解襦後。濱於死者數矣。母在固相依爲命。今老矣。恐先狗馬填溝壑。兒何所依。終非了局。不如早自圖也。女應之曰。兒無母。何以有今日。母無兒。何以終天年。烏鳥私情。願效北宮女之高義。母曰。予意決矣。相攸有屬。一誤決不再誤也。願兒勉聽母言。女膝行而前曰。從一而終。女子之道也。夫已氏胸無點墨。雖多行不義。無覆水見收之日。而兒覩爲人面。豈忍解弦更張乎。且母已積多金。兒之報母。不爲菲矣。而必使兒琵琶別抱。兒縱不言。母獨無愧於心乎。母艷然不悅。曰。癡兒。夫已氏甫及匝月。遽屏兒於外。是誠何心。不過桑間濮上之行。

耳而兒爲之經守節。抑何愚蠢至此。且人生世間。如白駒過隙。何爲自苦乎。女曰。兒豈淫奔者。兒爲夫已氏所玷。奉母命也。始亂終離。曲在彼兒。再適人。曲在兒心。知恩義絕。誰忍分明別。見賦叔倫詩彼雖不義。兒不可以不貞。母戟指而訶曰。癡兒。夫已氏石作心腸。鐵作心腸。一見易破妻一詞薄倖如此。尙足齒及乎。如花美眷。如水流年。慎毋自誤。必欲株守。母宵先死。不忍見兒之淒涼寡鵠也。不待女允。詰朝徑使某嫗作撮合山。梁某來。母促女出見。良久。女率幃出。瓠犀微露。俏麗欲絕。朱粉未施。愈見嫵媚。梁驚顧。自慚形穢。女退倚母右。梁恨相見晚。母令嫗引入堂之西。修賓主禮。酒數行。梁致謝。匆匆別。旬餘。梁某携金來。粵俗婚姻。強半論門第。媒妁通二姓之好。男家用檳榔老叶攢大盒中。佐以酒燭等物。致女家。曰。食定。其次納聘。視食定有加。聘金無定。亦間有論財者。將娶。先擇吉爲女笄。曰。上頭。男家送釵釧等物。謂之掃廳。姻戚咸集。各贈粧奩。謂之添箱。聘金必女親受。以示已允。女或有彩鳳不願隨鴉意。必堅辭勿受。兩家亦可由是作罷。父母媒妁。自不能強。至是。梁出定金。女垂首視胸。微以指撚衣帶。淚滴於袖。逡巡受之。不及竣事。遽掩袂避去。梁頗憐惜。終不疑其有他。嫁之夕。梁凝眸審睇。始疑女非處子女。亦盈盈啜泣。不敢當夕。梁乃別室居之。粵俗凡娶妻納妾。皆以不貞引爲大恥。合卺之夕。審非完璧者。必操杖標門外。梁故長者。無疾言遽色。形於外。僅處以別室而已。使他女偵之。始得其實。梁乃從容謂女曰。予買人子也。行將遠出。覓蠅頭利。汝暫歸甯。俟予返梓里後。再議處置。汝予不汝責也。女聞之。噉然哀哭。以頭搶地曰。古人雖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辭君歸何處。四句見顯說棄婦妾不敢怨君所怨者。妾命薄耳。君命妾歸甯。妾何敢違。願仰望而終身者。誰歟。父母亦有家羞言何以歸。見曹鄴君猶憶妾。受定金日。耶爾時。酸衷誠不可以告。懇君

特未之察耳。實命不猶於君。何尤。妾命薄春冰。身輕秋叶。君既行此大德。復能賜妾百金否。梁慨然與之。女曰。念君終棄捐。誰能強在茲。見張籍君少待。俟妾去後。當使妾母來拜受也。入室修書。竟懷之出。叩首別梁曰。隨水落花。離絃飛箭。妾行矣。荷君厚恩。感篆中心。所以銜結者。當期於來世。遂行。終已不顧。抵家長跪母前。出利刃。搗胸。血注地上。成窪。卒以拯救不及。母踉蹌往告梁。梁痛恨欲絕。出白金厚殮之。常咄咄書空曰。我殺伯仁。我殺伯仁。

節義  
小說  
斷指墳

梁安趙生。傳者忘其名。幼聰慧。有神童目。富室爭女之。生選擇良苛。父以膝下止此子。雖屬梗命。亦不瑕疵。時西村有周生者。以鄰右遭回祿。致罹池魚。挈家僦生屋。與生頗沈澆。周女字晚霞。甫及笄。秀曼都雅。豐韻殊絕。生於牖外瞥見之。喜愜過望。趨告父。父恐拂生意。陰使心腹風示周。周慨然曰。日在幘幪之下。倘肯賜以姻好。固所願也。生聞之忻然。遂納幣焉。居無何。生忽病癩。周悔之。晚霞曰。趙郎非生而癩者也。安知無霍然時。今病而厭棄之。不仁。周赧然無以應。晚霞矢靡他。屢使婢存問。生德之。疾亦稍瘥。逾年卒。歸趙。衾枕之愛。曲盡綢繆。月餘。病忽劇。手足痺不能舉。臥起食飲。櫛沐抑搔。至洩溺諸瑣事。悉晚霞躬之。罔晝夜間。如是者數年。一日生病篤。前後藥禳既窮。或言割股可療。晚霞聞之。乃齋沐祝天。割左股肉和糜進之。生弗納。以手啓齒。被嚙幾斷。晚霞怡然受之。不覺其痛。夜闌人靜時。齋天乞代。卒無效。生自知將彌留。謂晚霞曰。身遭惡疾。勞卿多方侍奉。雅意極所感佩。今永訣在旦夕矣。我心何忍。我屬續後。守柏舟。



節固佳。卽嫁亦恒情。盡言所志。晚霞聞生言。長跪榻前。淚且滾。血且沸。身且戰。且慄。生固問之。晚霞慘然。淚潸潸。隨聲零落。曰。君勿言。妾心碎矣。言已。以手槌床。生亟握其手。泣數行下。晚霞慮生之疾加厲也。拭淚而起。曰。君且自珍。毋以妾爲念。萬一不諱。當駢死耳。生不應。晚霞撫其體。啓其衾。生亦不覺。哭告舅姑。返身入。又撫之。稍稍欠伸。目遽張。姑喜。晚霞泣然流涕。曰。此燈焰復明也。嗟何及矣。逾時氣細於絲。奄奄然斃。晚霞慟幾絕。促並治衣衾。虛壙右。誓以身殉。媼黨持之。嚴不獲死。夜輒使鄰媼及女挾之睡。某宵。晚霞竊起。擬自經。鄰女以操作過勞。甫就枕。鼾聲雷動。惟一媼尙朦朧。聞窸窣聲。訝之。以手捫床上。失晚霞所在。惑滋甚。急啓目。則晚霞仰首屋梁。投繯自縊。媼大駭。燭之。舌已出寸許。狂呼不已。家人聞聲沸騰。咸排闥入。斷索扶榻上。以竹管滴瀝灌飲。未咽。移時始蘇。晚霞淚盈兩眶。曰。夫死無子。何以生爲。吾今樂死。而苦生若輩。乃活我。以苦我耶。隣族披衣聚觀者。皆嘆息泣下。晚霞神色自若。翁姑慰之。曰。吾兩人自喪。明後未嘗不痛徹肝腸。但此亦無可如何事。汝有志守節可矣。死何爲者。晚霞曰。有子可守。無子可死。且吾見失節者多矣。一不自持。致甘心喪其所守者。往往而是也。願從君兮。終沒愁何可兮。久懷。見魏文帝書婦詩吾意決矣。舅姑等嘿然久之。樞色才分。家人猶百計苦勸。晚霞曰。若屬未知吾心。喋喋奚爲。吾將歸甯焉。翁姑聞之。復雪涕而前。曰。汝毋言歸甯。歸甯後恐益傷汝心耳。晚霞曰。何爲其然也。翁姑曰。汝不憶未嫁時乎。幸汝明大義。不然。汝豈作我家人乎。晚霞曰。向亦不直父所議。顧子爲父隱。宣聖有訓。存而不論可也。頃言歸甯者。欲就從叔而裁耳。從叔者。布衣周慕頤。蓋道學君子也。晚霞一日如母氏家。適慕頤至。問死所宜。慕頤慙然爲問。曰。從一而終。義也。死以取義。何問焉。第汝舅姑老矣。奈若何。如能養趙氏子。瞑矣。

晚霞悟歸奉舅姑。起居備至。會年歲屢祲。豪強者多凌藉之。晚霞不與較。日操井臼。躬往林麓拾枯薪。供爨。夜伺舅姑寢。卽勤績以易食。或忍飢終日而孝養不缺。鄉鄰義之。有以錢帛餽者。晚霞請舅姑婉辭之。尋姑卒。晚霞哀毀如禮。又黽勉有無營葬之。舅憐其孤苦且無子也。謀奪其志。詭詞謂之曰。一門有貞節。數世與有榮施。汝志良佳。然齒太穉。又無可嗣之兒。吾鐘漏將盡。其如後患何。晚霞厲聲曰。烈女不更二夫。逼人太甚。有死而已。卽引刀斷其指曰。所不與夫子同穴者。有如此指。舅知不可奪。遇事輒苛繩之。霞顧事之益謹。朝夕治具。雖蔬菜亦清潔。病甚至手奉其唾涕。或時溺汚床第。必躬爲澣滌。逾年卒。喪之如姑。勉力營葬竣。則以告從叔慕頤曰。未亡人祇奉叔父教。勉事舅姑。不幸棄我如遺。我尙當家事已了。願從夫子於地下。慕頤曰。可也。抑猶有父在。忍耶。晚霞唯唯。尋喪父及期。問如初。慕頤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自而夫撒手後。而姑而舅而父。女實紀綱之。女力殫矣。卽不死。無負趙氏子也。晚霞曰。否。否。女生不辰。致瀕夫子於難。雖百死誠不足贖此罪。姪女久懷死志。所以遲遲未死者。以叔父責以大義。姑忍死須臾耳。今已矣。叔父仍極意慰藉。脾胃間物。終不能掬以相示。痛乎哉。言已。逕去。翼日沐浴更衣。詣生墓再拜。慟哭歸。遍辭家人。矢不粒食。姊妹行有慕義來唁者。尙盥洗出見。從容款語。如平時。旬餘不食而卒。其叔慕頤來。長揖者再。破涕爲笑曰。吾今乃見女之志矣。世以丈夫自居者。冠帶儼然。平日以節義自命。一旦臨大難。則偷生苟免。朝秦暮楚。蕩然無復廉恥之存。比比皆是也。可敬哉。吾女命家人檢取斷指並殮之。至今猶稱爲斷指墳云。



家庭 二十鞭

頤西口譯  
省吾筆述

時維六月。天氣甚熱。時鐘鳴十二下。喬來自鄰近之酒店。回至自己矮小之木屋中。其夫人謂之曰。今日我輩午餐。用何種食品乎。其言頗露憂愁失望之聲。

喬來似未有聞。但曰。速取食物來。我腹枵久矣。食後須至一酒店。因有二友完拉特、哈忙、刻欲換馬。要我乘之。以試馬之優劣。速取食物來。我迫不及待矣。

喬來夫人曰。室如懸磬。顧安所得食物乎。喬來曰。我何知。汝當速與我食。喬來夫人曰。密司忒喬來。今日屋中實無一充飢之物。奈何。喬來曰。汝速去尋覓。因我急需矣。言次頗現怒色。

喬來夫人曰。巧婦不能為無米之炊。汝若有攜歸食物。我即可烹治。但實告汝。今屋中無一塊之肉。無一口之麪包。無一握之麪粉。即所餘少許之山薯。晨間已盡。汝當知少許之山薯。尚不能當一餐乎。

喬來曰。然則汝上午作何事。何不思一方法。以取食物乎。何不至密司忒磨忒家。貸少許之麪粉乎。

喬來夫人曰。噫。我家貸磨忒家麪粉。今已三次。尚未償還。今再去貸。實無顏矣。况小兒哭甚劇。我當愛護之。故不能出門。喬來甚憤。責其夫人曰。汝殆不與我食乎。噫。我向憐不能娶。生利之妻。之人。不料我。今亦被汝所誤。但我昨攜歸之魚。何在乎。

喬來夫人潛然淚下。嗚咽而言曰。密司忒喬來。昨日之魚。汝與小兒食罄。我未染一指。此兩日來。我唯嗜

## 第

## 四

## 期

極少數之山薯而已。故今日覺身甚疲乏。幾不能直立矣。

喬來曰：汝常嘮叨不休，我實不能不歸耳。偶一歸家，必聞汝可厭之語，因回顧其首，向小兒曰：汝爲小兒何故吐涕乎？且以手緊握其拳，擊小兒之耳。此小兒爲喬來長子，名跑排。此時衣衫襤褸，面目污穢，狀如病者，年約六歲，既被擊，傾跌於地，哭不已。喬來曰：速直立，否則任汝哭，終日亦不之惜。

此時喬來夫人重現，淚線於面，長歎一聲，扶小兒起，使坐於此屋對面之長凳上。

喬來怒目而視，曰：跑排哭不休耶？喬來夫人此時如受重擊，身幾不能支持，卽坐於兒之旁，頰以裙拭其淚，發悲痛之微聲，曰：密司忒，喬來此苦惱之小兒，今日除食一塊山薯之外，無他物入其口，渠索一麪包已哭兩時，我思此苦惱之小兒，不久將淪於餓鬼道矣。

喬來之鄰居有密司忒奈推者，素爲身體健實之農夫，性極慈善。此時忽現於門次，適喬來家之門大開，遂入內，坐於屋中。此人深知喬來困苦情形，常解其厄。此時之來固欲拯其危難，而此日午後，渠之家中尙有工作，欲雇傭人，且知喬來無事，其家正遇窮途，故欲盡力勸喬來助己，而以食物酬之。時奈推坐於一完好之椅，喬來則坐於靠背已破壞之椅上，其形似甚強項，現出粗暴之狀態，且向奈推斜睨數次，默不言。近數年來，喬來見鄰人之探視者，終不肯善遇之，蓋渠常以探子視鄰人，雅不欲鄰人之探得其家況也。

少頃，奈推和氣柔聲，向跑排發第一語，曰：此小兒今日何故如此乎？來吾之小友，汝至我身畔，可告我以故。

斯時其母低聲而言曰。跑排。汝至密司忒。奈推前。以一親其溫和之面目。說畢。微推其身。似詔其速去者。此小兒。一手指含於口內。污穢之面上。猶帶淚痕。畏近父身。在室之旁邊。千予而至。奈推之前。奈推抱於膝上。遂問其故。

跑排曰。我欲食一塊麪包。

奈推和氣而言曰。其爲汝母不肯與汝麪包乎。

跑排曰。彼無之。斯時喬來夫人之淚容。實足表示跑排所未盡之言。

此慈善之奈推。知彼實無餘糧。亦不忍再究。向跑排曰。汝肯至我家。我可與汝食。遂回顧喬來曰。鄰人喬來。我購四噸之乾草。今日午後。須運至家中。因占天氣。明日或下雨也。我今日來意。欲請汝相助。如汝允助。我運乾草至家。我可與汝一斗之粉。或半斗粉。一斗山薯。兩磅猪肉也。

喬來滋不悅曰。我不能。我亦有我之事。

奈推曰。誠然。汝有他事。則更合宜。我亦彌慰。因我能雇用。作工之人。亦良多也。但我願汝助我者。因念汝乏糧也。

喬來夫人。慫恿其夫曰。密司忒。喬來。彼求汝去。汝不去。亦不過到酒店中。代人騎馬。此事於汝何益。汝徒廢下午之光陰。而我輩。仍無晚膳。以度此良宵也。密司忒。喬來。汝其速去。時哉。不可失。

喬來發尖利之言曰。我望汝永久不作嘮叨之言。隱恨之聲。使女子。有一日能作主宰。亦我得意之日。我今將去。代人騎馬。矣。須知此事。於汝無關於人。更不涉汝。若懶惰不豫。備晚膳。則惟有枵腹而已。矣。尙何

言哉。

喬來語畢。卽欲向大門出。時奈推始發言曰。鄰人喬來。我有一忠告之言。汝其聽之。今汝有好機會。卽此下午。可得許多錢財。以供汝家中一禮拜之糧。汝若往酒家爲馬販子。騎馬而使妻子困守窮鄉。坐以待斃。我必謂汝不盡己之責任。不盡養妻子之義務矣。

喬來忽轉身。直視奈推。故作驚人之笑而言曰。汝老悖。汝喜干涉人事之老悖。誰使汝爲我主人而責我以不盡責任。不盡義務乎。汝速回家以管理自己之兒。不必顧我鄰人而絮絮不止也。

奈推聞喬來語。並不發怒。仍現鎮靜之態。向之一望。不作一語。喬來發此狂妄之言後。竟自出門往彼所。心醉神迷之酒店中。其妻與子之能得食與否。能不餓死與否。其腦筋中殆已無此思想矣。

密司忒奈推者。爲一仗義之人。且爲基督教徒。有眞基督教之精神。不論何處。見人困難。輒思所以救之。彼富有普通知識。且知人類之天性。又知喬來夫人之深愛其夫。故雖喬來懶惰成性。且虐待其家屬。彼亦不忍再言頃所見之景象。惟向愁苦無依之女子曰。我當贈汝食物。汝無悲。遂攜跑排之手。同至其家。卽以一碟食物。置於跑排之前。此小兒飢腸正迫。驟得此物。長吞大嚼。其饕餮之狀。令人見之。殊可憫也。奈推夫人曰。噫。造物不仁。何竟使此兒飢餓至此。而幾死乎。因顧其女兒曰。排三。汝再取麪包一碟。牛乳一杯。與之。庶幾可使跑排空虛之腹中。得受其益。

排三聞言。卽取一碗麪包及牛乳。至跑排。遂取食物投其口。其手之一取。一投。絕不間斷。鬚髯如鐘擺然。奈推一家之人。羣聚立而觀其食。旣以爲可憐。又以爲可異。因竟觀其食罄。噫。跑排此餐。共計肉一大碟。

麪包二碟。牛乳兩杯。及蔬菜等。其胃中似初得美味。不饜不休也。

當跑排食時。奈推將在其家所見之事。語其家人。且述其家絕糧之狀。奈推及夫人。均欲贈與食物。蓋奈推等以喬來夫人爲一聰明之女子。若任其流爲餓殍。是見義不爲。甚可恥也。

於是取一籃。盛以麪包。并煮熟之肉與蔬菜。及牛乳一壺。此等食物爲彼等午膳後所餘者。排三入內。又取一物爲去年晒乾之南瓜。嵌肉以製成者。問其母曰。可將此物亦置於籃內。而使有菜色之人一嘗其異味乎。

其母曰。可。余意再加乳酪。蓋我輩決不爲此區區之物。與人而有矜色也。况周濟貧乏之人。與借於救主等。

密司忒奈推曰。然。余意再加乾南瓜。使彼蒸熟。與小兒食。易得果腹。我輩尙有青色之南瓜。結實於地上也。乃將乾南瓜置籃內。以嵌肉包子置籃之頂上。使其子喬其同跑排提籃而去。

密司忒奈推此時義俠之情。異常奮發。其處置四頓乾草之思慮。早投之瓜哇國去矣。坐於椅上。與其夫人商維持喬來家屬之策。蓋奈推之意。以爲若不急圖。喬來不能供其家屬。而其家屬又不能自給。長此不變。必與餓鬼爲鄰。故欲至審判處。控告喬來之懶惰。及其不供養家屬之罪。擬明日在三枯地方開庭。而問其妻同意否。

奈推夫人曰。我意當與喬來夫人一商。彼而願此策。可行。奈推曰。我去一商可也。讀者諸君。曾記喬來夫人甚愛其夫之言乎。雖喬來無道。彼決不願其夫受法庭上之裁判。故商量之無效。亦意中事。而奈推此



時之心曾未計及也。

奈推與其妻商議畢。決往喬來夫人家。以獻此策。於是取其帽而出。至則見其門尙未閉。遂逕入。見喬來已歸。全家之人俱在。卽坐於松板所製成之小桌旁。時喬來家中正在食頃。所贈與之藍內物。但見將此包子分爲兩部分。其一大部分置於喬來之碟內。其一小部分又分數小部分與數輩小兒食。而喬來夫人自己並不留存。唯將一小匙之軟包子喂其幼孩。其餘食物亦照前剖分。

密司忒奈推者。極細心。極甯靜。而非暴躁之人。彼之肚火常能強自抑制。雖近兩年來。彼自以爲。或有一二分鐘。其怒氣似不可遏者。然今日觀此情形。初甚忿。繼則淡然。

奈推靜坐良久。見喬來所食之麪包蔬菜已足。當尋常兩人之量。又取包子一大塊。及乳酪水果。一一送諸口內。既食畢。卽躡蹠出。仍向酒店之路而去。

## 鸞怨

## 第十一章

一修

生既致書舒家。始告濮先生。濮曰：書中云何？生具言之。濮曰：汝真偏強。顧書語無害也。既如此，姑緩之。此生不言舒事。舒與生亦不通音問。越半年，舒母計曰：書生桀驁不可贅，宜求不知書者贅之。有周氏子者，父農爲舒家門客。子年二十餘，習買未成，而喜修飾，善逢迎，有人進之，舒家舒母悅之，議贅焉。女請曰：茲事非細。余生書云：何必乞一見？母怒曰：汝尙思狂生乎？女曰：非也。彼文人，慣弄筆多狡詐，彼師濮先生又著名法家，好持人短長。若彼有他意，議吾之後，奈何？母曰：主權在吾，彼何能爲？顧書具在，汝欲觀之，亦無不可。乃啓重緘，出書示之。女閱再三，沈思良久，曰：母知彼意乎？母曰：何意？女曰：彼不認爲子，未嘗不認爲言。至此，嘖嘖不能出口。母曰：彼認何女？乃續言曰：彼未嘗不認爲婿耳。母曰：婿稱何在？女曰：婿稱尙非其時。顧子與婿固界畫分明也。母怒曰：女生外向，果然。汝欲婿之，汝卽婿之。女曰：女兒身原不當言及此。今事急矣，不得不言。余生來母以贅婿之名義，招之濮先生，作伐林姑丈，主婚往來，兩載通國，皆知兒體母憐愛之情，遂忘內外不踰之戒，行不避道，坐不避席，旣非兩小無猜，而瓜田李下之形已難湔。竊今若改絃易轍，鄰里鄉黨將視兒爲何如人？母益怒曰：汝與彼有私耶？女痛哭曰：兒若有私，彼不去矣。所以決裂敗壞，貽母今日之憂者，正以兒太持重耳。母曰：汝旣無私，何愛於彼？女曰：女兒所重者名義也。母旣

命之爲婿。則兒之名義已定。寧能易乎。母曰。如汝意。將奈何。女曰。彼書不言。離婚書之來。又不由媒。約一時謾語。未可持爲柄也。如兒意。當請林姑丈。濮先生與余生談判之。母曰。狂生無心。肝談判何益。且彼野猿逸馬。汝豈能倚之爲生活乎。女知母意不可回。則大哭。母以女之哭也。則亦哭。自是家庭多不歡矣。既而周氏之媒來議婚。母曰。女不諧。奈何。吾非能任其自由者。但掌中祇此明珠。不欲大傷其意耳。媒曰。今勿言婿。但言子入門之後。水乳交融。不患其不諧也。母欣然定議。筮日招周氏子。謂女曰。周氏子。吾子之才。則婿之否。則去之。女慘然曰。母殆以兒爲酒帘耶。兒不忍詢也。乃先周氏子入門。數日。赴林姑丈家。泣訴狀。林曰。余生太不近人情。願但當責余生之無禮。不當汝家自背盟。且余生之贅吾實主婚。余生來吾家。吾亦以婿待之。今若此人。其謂吾何。女曰。誠如姑丈言。正求姑丈能決之耳。林響聲曰。汝幼尙有所不知。汝母與汝先姑母素不相能。時以柴周奪郭爲憂。所以必爭一子者。有子則外甥不得覬覦。婿則與外甥等夷。恐不足以相制。豈知吾父子光明磊落。斷無幸災樂禍之心。而汝母固始終不諒。今若老夫饒舌。必成就一不子之婿。適中汝母之忌。恐終無濟耳。女曰。如此則蘭無地自容。母雖以周氏子爲子。外人皆以周氏子爲婿。周氏子入門一步。蘭與余生義絕矣。遂號泣伏地不能起。林肅然動容曰。汝明大義。可敬。汝且留吾家。俟吾熟計之。女乃拜謝而起。自此遂留林家。不返。而周氏子固屆期入贅矣。舒距余生家二十餘里。距濮先生家三十餘里。舒既贅周。道路喧傳。倏達於余。濮之耳。而女之先期行。遯舒母。既諱言之。外人亦無知之者。濮先生頓足歎曰。事敗矣。吾之所以虛與委蛇者。欲稍挫余生之銳氣。望其終就範圍耳。今已矣。余生不必惜所惜者。蘭因方事之始。吾實憐余生貧甚。欲稍潤以膏腴。今余生漸能自立。非驚

馬戀棧豆者。顧蘭因向隅矣。余生傲骨性成。視天下事無一當意。無論蘭因被辰羸之玷也。即使指天誓日之死靡他。亦不能求余生之見諒。馬前覆水寧能收乎。然伯仁由王導而死。余生不得辭其咎也。

## 第十一章

是時余生猶在濮先生處助教也。濮聞舒氏別贅不語。生亦聞之。然亦不語。濮歲闌放學。濮謂生曰。汝遠大之器。可自立。村學究非汝事。宜早爲之所。生乃辭濮回家。臨行。濮置酒餞之。乃語曰。汝知舒家事乎。生曰。知之。濮曰。汝以爲何如。生曰。甚善。濮曰。何善。生曰。生迂執性成。終不能事舒母。舒母積怨深怒。終不能解於生。蘭因無兄弟姊妹。與獨子無異。豈可以生故傷母女恩。毋寧婿一能事母者。上盡子道。下盡婦道。舒氏大計定矣。濮熟視生。又徐言曰。汝寧無憾乎。生曰。無憾。濮曰。汝前致舒母書於意。云何。生曰。書中言不子耳。無他語。濮曰。然則今日之事。寧汝意乎。生曰。固知不子。卽不婿。但不婿之語。不能自吾發之耳。濮曰。汝坦白哉。惟是名士美人曠代一遇。旣遇矣。又齟齬而不能合。此爲香豔叢中一段恨事。耳。生曰。生實薄命。何恨於是。濮不復言。蓋濮本心咎余生之薄。及舒再贅。婿曾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冰人。則轉諒余生之虛絃待命。而恨舒氏之破鏡難圓。雖明知生意不可撓。但使事後尙有怨悔之心。猶將挾生以問舒之罪。而不意生處之淡然。濮遂亦度外置之。明年生年十八。授徒里門。而文譽鵲起。提學使者試冠其曹。邑中縉紳望族。老師宿儒。咸折節與之交。議婚者踵於門。生皆弗納。女年二十。旣留林家。母日遣使促之歸。女問計於林。林曰。周不去。無可爲計。去周在汝耳。女乃終拒母命。居半載。母以女之不從也。又以周不類家風。稍稍有異志。蓋舒母每以贅婿爲名。招致良家子弟。意欲居之膝下。視其可否而進退之。及旣入

門則枝枝節節。吹毛索癥。文而傲者。惡其落落難合。樸而愿者。又惡其索索無氣。意中常以爲吾以二萬餘金之財產與汝。汝當如何孝順。而不知二萬餘金之財產。全不在余生心目中。非但余生視若無覩。卽周氏子亦未盡能低首下心。事事順從也。且周氏子所希望者。亦在女而不盡在財產。旣知女不從。則熱心漸冷。而釁作矣。蓋八閏月而周氏子亦去。林知周旣去。乃謂女曰。今殆可以言矣。女曰。蘭知余生性情。傲岸不羣。必不能容一塵之玷者。蘭今爲罪人矣。姑丈雖言之恐不諧。林曰。然則奈何。女曰。蘭若上有一姊。或下有一妹。則一死已矣。否則祝髮空王耳。今生成孤獨。不堪重傷老母心。然蘭所遇如此。亦不知何術可以自全。言念及此。肝腸寸斷矣。林曰。汝之志。必使余生知之。若何。女曰。姑丈之德也。林乃詣濮先生。具告以故。濮曰。余生孤僻甚。僕不能測其衷曲。願君有命。僕敢不言。乃親詣余生。具道林意。生果以覆水爲辭。濮曰。水則猶是。覆則未也。誠如汝意。則周氏子入門時。蘭因固祇有一死乎。蘭因死。則與汝已矣。彼惟心汝。故忍死以待轉圜耳。汝勿斷。斷責舒母。責蘭因也。天下事必有一轉。以伯夷叔齊之清。尙不念舊惡。况舒母固有恩於汝。蘭因亦無負於汝者乎。生曰。林君欲斡旋其事故。作曲筆。蘭因之意。先生寧能信之。濮曰。汝不信。蘭因僅爲周氏子乎。抑別有所見乎。生低首不語。濮曰。汝若別有所見者。吾不强汝。若僅爲周氏子。吾可爲蘭因力辯其冤。汝試思林姑丈。豈肯爲蘭因任過者。汝試放平心。衡將蘭因平日之品性。何如。二年中待汝之情。誼何如。一一秤量之。天日在上。鬼神在旁。蘭因終身名節。終身福命。繫汝一言。此非悻悻作氣時也。蓋濮先生固善於詞令者。其導人也不激不隨。入情入理。每至刺人心坎處。雖木石亦爲之動。生聆濮先生。茲語頓將二年中與蘭因相遇。悲歡離合之歷史。簇擁心頭。宛如司寇覆獄詞。以

定罪人之出入亦不覺。天良發現，悽然淚下。濮先生注視良久，乃言曰：汝尙有此一點淚者，蘭因尙非不赦之罪乎？生無以答，惟掩面泣。濮曰：吾必復命於林，願乞一言爲信。生曰：蘭因非能自由者，言之何益？濮曰：情但以理斷之耳。生曰：以情理斷之，請林君筮日先成婚禮，後見太夫人。蘭因亦應至吾家，見吾母，濮曰：是也。吾有以復林君矣。

### 第十三章

濮返以余生言白林。林曰：謹聞命，願復於舒而以告濮。曰：君以爲何如？林曰：生言固直，顧舅嫂之意，先生所知，此事誠難必耳。濮曰：余生志士，蘭姑賢女，兩才忍相厄，願君委曲而成全之。林曰：僕爲蘭因計者，惟力是視耳。旣而林歸白女，女泣然曰：余生疑吾矣，願吾母怨之深，寧能許之？林曰：吾試探其意，乃詣舒家。舒母曰：蘭因久擾姑丈，林曰：寒舍簡慢，僕知嫂念蘭姑，屢勸之歸，不可。今無恙，嫂勿以爲念。舒母曰：孩子任性，乃爾。林曰：周氏子若何？舒曰：亦非可人已遣之。林曰：蘭姑長矣，嫂何以處之？母曰：姑丈勿言，老身腸斷矣。林曰：蘭姑來，僕方知余生無禮，願僕有一言勸嫂，彼雖諸生，實十六七歲之童子，未經閱歷，稍長卽能懊悔。母曰：彼非童心，湖海豪氣，不能勺水活也。林笑曰：彼未解伉儷愛情耳。到其時，剛腸不患不折也。母曰：到其時，恐亦不爲老身折耳。林曰：僕更有一唐突之言，願嫂平氣聽之。彼待命，甥館將及二年，雖未有合卺之名，然內外之防閑，早撤。蘭姑寧復能避嫌者？鸞鳳愛惜羽毛，嫂獨不爲蘭姑地乎？母默然良久，曰：彼書具在，請姑丈觀之，當知老身之不得已也。乃入內室，啓重緘，檢書出授林。林曰：蘭姑言之矣，無離婚語也。母曰：姑丈誠觀之，林受書閱之，竟曰：誠無離婚語。母曰：彼訟棍也，明示離婚之意，而不言離婚之

名。在。法。律。上。無。可。執。之。罪。而。其。心。可。誅。林。曰。卽。以。此。書。論。其。才。亦。見。一。斑。矣。天。下。年。少。多。才。者。必。有。圭。角。耳。母。曰。蘇。子。有。言。凡。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彼。才。誠。非。碌。碌。顧。彼。將。用。其。才。以。爲。聖。賢。豪。傑。乎。抑。用。其。才。以。爲。奸。慝。乎。非。吾。所。知。而。總。之。無。益。於。吾。家。彼。得。志。且。奴。隸。吾。矣。林。曰。彼。誠。太。兀。傲。顧。何。至。是。嫂。試。思。之。蘭。姑。抱。從。一。而。終。之。志。嫂。豈。能。奪。之。乎。母。又。默。然。良。久。乃。言。曰。此。亦。無。難。彼。能。子。吾。能。婿。耳。非。此。無。可。言。者。林。曰。然。則。此。事。可。徐。議。之。且。命。蘭。姑。歸。母。曰。吾。固。日。夜。望。其。歸。姑。丈。回。吾。卽。具。舟。來。姑。丈。試。諭。之。林。曰。諾。旣。而。林。回。具。告。女。且。曰。汝。母。評。余。生。語。頗。不。謬。汝。知。余。生。才。汝。母。亦。非。不。知。余。生。才。譬。諸。兩。人。看。山。一。從。正。面。看。之。一。從。側。面。看。之。乃。覺。其。峯。異。狀。耳。女。曰。余。生。仍。言。婿。母。仍。言。子。不。合。也。林。曰。汝。今。可。以。歸。矣。歸。善。事。母。稍。緩。之。吾。再。進。言。女。默。然。而。罷。

(未完)

## 眞珠箔

## 第四章

泣紅

時。俏。慵。默。然。不。語。欠。伸。露。倦。容。少。年。乃。起。辭。曰。余。坐。此。殊。足。取。卿。厭。當。從。此。逝。矣。

俏。慵。曰。君。去。乎。君。誠。知。趣。哉。特。不。知。何。日。許。再。見。也。

少。年。曰。是。在。卿。意。卿。於。何。日。許。再。見。斯。何。日。得。再。見。耳。

俏。慵。笑。曰。若。然。則。君。之。自。由。權。實。握。於。妾。之。掌。中。矣。呼。之。則。搖。尾。來。叱。之。則。掉。頭。去。甘。爲。奴。隸。之。行。徑。獨。立。性。復。安。在。

少。年。曰。奴。隸。亦。樂。甚。惜。余。無。福。爲。奴。隸。耳。使。文。君。果。當。爐。於。臨。叩。市。而。使。長。卿。着。犢。鼻。褲。當。滌。器。賤。役。固。欲。求。而。未。得。者。卿。其。許。余。執。鞭。乎。

俏。慵。曰。君。去。則。去。矣。君。之。雄。辯。當。施。諸。演。說。台。上。方。足。以。自。豪。今。斤。斤。於。此。妝。閣。亦。無。謂。矣。

少。年。乃。一。揖。退。出。蘭。閨。遇。徐。嫗。於。堂。徐。嫗。曰。君。去。耶。茶。灶。方。生。烟。何。不。一。嘗。陸。羽。之。風。味。

少。年。曰。余。自。願。此。默。神。態。實。足。以。取。憎。於。佳。人。久。坐。益。增。余。愧。耳。

徐。嫗。曰。顧。家。郎。盍。小。憩。於。余。室。余。當。爲。君。借。漢。高。箸。一。籌。追。封。六。國。之。政。策。

少。年。唯。唯。隨。徐。嫗。入。斗。室。中。徐。嫗。拂。椅。延。坐。顧。少。年。曰。君。此。去。曾。約。後。會。乎。



少年曰。余以醒。醒兒得踐佳人繡閣。痴願已足。又何敢圖後會哉。

徐嫗笑曰。君亦慎哉。顧此風月場中。要非神仙窟。欲來斯來耳。

少年曰。余之來。殊足以取佳人之憎。惡愛之實。以窘之余。自當收余之愛。以舒彼之窘。

徐嫗曰。君爲此言。殆因姑娘之利口。有以開罪於君乎。彼遇生客。每喜作此挪揄。君係長者。當恕之。

少年曰。彼之挪揄。實余自招之。於彼又何尤。余正不敢有一點怨彼之心也。

徐嫗曰。然則君之玉趾。復有意於赤壁重游乎。君若不棄。則老婦願力任此運動。管教姑娘。以笑鬻餉君也。

少年曰。佳人之心如柔絲。稍拂之則維。恐中斷。復何忍以余之故。強之以歡容。向張載哉。

徐嫗曰。君勿搗謙。君翩翩年少。不亞張六郎。我見猶憐。何況於彼。今者初次相逢。彼正未識君之多情耳。君姑於明晚來。此中自有佳境。但他日花燭交輝時。莫忘崑崙奴汗馬功也。

少年應而起。徐嫗遂相送出大門。

少年既去。徐嫗返身進重閣。則見俏慵斜屈臂。藕正側身。欹臥湘妃榻上。

徐嫗曰。姑娘玉軀疲倦乎。既然盍展錦衾。以假寐。

俏慵曰。否。我之腦髓。正爲俗客震撼。欲裂耳。

徐嫗曰。姑娘亦程度太高。持此玉尺。以衡量天下。不復有可人矣。卽如彼顧郎者。年青而貌皙。固亦翩翩濁世之佳公子。而姑娘多方奚落。抑又何居。況此傲骨嶙峋。正不宜具於小蠻玉體也。

俏慵曰。老婢誠妄人。年青貌。暫復奚尙。所難求者。心赤耳。不然。陸閱謝覽。亦車載而斗量。如老婢言。則盡人可夫矣。

徐嫗笑曰。姑娘既自命爲孫陽。其亦知顧耶之心。果赤耶。否耶。顧彼之多情。正不亞於熨體荀郎。姑娘萍水初逢。要未能識於牝牡驪黃之外耳。

俏慵曰。彼之心。殆挾於肘下乎。爾又何從而得窺爾之所謂心。赤者不過以年之青貌之暫烘。而得之耳。爾懷間無秦鏡。何作此欺人語哉。

徐嫗曰。姑娘年穉。鮮閱歷。未得觀人之法耳。諺云。欲知心內事。但聽口中言。試一察於咳唾之珠。璣自有如見肺肝之妙矣。

俏慵曰。此論我殊未信。豈以憐香惜玉。幾句口頭禪。遂得謂之多情種子哉。

徐嫗笑曰。姑娘今莫徒作公孫龍。堅白異同之辨。爾挾此方針。以衡人。彼廬山真面目。當不復有所潛形。明日顧耶來。正可設青綾帳。以一餽之也。

俏慵驚曰。彼明日胡爲來。爾又曷以知其將來。子與彼殆有曖昧乎。

徐嫗曰。姑娘何語無倫。次此言。幸加於我老邁人之身。若在侍兒輩。則中菁之言。將不可道矣。俏慵亦笑曰。我措詞誠失檢點。爾莫怪。特崔護重來之說。果何由而至。子當實道其原因。

徐嫗曰。姑娘亦聰明人。何忽作此糊塗語。顧此白藕香中。蝶惹蜂攢。要亦儘人留戀。安得以春風不相識。禁止其溷入羅幃。追逐沾泥弱絮耶。今日者。當捐除一切峻拒之觀念。亦惟磨厲以須。王出而刃斬之。斯

媿妍自別而嘉耦可求耳。若專效息媿之無言禦人於千里之外，又誰復挾心於肘下以作毛遂自薦哉？  
俏慵遂笑頷之不復語。

## 第五章

翌日暮色蒼茫中，少年如約而至，逡巡於戶外，未敢遽入告闈者，而招徐嫗。  
徐嫗出笑曰：痴哉顧郎，何徘徊於此？殆必欲煩老婦之遠迎耶？

少年曰：是固何敢。余實有所詢。顧余昨日之狂狀，曾已得佳人之赦詞乎？

徐嫗曰：姑娘固甚愛君，謂君年少蘊藉，誠天壤間不可多得之人。物君請速入，意中人亦已望斷秋波矣。  
少年曰：媽何誑余。余自顧此蒲柳醜姿，不足以邀佳人之愛，余之所希望者，願佳人一憐余之痴情耳。蓋  
佳人實爲雲中鶴，朝陽鳳，固未許白頸烏啞啞向之作亂噪也。

徐嫗曰：君母多言相見，當自知君此來正如虎頭將軍食甘蔗，亦漸入佳境矣。

少年信疑參半，慢步隨徐嫗入，小心翼翼，見俏慵而負荊曰：昨日之瘋語，實有污卿之聽，聞余歸後追悔  
不迭，請卿其曲宥之。

俏慵舉鳳目斜睨少年，見其衣服麗都，貌濯濯如春日柳，而羞容腴腆，柔婉殊動人憐，乃曼聲答之曰：昨  
妾之語實唐突，君能宥之亦幸矣。君此言適以暴妾之罪狀耳。

少年曰：以余之陋，要不足博卿之唐突，卿不加以擯逐而唐突之，其恩榮也亦大矣。余但求日日葡伏於  
妝閣，享受卿百般之唐突，余之感激當至於涕零。

俏慵。嚙。之。曰。愚。公。之。故。態。復。萌。乎。世。無。逐。臭。如。香。茹。苦。如。甘。者。君。殆。有。嗜。癩。癩。故。作。此。顛。倒。語。耶。少。年。曰。卿。言。誠。然。顧。余。之。嗜。豈。僅。癩。卽。如。卿。肌。之。屑。耳。之。垢。余。亦。實。嗜。之。蓋。愛。卿。之。甚。其。污。穢。已。被。芳。香。所。蒸。而。奪。心。口。間。但。知。有。芳。香。不。復。知。有。污。穢。矣。

俏慵曰。君亦愛妾耶。

少年曰。以卿之豔頑石亦當爲點頭。余不愛卿。復何爲乎。

俏慵曰。然則君之此來。遂足以酬其愛。願乎水中月。鏡中花。亦徒贏得一回之痴望耳。

少年曰。余惟愛卿。故視卿正如座上佛。祇求合掌。皈依。終日得瞻仰於蓮花台下。恰如曹植所謂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且快意耳。又何敢稍涉妄念。以褻尊神哉。

徐嫗聽至此。大笑曰。顧郎之饑涎。誠欲滴矣。姑娘當慎藏。鄭伯之鼎。莫令子公染指也。

俏慵笑曰。彼子公。旣食指頻動。要未可孤負此老。饗子且往。廚間理酒饌。今當作香積。如來施玉粒于婆。

娑。世界。俾。餓。鬼。道。中。之。夜。又。亦。一。嘗。禁。樹。

徐嫗聞命欣然去。

少年曰。卿此舉亦蛇足矣。周顛雖有心提拔。特割牛心以啖。義之殊不知情之爲狀。交於神。正不必泥於跡耳。况蔡方平。擘麒麟脯。又何敢重勞麻姑行酒哉。

俏慵曰。醴酒一罇。藉以暢談心曲耳。君勿固辭。

二人酬答間。徐嫗已掀簾入。侍兒三四輩。相與晉琉璃杯。列珊瑚箸。香醪珍饌。羅桌上。咸欣欣然。注意於。

姑娘之燕客。

俏慵乃延少年坐於左。謂之曰：曼倩飢欲死，今且分劉邦以一杯羹。特葛翁口中飯，謹防其化蜂耳。少年笑曰：天台仙子既以胡麻飯、山羊脯饗劉晨、阮肇，漂母之恩，自不敢忘。卿勿復爲慮也。

少年既入座，徐嫗因曳俏慵曰：姑娘且右坐，豈可使顧郎獨酌且亦聊循東道之禮耳。俏慵雅不欲，但迫於徐嫗之勸，駕無奈側身坐燈下。

時少年捧玉杯不飲，亦不食，目灼灼惟向俏慵之桃腮而注射。

徐嫗曰：顧郎酒冷矣，何呆視爲？豈此酒淡薄不足以沾唇乎？

徐嫗語之者再，詎少年充耳若不聞。近詔之始愕然，返顧忙笑謝曰：否否，余正不勝其濃烈耳。徐嫗復指魚鱠導之下筯，少年曰：余既飽以德，舌底無餘味矣。請媽勿作吳姬之壓酒也。

徐嫗曰：君莫過謙。楚元王之禮酒實爲穆生而設，君今停杯投箸使居停何以爲情？

少年曰：是誠余之罪，第余之胸臆早爲愛之一字膨脹而充塞，要無微隙之可乘，不得不孤負此加餐之美意矣。

徐嫗曰：君誤矣。君愛姑娘正當飽其朵頤，效樊噲受賜鴻門宴之慷慨，方足以表其誠耳。少年笑不之答，仍注視俏慵不轉睛。

### 第六章

俏慵見少年呆呆注目，暗爲竊笑。顧此人殆病狂耶？眼閃閃如餓鷹，大有氣吞雲夢之狀。我之座幸稍遠。

不然將爲彼口中物矣。但聆彼吐屬，要亦纏綿有致，迥異不經之談。殆徐姬曩者所言不幸而中歟。我於此盍一試其癡心。

俏慵因徐轉柳腰，笑向少年曰：君之目力疲矣，妾面猶若面暝，亦復何爲？盍姑飲一杯酒，以振提其精神乎。

徐姬亦順言曰：姑娘之言良是。君今者鷹瞵虎視，以姑娘粉面爲集矢之的，君不患此嬌嫩之香腮將爲君猛烈眼光所射破耶？自當罰以金谷斗數，向姑娘謝罪耳。

少年忙改容致敬曰：狂且語無禮，誤以無知之目污卿龐，願余之心實傾注於愛卿之身，已無一絲之他向，故不覺咄咄逼人，倩雙瞳爲之代表，此酒固當罰矣。

少年舉盞一飲而盡，起向俏慵曰：罰酒若干，請裁判。余縱隘於量，嚴譴固不敢逃也。

俏慵曰：君既承認妾爲執法官，則當下判詞矣。過多恐君不能勝，請盡此百斛桃花聊懲次公之狂狀。少年曰：百斛乎？請速賜巨觥，與其愁而生不若醉而死，死於卿之罰，要亦得以瞑目矣。

俏慵曰：君有何愁？君風流美少，梁鴻之案人爭舉之，可無愁乎？鰥魚君多財善賈，陶朱之術人莫與競，可無愁乎？阮囊且萬頃，田開隆名震於鄉里，三春暉耀，天倫叙於北堂，樂正融融，愁於何有？

少年曰：余之愁正爲卿耳。卿以絕世佳人辱身於淤泥中，一任鶯捎燕蹴，落花無主，煞是堪憐。惜不逢名士韓翃訂交，連理不然，某雖不敏，願以許俊自任，挾此青青楊柳，使珠還合浦，永爲比翼鴛鴦，以一洗余之愁腸也。

俏慵曰君之愚誠不可及矣。夫十里風塵三千粉黛，真真好，虫盡可憐。君非如來，安能百億化身容納此花。月閒愁亦多，見君之不知量耳。

少年曰：否，愁生於情，情所注者愁，卽生焉。而情之所屬，由於交感，故情不能汎愛，卽愁不能遍施。况乎若卿之豔麗溫柔，天壤間能有幾人哉？使余而不知情也，則已。余而知情，安得不爲卿愁死乎？

俏慵曰：君之言可爲辯矣。然虛矯之氣盈篇累牘，妾今當一徵諸實。

徐嫗竊笑曰：姑娘今欲使顧郎之情行諸實事乎？若是則紅闈小酌，當作合卺交杯，快安排九龍帳，以貯此歸耶矣。

俏慵不之睬，謂少年曰：君旣爲妾而工愁，君心中必有若何之計較。君今將翻情天，覆恨海，奏其旋乾轉坤之功歟？抑徒卜燈花占鵲語，以祝願花常好歟？今將種白壁，覓青鳥，酬其水浩魚育之恩歟？抑徒偎深紅，倚淺翠，以博青樓薄倖歟？君自命多情，君試一道其衷曲。

少年曰：卿設此問題，抑亦小覷人矣。卿以余爲狂蜂而浪蝶歟？以余爲朝秦而暮楚歟？年少者每無堅定心，此普通之性質，要不可以例余。至若卿之所詢，則余此時實不能以遽答。蓋鳥鼠同穴，方爲鳥鼠；鴛鴦比翼，乃成鴛鴦。使如蔡京之奪瓊枝，孫秀之求綠珠，旣太煞風景，亦大拂人情耳。

俏慵曰：君旣知單絲之不能爲線，孤木之無以成林，則君惠訪藍橋，呈此黃花雙牘，亦甚無謂。殆欲效申包胥作秦廷泣，抑爲南霽雲立斷指誓乎？微生守信，徒死抱梁君，其若何以自慰。

少年曰：卿休矣。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麝香之烟不熄，不滅春蠶之絲不死，不盡愛之憐之，而情在。

棄之絕之。而情亦不息。尾生之抱梁。豈徒欲以示信於女子哉。情之所至。固有不能自己者耳。俏慵聆此一番之酬答。芳心爲之感。慨擊眉低首。不復能措一詞。蓋俏慵之情至此。已爲彼所感召。而蠕動一縷游絲。不覺由腦底而直颺頰際。霎時紅雲朵朵。飛濺香腮。詎此臚腆嬌容。實有以驚怖少年。而使之忽生無限之惶恐。

少年正舒其犀利之詞鋒。以發揮其深密之情懷。忽見俏慵蓮花欽舌霞影。飛腮眉蹙。疑曠眸迴。若慍諒必。又有失當之辭。有以觸美人之怒。則此刻之薄言往訴。亦自悔其叨絮之可憎耳。

少年亟離席拱手謝曰。狂生無狀。齒舌間咄咄逼人。其罪固不可道矣。此後當捫舌作寒蟬。卿其憐之乎。俏慵目擊此態。不禁爲之破顏。忙止之曰。君其安座。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君自待亦太薄矣。顧此鼻息。是仰則他日於九子魔前。當永作三公跪鬚眉氣。復安在哉。

少年赧然就座。舉止局促。若不自安。惟時以痴目睨俏慵。

### 第七章

時蓮漏沉沉。已報乙夜。錦屏春寂。燈花雙炮。侍兒輩咸偷問他。往惟賸一對玉人。悄然相對於銀缸之下。俏慵因移座傍少年。悄語之曰。君之愛妾。殊深。妾不知所報。未識能許。妾常見於此乎。少年愕然曰。恩詔何敢違。余今當犧牲。一切以聽命於妝閣耳。

俏慵曰。君爲此言。實大舛其理想。妾誓不耗費君一文之纏頭。君若能以月上柳梢。信守黃昏之約。毋被狂風猛雨。間我二人。繾綣深情。則願作鴛鴦。不羨仙亦占盡人間幸福矣。



少年狂喜稽首曰。卿言如珠。卿身如瑜。懷珠握瑜。恐痴人不勝受此豔福耳。卿係天上神仙。莫慢以七寶枕。濫授諸顛狂。郭翰須知彼黃臉。牧牛兒將眈眈。其視以交妬於金絲帳外也。俏慵曰。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臨卣爐上妬花。一任狂風。況妾雖流落教坊。而美滿之自由。權固毫無欠缺。又諍得而越俎。

少年曰。然則余今歸耳。明日珠簾花影中。當謹踐卿約。

俏慵默然。半晌突問曰。君今將安歸。

少年曰。卿問殊奇。鷓鴣之栖商店之外。無別枝。亦惟向仄屋繩床中尋愁夢耳。

俏慵曰。否。非此之謂也。君能否爲妾作十分鐘之勾留。妾之萬千情緒。將藉此以披露於君前。少年曰。卿之絲綸。理當恭聽。百分鐘亦非所敢辭。

時少年重向錦椅中。偕俏慵並肩坐。俏慵以素臂投其懷中。四目流盼。暫時作默。

徐嫗突然至。見之笑曰。天上比翼鳥。人間比肩人。當爲爾兩人寫生矣。

俏慵遽收其素腕。謂少年曰。君去亦良佳。惟曩言毋相忘。

少年方起立。徐嫗笑曳其裾曰。三星在戶。明月滿懷。復胡爲乎行。露徐孺之榻。老婦已拂拭以相待矣。繡床共話。韻事堪追。况史鳳神雞。枕方將倩君題九迷詩。君此去亦太煞風景。

俏慵曰。彼之歸。亦分內事。陳遵投轄。實屬不情。願交紅錦被。固當請公夢中來也。

少年一笑告別。欣欣然出俏慵家。

少年去後。俏傭情致。殊悵悵。因命徐嫗卸濃妝。亟向九華帳內。追逐莊周蝴蝶。俾如許愁情。消遣於栩栩。欲仙之裏。爭奈孤衾如雪。欲睡難安。俏傭至此。始覺得一縷相思。交縈於芳懷。而不能去矣。

俏傭輾轉愁城。無從排遣。忽聽窗外杜鵑啼破一天殘月。淒涼風味。儘毀消魂枕上。淚痕不覺津津。淫濕透。差喜五更殘夢。裏猶得依稀。邂逅被底鴛鴦。應深謝邯鄲仙枕之善解人意矣。

迨乎啼殘妝淚。驚起痴魂。則花韻午欄已闌。一窗鳥語。徐嫗爲之理衾枕。驚曰。珊瑚暈血。姑娘何感之深耶。曩見姑娘常於合歡鏡中。覓紅渦雙暈。閨中少婦。正復不解春愁。今何斑染湘竹。忽效痴情。黛玉勾動血淚。因緣乎。姑娘姑娘。亦當善自珍重。嬌弱珠軀。固不勝煩惱城之魔力也。

俏傭忙自飾曰。余又何愁。不過昨夜夢中。偶有所感觸耳。

徐嫗曰。頃者錢主政曾以彩箋相召。命往烟波館司觴政。此其時矣。請姑娘速就妝。僕夫已載戒。莫貽珊珊來遲之誚也。

俏傭蹙蹙曰。我今日體殊疎懶。實厭此煩劇。子托故却之亦可矣。

徐嫗曰。不可。彼錢某實土豪。於地方上殊有勢力。違之恐有禍。願姑娘姑忍耐此一番之勞頓也。

俏傭無奈。遂匆匆理鬢。珠搖翠鈿。香添羅衣。登香車疾馳以赴召。

俏傭臨去。曾囑徐嫗曰。我往烟波館暫與委蛇。當卽返倫顧家。耶至須命其俟我於閨中。要未可越雷池一步也。

徐嫗笑應之曰。此事老婦自能料理。可毋費姑娘心。姑娘晚歸時。管教以此俊俏郎君獻呈於石榴裙下。

白駒之繫余儘有好手段奏其奇功

異珠箱

未完

十二

## 官僚風流史

蟲天

## 第三回 療妬無方一言中肯 懷春有女兩次跟梢

却說花逢辰方纔坐定。背後有人走過來拉住他衣袖。回頭一看。恰是馬子純觀察家裏一個老管家。花逢辰曉得這管家一則恃老。一則不懂什麼規矩。所以任他拉袖。也不在意。那管家輕輕的叫了一聲。花老爺。又輕輕的說了幾句話。花逢辰心下詫異。道：馬浪蕩的娘子。怎麼已經曉得他男子到了南京去呢。或者不曉得也未可知。但我既和他娘子有中表之誼。此刻自然要去招呼他的。便向趙高兩人道：你們先行點菜。我去去就來說罷。同那管家一齊下樓。走出萬年春門首。又走了數十步。轉了兩個灣。管家便指着前面一輛馬車道：就停在這裏。花逢辰見上面坐着一位中年婦人。一位年輕娘姨。便搶着一步跑到馬車跟前叫道：表妹。你是不是纔從上海來麼。那婦人道：噯。二表哥。你是幾時來的。我此刻纔到。還沒有安頓的地方哩。花逢辰道：前面就是理昌旅館。我也歇在那裏。便叫那管家先把行李送去。交給帳房。再叮囑留去一間官房。管家答應自去。花逢辰又叫馬夫把馬車帶到萬年春門口。自己在後跟着。等到那女主僕兩個下車時候。也就趕到了。便領着他們上樓。恰心裏盤算我那表妹的脾氣古怪。性子直爽。他不管有客氣人在面前。滿肚子裏事一些也留不住。偷然同趙高兩個一塊兒喫飯。把他丈夫的事。嘮嘮叨叨說個不了。還要把那樁事情詰問我個明白。豈不連我的面子也不好看嗎。最好另有空

房間同他喫了飯。就是了。那時已經走上扶梯，便向一個細崽低聲問道：還有房間沒有？細崽搖搖頭道：今天客衆都住滿了。花逢辰把眉頭一縐，只得領他表妹同到先定的大房間裏來。剛進房門，只見高國華和趙邦彥同時站起身來。花逢辰便彼此代通姓名，做個雙方介紹的人。然後請他表妹坐了右手的客位，趙高兩個坐了左手的客位。自己坐了主位，看了看菜單，恰好筆硯盤擺在手邊，先問趙高兩人菜已點好沒有。細崽在旁搶着說道：都點好了。菜單纔交出去。花逢辰此時正拿着一枝筆蘸飽了墨，又取了一方空紙，剛要送給他表妹，叫他點菜。只聽他表妹已在那裏開口道：二表哥，我許久不見你了，有話沒處說，真正氣死我了。你的表姊夫下文還未說出來。花逢辰心裏已經嘩剝嘩剝的跳連忙把紙筆送過去道：請點菜罷。現在時鮮的菜，龍蝦、鱒魚都好，揀你愛喫的多點幾罷。花逢辰原想把這些事隔斷他的說話，要他少說幾句。誰知他表妹仍舊把紙筆送過來道：你喫什麼菜？我也喫什麼菜？你的菜單上多開一份就是了。不瞞表哥說，我是氣飽了。近來兩個月不曾好好喫幾頓飯，人家都說我面龐消瘦得多了。你長久不見，我想亦覺着的。你的表姊夫在前清時代做了一任道臺，總算爬着幾個錢來，等到革命黨起了事，宣統皇帝讓了位，他恰不巴圖上進，就此同那班狐羣狗黨天天打麻雀吃花酒，還有人同他合股開總會，開報館，開客棧，開戲園，他沒有不應酬的辛苦，苦苦掙來的錢，雪片價飛出去，總沒有一件好結巴的人家給他馬浪蕩的結號。一些不錯的咳，馬浪蕩馬浪蕩，近來索性拼了一個二婚頭。此時花逢辰正把菜單寫好，交給細崽聽他說到二婚頭的事，急得滿頭大汗，口裏不住的哦哦……這邊高國華和趙邦彥兩個看着他，表妹口似懸河的神氣，又看着花逢辰發急的樣子，暗暗在那裏好笑。花逢

辰站起來。身到挨他表妹身邊。輕輕說道：「請你不要講了。此地人多難聽，得很停歇到棧房裏，還好講哩。」說罷，假裝着出恭到外面去了。那裏曉得他表妹聽着這幾句話，心裏倒越發暴躁起來。便對趙高兩人道：「女人家的苦處，裝在肚裏沒有發洩的地方，豈不難過死嗎？我的表兄，真正糊塗，他們男人幹得的事，道我們女人說都說不得麼？不瞞二位姊姊說，我的男人要娶那二婚頭，這樁事我的表兄也在暗裏替他出力。現在怕我當面結開他，所以巴不得閉住我的口。我倒偏要多說幾句。」花逢辰此時正在門外竊聽，心裏想道：「他竟公然當着別人說我的壞處，幸虧是趙高兩人不打緊，同自家一樣，他橫豎不顧體面，我也不犯着畏首畏尾，索性認實了，再拿別的話去打動他。」心主意已定，便掀起簾子進去，一眼看見各人的面前擺着一盆湯，兩塊麪包，便道：「菜已來了。」他表妹正一手拿着小刀去切那麪包，恰對着花逢辰微微一笑，道：「你還是不來喫好，我是說要說的。」嘻，花逢辰道：「不妨儘你說罷。」他表妹便道：「你們幹的事，恰瞞不過我，你不要搶嘴。」我先說給你聽，看對不對。」馬浪蕩自從看上那爛污貨，便發癡似的天天去弔他膀子，等到弔上了，曉得他手裏有一筆銀子，便要公然娶他做小，因為那爛污貨不願做小，便許他做個兩頭大，是不是呢？」花逢辰只是點頭，他表妹又接着說道：「爛污貨的前夫一向住在南京，前夫死了，掉下來的家當現在要回去料理清楚，就拉着馬浪蕩全去帮忙，是不是呢？」花逢辰又是點頭，他表妹起初以為花逢辰聽了這番說話，一定要替他丈夫抵賴，恰偏點頭稱是，心下不勝詫異，便索性說道：「我本要趕到南京去找他，既然此地確見了你，我便向你，要人我曉得這件事，你是着實替他效勞的。」他表妹說這話時，恰偷眼看花逢辰的面色，花逢辰倒不慌不忙的說道：「這事是我幫他的忙，但狗咬呂洞賓，勿識。」

好人心。我是實實在在替你效勞。你爲什麼倒不感激我。這樣不明白呢。他表妹紫漲了臉。把手裏一塊豬排向桌上一摔。道：這真奇極了。你的話我實在不懂。誰知這一摔把桌上一個醬油瓶倒翻。檯布上沾了許多醬油。細崽連忙上來收拾。高國華正在喝葡萄酒。忍不住一笑。把酒逼入氣管。大咳不止。側着頭靠到趙邦彥身上。趙邦彥就拉着他一齊走到洋臺上去了。花逢辰恰仍舊帶笑。朝着他表妹說道：你不是要想做官太太麼。這正是馬姊丈做官的一個絕好機會。你還不覺得嗎。老實對你說罷。現在陞官發財的事第一等能手。須要去通姨太太的關節。外人不知不覺。事機恰已成熟了。馬姊丈新娶的二婚頭。你倒不要看輕他。他和凌總長的頭等姨太太。羊秘書長陸總長的二等姨太太。都是從小結拜十姊妹。他姊妹行中要通關節。是極便當的事。馬姊丈在這兩個月內。包你一個民政長到手。那時你便是一個現任的官太太了。我還不是替你效勞嗎。他表妹搖搖頭道：這是憑着二婚頭的本事去弄得來。全是他的勢耀了。花逢辰道：咳。我看你枉在我面前嘴硬。你便這樣沒用。你是正式太太。你只做你的太太。便了。二婚頭雖有天大的本事。馬姊丈雖答應他。算是兩頭大外面的人。看起來終究是偏房。不是正室。你有什么不勢耀呢。他表妹原是極慕勢利的人。聽了這番說話。自然喜歡起來。恰故意不露聲色。把眼睛朝着洋臺上一望。高聲喊道：二位姊姊快進來用菜罷。菜要冷了。趙高兩人連忙答應。恰還忍着笑。慢慢的走進來。花逢辰此時曉得他表妹的心已被他說動了。便道：我們明天要回上海去。你也不犯着東奔西走。任他們在外面做事。你只安心回到家裏靜候好音便了。他表妹道：我依便依你。但是我以後不交好運。只向你說話說着。便瞅了花逢辰一眼。又接說道：我還要問你一句話。你方纔說頭等姨太太二等

姨太太實在不懂。同是姨太太，怎麼又分起等級來。花逢辰笑道：「現在社會上奇奇怪怪的事情，你那麼知道呢？北京有個出售姨太太的秘密，所在上海也有個分所專門售與官場的大凡做官的要娶姨太太一經他們的手，看你出錢的多少合着那一種人物，他便就這種人物裏頭聽你揀選，一共分出四等來。第一等相貌是不用說了，能通一兩國的外國語言文字，能結交外國公使夫人，偷碰着國際上疑難的事，只消他去疏通，通通沒有不成功的。有了這等姨太太，豈不是陞官發財的捷徑嗎？第二等便是賁緣官場的能手，任憑達官顯宦侯門爵府要通個把內線，走條把門路，真正易如反掌的。第三等恰平常了，不過能帮着男人管理家政，或者讀了幾句書，帮着男人開個把女學堂，天足會做些名譽上事，算極好了。第四等那是一無所長，專會花費銅錢，有時趁着男人不在家裏，還要出去看戲文，又麻雀甚至弔膀子，軋頭，無所不爲了。說到這裏，他表妹噙的一笑道：「你不要娶姨太太爲什麼？打聽得這等明白，這種說話恐怕多是你捏造出來的。」花逢辰道：「我是曉得你不相信的，但這些話捏造不捏造，都不關緊要。我要問你，明天究竟回上海去不呢？」他表妹道：「我纔說過依你回去，你還這樣發急麼？這時候菜已喫完，細崽端上咖啡來，大家喝了幾口，花逢辰便取出鈔票來，完了菜帳。他表妹就全他娘姨下樓上馬車到理昌去了。花逢辰又叮囑趙高兩個幾句話，讓他們進閩門去，自己也回理昌不題。且說馬子純原是浙江仁和縣人，年紀雖只有四十左右，在滿清末年間，已經做過一任湖北荆宜舒道，除去孝敬上司，還多着十幾萬銀子，卸任之後，回到上海，住了三四個月，便值革命黨起事，滿清覆亡，他深恐回到內地不免被人敲竹槓，就在英租界鼎新里租了一所公館，起初還是同那班舊官僚敘敘舊情，說說苦惱，後來



要。想。在。上。海。立。定。脚。跟。去。結。交。那。班。商。界。滑。頭。做。幾。種。滑。頭。生。意。倒。花。去。了。好。幾。萬。銀。子。後。來。又。見。新。黨。中。人。分。了。幾。派。互。相。傾。軋。舊。官。僚。中。很。有。幾。個。出。山。重。理。舊。業。的。他。又。不。免。動。了。官。興。同。他。相。識。的。人。因。爲。他。心。思。最。活。件。件。事。體。看。得。好。不。管。成。功。不。成。功。都。要。去。做。的。所。以。送。給。他。這。馬。浪。蕩。的。徽。號。看。官。須。曉。得。馬。子。純。的。性。格。雖。極。風。流。相。貌。雖。極。個。儻。可。惜。有。懼。內。的。毛。病。所。以。手。裏。雖。然。有。錢。又。久。住。在。上。海。心。裏。渴。想。娶。一。位。姨。太。太。恰。遲。遲。不。敢。下。手。不。過。在。花。天。酒。地。中。混。鬧。而。已。一。日。午。後。七。句。鐘。正。在。清。和。二。絳。雪。樓。處。喫。酒。忽。然。來。了。一。張。請。客。單。馬。子。純。一。看。是。花。逢。辰。請。他。到。大。舞。臺。看。戲。他。便。答。應。就。來。等。到。席。散。一。看。時。計。已。有。九。點。鐘。光。景。連。忙。披。衣。出。門。跳。上。包。車。到。大。舞。臺。來。走。進。第。一。排。第。三。間。包。廂。內。花。逢。辰。已。在。那。裏。恭。候。久。了。彼。此。招。呼。坐。下。那。時。臺。上。正。做。武。場。戲。鑼。鼓。喧。天。喊。聲。震。地。鬧。得。同。坐。之。人。不。能。講。話。馬。子。純。原。不。喜。歡。看。這。種。鬧。戲。游。目。四。看。忽。然。回。過。頭。來。見。貼。鄰。的。包。廂。內。坐。着。兩。位。很。時。髦。的。女。人。左。邊。一。位。年。紀。不。過。二。十。歲。恰。濃。裝。艷。抹。鼻。上。架。着。金。絲。眼。鏡。襟。上。挂。着。明。珠。一。串。旁。邊。一。個。娘。姨。拿。着。一。隻。金。鑲。烟。嘴。替。他。裝。烟。右。邊。一。位。穿。素。的。年。紀。約。摸。花。信。之。數。一。張。鵝。蛋。臉。兒。雖。然。脂。粉。不。施。覺。得。明。眸。善。睐。天。然。斌。媚。身。上。穿。的。係。新。式。白。羅。緞。衫。子。那。副。鈕。子。全。是。黃。豆。大。的。金。剛。鑽。鑲。成。知。道。不。是。尋。常。人。家。出。來。的。當。馬。子。純。轉。念。的。時。候。眼。光。全。注。射。在。穿。素。的。女。人。身。上。穿。素。的。女。人。那。坐。位。與。馬。子。純。只。隔。着。一。重。欄。杆。也。時。時。偷。眼。看。馬。子。純。後。來。覺。着。馬。子。純。是。目。不。他。瞬。瞬。朝。着。他。似。發。痴。的。樣。子。也。索。性。轉。過。頭。來。四。目。對。視。約。有。一。二。分。鐘。的。時。候。那。女。人。便。嫣。然。一。笑。又。回。過。臉。去。這。個。時。候。馬。子。純。的。魂。靈。已。不。在。腔。子。裏。頭。了。隨。後。臺。上。演。的。是。賈。璧。雲。的。遺。翠。花。呂。月。樵。的。戲。迷。傳。滿。場。喝。采。之。聲。不。絕。馬。

子純恰全然不知。只顧和那女人眉來眼去。花逢辰在旁邊早已看出來了。暗裏把馬子純衣角一扯。馬子純回過頭來。花逢辰附着他耳朵輕輕說道。今天不是請你看戲。是請你來弔膀子。你曉得這兩人的來歷麼。馬子純把頭一搖。心裏轉念。花逢辰說這句話。或者已知道兩人的來歷。便設法去探他的口氣。花逢辰只是笑。馬子純心裏越發如熱石頭上。螞蟻一般停了一歇。花逢辰又故意挑動馬子純的心事。看他怎樣便輕輕說道。你若弔得上這穿素的女人。將來就是陞官發財的門路。馬子純發急道。請你老實說了罷。不要這樣吞吞吐吐。叫人難過。花逢辰道。兩人中我也只認識一人。到了明天。我就可以都曉得了。再回報你罷。馬子純道。你不肯說。我也有本事調查出來。花逢辰道。調查也容易。但是要想喫天鵝肉。只怕不找到我不成功。正說着。那邊兩個女人已立起身來。像要走的樣子。旁邊兩個姑娘連忙把橫板上的千里鏡烟嘴食盒等許多什物收拾起來。馬子純便對花逢辰說道。我要少陪了。花逢辰曉得他一定要去跟梢。也就不去留他。這個時候帶眼鏡的女人還朝着花逢辰微微點了點頭。像告辭的樣子。馬子純正在匆忙之際。那裏看見只慢慢的跟這兩個女人下樓。等他們上了馬車。便跳上包車。只向車夫努一努嘴。那車夫早已會意。便很命的跟着跑去。由三馬路穿到四馬路。復轉到大興街。到了孟淵旅社門首。那輛馬車早已停下。帶眼鏡的女人全一個姑娘走下車來。向旅社裏進去。穿素的女人恰仍舊坐在車上。那馬車復轆轤的向前跑了。馬子純的包車一直跟過東新橋。又穿過法大馬路。到了壽星里。二弄口。纔見馬車停下。馬子純的包車也就停下去。相去不過咫尺間。穿素的女人纔下車來。已一眼看見馬子純立在旁邊。恰對着馬夫說道。明天仍舊這時候放過來。夜頭還要到鳳舞臺去哩。馬夫答應。

時那女人已跨進弄口。走到第二家石庫門前。那娘姨已把門敲開。主僕二人一齊進去。把門關上。聲息全無。馬子純此時一無希望。恰還在弄內踱來踱去。一會兒又轉到後門口去兜一轉。那扇後門也關得緊。騰騰的要想找個人問問。這家姓什麼。一共有幾個人等了半句鐘。那弄內的人家都靜悄悄。沒個人影兒。進出一團高興。弄得無精打彩。只好仍舊坐車回去。一路心上打算。忽然想起方纔那女人對馬夫說這句話。是明明叫我明天到鳳舞臺去候他。真真聰明一世。懵懂一時。想到這裏。恰又快活起來了。家中一宿無話。次日也不去找。花逢辰眼巴巴的等到天晚。便到鳳舞臺去踐約。走進包廂對着案目說道。我現在隨便坐坐。停歇要掉換坐位的案目道。有空位儘你掉換。他從七句鐘等至八句半鐘。果見那穿素的女人來了一看。不好。仍舊和那寓在孟淵旅社的女人一起來的心裏想道。這是什麼意思。他既然約了我。爲甚麼不一個人來。礙手礙腳不好。同他扳談一面。想一面。已走到那兩個女人所住的貼隣包廂裏坐了。依舊吊起膀子來。等到十一點多鐘。兩個女人回去。他依舊跟稍。跟至壽星里弄口。那女人也依舊對着馬夫說道。明天禮拜六晚上要到新舞臺去哩。說完這句話。頭也不回。全着娘姨走進屋子。把門關好。馬子純恰依舊落空心下。不勝詫異。想這女人怎的似有情似無情。但是不到黃河心總不死。又想住在孟淵旅社的女人。究竟是那一種人。爲何他倆這樣的親密。明天倒一定要去打聽打聽。好在孟淵旅社裏有一個茶房。是馬子純熟識的。次日便去找那茶房。告訴他怎樣一個人品。怎樣裝飾。天天晚上坐馬車去看戲的。是那一家。的家眷。從何處來的。那茶房道。這是住在八九兩號頭等官房的。就是出使大臣凌世璜的姨太太。咧凌大人從英國來在上海耽擱幾天。就要進京去的。馬子純聽了。登時省悟。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上海孽史

第四回 報紙收回卜美風討好

翻戲猝遇袁世寶遭瘟

話說袁玉寶的秘史。自被炎炎報登了出來。一時傳聞殆遍。世寶的密友何潔甫。剛才望平街閒玩。聽得十分親切。買了一份報帛。飛也似的到袁世寶公館來。氣喘吁吁。和那家人道。世翁起身沒有。快快請他升帳。我有要事相商。家人知道。何先生原是密友。不敢怠慢。就上樓請世寶起身。原來世寶因昨晚和賴錫卿運動事情。去了二三百番。心上不免有些懊惱。一夜不曾安眠。聽了家人呼喚。連忙離床盥洗。上樓道。潔弟。你今天很早。可有什麼要幹。潔甫左右一顧。正欲開言。世寶恐前堂不便談心。全他到女客堂裏去。潔甫方進內堂。一眼瞧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風鬟霧鬢。素面纖腰。見了潔甫。進去慢慢的立起身來。潔甫不覺吃了一驚。立住了腳。不肯進去。世寶笑道。這就是我舍妹玉寶呀。不用迴避。你只管進來。回頭又向玉寶道。這是何叔叔。見個禮兒。玉寶便一鞠躬道。何叔叔請坐。潔甫聽那嬌滴滴的聲音。如那乳燕呢喃。新鶯婉轉。一般呆了半晌。一句話兒。說不上來。定了一定神。見玉寶退了出去。方纔怒氣沖沖道。戴法螺的混帳東西。可惡的。了不得。口說無憑。倒也罷了。他還捕風捉影。將令妹事。驀地的登了出來。

這還了得。一面說，一面就在插袋裏拿出一張報紙遞去。世寶略看一過，便道：「潔甫弟，煩你到賴錫卿家裏去走一遭，喚他快來。潔甫原是直爽的人，不暇問找他什麼事，便一口氣跑到錫卿家中。錫卿的髮妻沈愛梅沉臉問道：『你找何人？你到我這裏則甚？』」潔甫道：「我特來問他可在家裏。」沈愛梅道：「他是誰？我不明白你的話。」潔甫也覺得自己鹵莽，漲紅臉答道：「找錫卿呀。」沈愛梅道：「你昨天不來，今天却來找我，難道你不知道他到杭州去嗎？」潔甫道：「果真嗎？」愛梅道：「我豈打誑的人？」潔甫不等他說完，便向外就跑。不一時，回到袁世寶處。世寶道：「費神得狠。」錫卿一全來了嗎？潔甫道：「事有湊巧，他今天趁早車到杭州去了。」世寶拍桌大罵道：「賴錫卿你好無賴。昨晚騙我三百塊錢，不替我運動事情，斗然往杭州去快樂逍遙，我不怕你。老賴圖賴的你老賴有經手的道契在我這裏，恐怕你得不償失了一時，又怒又加上氣急，在客堂裏踱來踱去，好似發瘋的一般。忽然聽見外面的人聲嘈雜，走出外堂一望，只見卜美風、蔣幹臣二人手中拿着報紙，一大摺從車上跳下來，額上還流着珠顆般的大汗，同聲說道：『世翁，今天炎炎報可曾瞧過嗎？』世寶無精打彩的答道：『已瞧過了。如今酒肉朋友是萬萬靠不住的。』卜美風道：『這是什麼講呢？莫說他人，我和世翁也是朋友，難道今天的事幹錯了嗎？』說罷，就將兩摺的炎炎報放在桌上道：『世翁請看。』世寶一瞧，都是當日的炎炎報，心內暗暗詫異。此刻八點鐘沒有敲過，卜蔣兩人從那裏搜羅這許多報來，忙陪笑問他根由。幹臣就將耳聞炎炎報登你世翁家裏的壞話，我們忝在知交，就將那今天的報一一收回的事細說一番，并調查炎炎報每日祇印一千份，現已收買九百十二份，餘還散在外面，一時不及收回。我知道美風處送報的黃阿二，他狠貪小的，我已出三只銅元一份，委他趕緊收回。他道：『南市尚未發出，儘可

竭力担任。世翁你請寬心。包管你搜羅無遺就是了。世寶道：你們兩位真正是熱心待友。叫我如何報答呢？話猶未完。黃阿二已將炎炎報送在美風面前。世寶喜出望外。親自點過。只少三四份。說道：不去管他。幾張散在外面。也不妨甚事。黃阿二你拿三塊錢去罷。黃阿二連連稱謝而去。看官們在下向來讀書。不求甚解。小報更如過眼雲烟。那袁玉寶歷史。原道這回分解。今被黃阿二儘數收回。把一件好好的小說。資料憑空打斷。在下也無法可施。不能空中樓閣了。如今按下玉寶。且說袁世寶打發黃阿二後。忽然兩眉一繃。和美風幹臣道：千份炎炎報紙。仗二兄法力收回。固屬感激萬分。只是戴法螺不肯干休。明日重登一回。這不是欲蓋彌彰嗎？依弟愚見。還是和法螺招呼方好。美風道：世翁真有六轡在手。一塵不驚的本領。弟等萬萬不及。此事不宜過遲。就和幹臣去找他爲是。說着就雇了兩部人力車。催促車夫快走。不多一會。早到了相元弄。跳下車來。一家一家的門牌數去。數到十七號。便推門進內。那門鈴一响。早見一個老人大踏步出來問道：你是找誰？美風等說明來歷。那老人便伸出手來。問他要張名片。美風把手在衣袋裏去一摸。把腳一頓道：該死該死。名紙都忘帶出來了。你只和戴先生說。有蔣二人要見。那老人走了進去。不一回。法螺出來。握手問好。美風長嘆一聲道：法翁於今道上。擲掄兒原是尊前嫵媚人。二句見前

葉堂文集 你主政報館有年。諒知此中鬼蜮。何以袁世寶的事情。竟委賴錫卿去幹呢？如今錫卿已在世寶處騙洋三百元。往杭州去玩了。你還抬頭想吃天鵝肉嗎？弟等恐傷兩家惡感。方才已將貴報。用重價儘數收回。奉勸法翁。以後不可爲虎作倀。法螺原因候了錫卿一夜。心裏十分焦灼。現在又受美風搶白一番。不覺老羞成怒。道：我們小報主筆。也算是洋場的才子。有秘密事情。發現真是做報的絕好資料。今天做

報既爲二兄收買淨盡。還有原稿在此。明天不妨再登一回。并加一短評好給大家注意。瞧瞧一面說一面拿紙墨筆硯。忽聽得背後有人叫過法翁。你休這樣。法螺倒吃了一驚。回頭看時。却是史卓雄。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來的。却立在這裏。卜美風蔣幹臣齊聲說道。卓翁來的狠好。世寶的家事。法翁面前全仗你大力了。卓雄謙遜一回。從從容容的坐下說道。法翁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二句見原通韻方才說的事。情還請法翁賞我們的臉。明天不必登出。有傷感情。我和美風等到世寶處會商。世寶原是個玉磬聲。徹金鈴。個個圓的人。晚間定有好音回覆。這不是俗語說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嗎。法螺捫心一想。昨晚我上錫卿老大的當。現在卓雄等又來刀切豆付兩面光。萬一看錫卿的榜樣。豈不是我兩受損失嗎。不如和他全去方好。想罷。就和卓雄道。卓翁饒人不是癡。過後討便宜。我們後會有期。既承卓翁等相勸。世寶家裏的事。儘可通融辦理。就是訪員來質問。不登的理由。我也有相當的對付。不過中秋節近。需用很多。卓翁明人不必細說了。大家笑了一回。法羅就和卜蔣三人。同到世寶公館。世寶見法螺趾高氣揚。狠有小報主筆的牌子。心裏委實可恨。無奈妹子的歷史。又有密切關係。重登與否。他也狠有主權。只得恭維幾句。一紙風行的話。法羅欠身道。過蒙獎飾。愧不敢當。敝報雖銷路日廣。但資本有限。日內異常困難。這事已與卓翁等道及。世翁可有意維持嗎。世寶道。忝屬知交。儘可担任一二。法翁你請少坐。我和卓翁等略談數言。卽來奉陪。就招呼卓雄。到東廂去。只啣啣嚶嚶。不甚清晰。美風幹臣微微點頭。一不作聲。只聽卓雄道。世翁小孔不補。大孔叫冤苦。法螺知己入彀。暗地好笑。又見世寶上樓片時。就匆匆下來。手持一束鈔票。附着卓雄的耳朵道。這些小敬。費神轉送法翁。心理雖十分惱。面上恰似無事一般。這時卓雄已

將鈔票當面點過。計有三百番。隨手納在袖裏。到法螺面前。具道來意。法螺佯作驚訝。並搶步到世寶處。拱手道。世翁才來拜訪。叨領盛情。以後總當圖報。世寶道。法翁區區微意。不算什麼。以後的事。還托包容。這個法羅連聲道是興辭而出。卜美風蔣幹臣。見這事有良好的結果。也即別去。獨史卓雄因今天已是廿七前晚。候那女友借款。沒有遇見。就向世寶借些銀錢。月底開銷過去。那知世寶再四推辭。一毛不拔。氣得史卓雄目瞪口呆。眼睜睜的看著袁世寶的臉兒。看了半晌。心上說不出的十分懊惱。暗想我也算是老上海了。今天爲世寶周旋這事。希望可以帮忙。不料竟有這種不知好歹不通世故的糊塗虫。待要和他吵鬧。却又自己情願帮忙的。說不出什麼來。只得口內說道。罷了罷了。你屋頂上開門。總算狠有卓見的。你世世保存你的銀錢就是了。說着頭也不回的走了出去。心不耐煩。一氣跑到炎炎報館裏。找尋法螺。法螺天生好賭。現在平空有三百番橫財。到報館內拿舊時的繁華遊戲采風花世界各種小報。糊裏糊塗的。剪了幾種。交給手民。匆匆到總會裏去了。史卓雄恐怕法螺賭品不好。向來不肯認輸的人。偷然孤注一擲。依然兩手空空。我如何向他商量。不如趁早趕去。還可隨數通融。因此雇了街車。趕到總會。只見那總會房密如蜂。人聚如蟻。正中安一方桌。一人坐在中央。定睛一看。原是視野芝。一手摸牌。一手執骰子。色舞眉飛。精神百倍。包崑懷等也興高采烈。立在桌角帮忙。忽有不可思議的怪聲道。上活。上活。一剎那間。骨牌的聲隆隆。銀洋的聲鏘鏘。有的手舞足蹈。有的垂頭喪氣。忽見法螺在內。史卓雄高聲道。法翁。我有話講。說着。只見法螺得意洋洋。從人叢中鑽出。卓雄握着法螺的手道。財氣很好嗎。法螺道。托福托福。兩人就在門房間內。不知商酌的什麼話。但聞史卓雄一聲道謝。含笑而去。法螺因打斷賭興也。



回到報館去了。不題。却說袁世寶自史卓雄去後。還在那噤哩咕囉的一個人說道。這個老卓的混蛋。真是個勢利的東西。你起先要向我借銀。便那樣的巴結。後來聽見我道銀不湊手。就登時的板轉面孔。走了出去。還奚落我屋頂上開門。狠有卓見。你想樓外樓屋頂花園。尙且憑着電車升降。什麼我們屋頂開門呢。這句話兒。可惡不可惡。況且賴錫卿係你老卓最知心的一個狎友。恐怕沒有到杭州去藏在你成璧里的家裏也。未可知。你還要向我借錢麼。袁世寶自言自語的罵了一回。也沒有人去理會他。只好罷了。只說史卓雄氣沖沖的跑到自己家中。把這件事情對家人申說了一遍。自己也不由的好笑起來。道我自生以來。沒有如今天熱心辦事的。這真是破題兒第一遭。他世寶偏好心犯惡意。瞧我不起。這真是如陳叔寶全無心肝了。說罷。便倒在楊妃榻上。沉沉睡去。後來這事被代興傳到裘氏耳裏。好不把史卓雄大大的埋怨一番。這是後話。暫且不表。單說史卓雄受了袁世寶的悶氣。一連數天。沒有興致往外間玩。那一天想到狎友賴錫卿家中。問個的信。恰好錫卿的表弟范天蔭也在伊處。多時沒有相見。如何得意的套話。不免敷衍一番。後來道及錫卿的事。兩人詫異不止。就喚沈愛梅出來。問道。錫卿出門去。可拿什麼東西。愛梅道。沒有。只見他洋夾裏有整整齊齊的票子二三十張。臨行的時候。他給我一張。叫我到萬生烟紙店去兌洋家用。現在還沒有去兌。史伯伯。請你看。可有幾元。史卓雄看是拾元。就和那表弟范天蔭道。令表兄發注橫財。做兄弟的也歡喜無量。像世寶這樣的人。恨不得再有令表兄去放大大水。方洩吾胸中的恨。天蔭大驚道。世寶和你也是朋友。什麼說出這話來。史卓雄道。老兄有所不知。遂將世寶的事情。原原本本細說一番。天蔭道。卓翁請暫息怒。十日內管教你的氣銷化無形。卓雄道。可有

什麼法子。天蔭道：「你不去管他，我自有了法子對付。」史卓雄仍莫名其妙。天蔭一聲告別，揚長去了。史卓雄雖是弔膀子，獨一無二的手段。然而朋友妻不可嬉，二語時時記在心上。所以從天蔭去後，他也不便久坐。招呼沈愛梅關門，也就出來。信步走去，不竟已到報館門口，抬頭一看，方才錫卿的表弟范天蔭正和戴法螺在門前閒談。相見之下，歡喜萬分。邀入主筆房內坐下。法羅道：「兄弟前幾天的事，承卓翁十分幫忙，心上至今不安。方才和范天蔭在門口閒談，也是爲卓翁的事情。兄弟正在想個方法，恰好卓翁前來。這正是無巧不成事了。我們快快磋商進行方法，叫袁世寶的銀錢，雙手奉敬過來。史卓雄聽了這番言語，正中下懷。看官，你道這范天蔭是誰？原是上海有名的賭精，不論番攤、四門攤、天地人和攤、牌九、麻雀，下至幹子寶、四子猴、趕老羊等，無不神通廣大。權操必勝，什麼抽頭呀、帶龍子呀、借花獻佛呀、捉野豬、還願呀、這等久賭不輸的方法，沒有什麼希罕。他還有翻天印、三翻身、鴛鴦分水、劣馬橫鬚的種種手段。以及孔明燈、上藥工、豬腦壳對腳報的種種器具，無論初出茅廬的賭鬼，受他虧累不淺。就是前清的賭界五虎，將見了范天蔭，也要退避三舍。你道利害不利害呀呢？閒言休題，且說史卓雄道：「世寶生平最好女色，如今已在太平里十四號吊了姓溫的婦人，他已入財，兩得曾有再不弔膀的宣誓。這一方面的事情已屬萬無希望。至論到賭博一項，他除牌九、麻雀以外，概不預聞。牌九去年因輸掉七千金，至今不敢出手。前日我內弟裘志升約他消遣，他滿口謝絕。只麻雀還不時玩玩，一百塊底的，他又不肯入局。如何是好？」范天蔭道：「只消他能夠和我們不時叙叙，我自自然有法子牢籠他。」卓雄道：「這就妙不可言了。但兄弟那天已和世寶衝突，不便出面，還是請老兄全法翁去罷。」法螺道：「這也使得。後天是舍弟定勝的文明結婚。」

## 第

## 四

## 期

明晨下一張帖去。請他兄弟二人觀禮。他是好興的人。不必三請諸葛亮。包你三脚兩步的來了。范天蔭道。此計最妙。光陰迅速。倏忽已到後天。袁世寶如期全弟財寶。到相元弄十七號戴法螺家去觀禮。腰間還帶了一百元鈔票。擬酒席散後。或者逢場作戲。那知法螺已和他的朋友做成圈套。可憐袁世寶獨自睡在鼓裏。當時和財寶到法羅家中放眼一看。華堂上銀燭輝煌。又裝了一支絕大的電燈。照耀如同白晝。滿堂陳設。尤精雅絕倫。不由的暗暗叫好。正在詫異。戴法螺已到面前。領了世寶兄弟。踱進客廳。范天蔭包崧懷也上前招呼。法螺接待世寶。加倍親熱。世寶本是好賭的人。寒暄數語。就冲口道。法翁。府上貴客很多。我們東來西去。如散錢無串。也不是道理。不如上場鬪牌罷。法螺道。很好很好。不過諸位餓着肚子上場。兄弟問心不下一言未了。戴定勝已出來招請衆客進內廳喜筵。世寶入席。開懷暢飲。酒量不覺過度。約有兩個鐘頭。方才散席。同到鬪牌房。桌子已安排妥貼。眼光一瞥。三張卓子。別客已一一坐定了。袁世寶大失所望。財寶見他哥哥不甚滿意。恐怕帶了酒意。鬧出亂子來。上前說道。哥哥。明天有事。我們還是做旁觀的好。世寶這時使著性子。如野馬無韁。那裏收勒得住。東張西望。忽見東廂內牌九上場。就趕了過去。見大家動起手來。都是一百塊一道的。暗想。我只有一百元鈔票在身邊。萬一連吃幾條。豈不是空手攔在桌上。面面相覷嗎。照這樣看來。還是作壁上觀的好。後又轉念一想。我前天受了戴法螺和賴錫卿的大當。花去了五六百番。今夜正好贏他一注。若錯過了這個機會。以後在法螺家再有這樣熱鬧。可就十分爲難了。況且我身邊還有莊家的支票。愁他什麼。袁世寶正在躊躇。不料早被戴法螺看出。眉眼。接着說道。世翁。今晚怠慢的狠。一時不及奉陪。明天請來雀叙。世寶道。法翁吩咐。小弟無不遵命。但

今晚酒興很濃。就是不又麻雀。這三十二張。小弟也略知一二的。法螺就轉口道。小弟恐時候太晚。世翁的尊夫人。有勞久待。且怕世翁精神不繼。既然興致狼佳。這小小玩意的牌九。不妨消遣一二。世寶這時心在牌上。隨即全財寶坐下。自己懷中掬了一掬。因先拿十元鈔票。給與財寶。叫他應應門兒。財寶偷眼一看。做莊的人。原是范天蔭。不覺吃了一驚。就牽了世寶的衣角。站起身來。退入堂邊。附着世寶的耳朵。道。哥哥。那坐在上門狹長的面孔。可認得嗎。這就是倪柏伍呀。坐在天門的短大塊頭。可認得嗎。這就是甄溫森呀。他們要想贏做莊的錢。你看不上。一刻。都要被做莊的贏去了。哥哥像范天蔭的人。總須格外留意才好。幸而我在這裏不怕他們弄鬼。但我要停止哥哥也須歇手。萬不可一氣賭下去。輸了錢還要被人笑話。財寶招呼世寶。那知道世寶毫不介意。不過半點鐘時候。連現洋贏了七八百元。財寶也贏數十元。早已站起身來。立在哥哥背後。世寶見財寶起身。正想歇手。無奈存心太狠。想拿莊家的錢輸盡。果然天從人願。莊家一錢都沒有了。世寶方才拿六百元鈔票。點過。納入袋中。仍餘一百九十元。包在方格的絲巾裏。正要告辭。戴法螺看見。搶着道。你們昆仲兩位贏了。就走。太小觀。莊家沒錢了。袁世寶一面笑着。一面說道。好好。如今儘我絲巾裏包着的。再賭一回便罷。大家齊聲道好。獨袁財寶正色止住道。哥哥。你可是忘記了。明天有事嗎。還是早些回去。明天才能辦事。法螺道。令兄今夜風頭極利。你何必這樣掃興呢。財寶道。賭博總有輸贏。贏了不歇。終有輸盡的日子。說罷。也顧不得世寶。頭也不回去了。袁世寶等了財寶去後。就向法螺道。舍弟鹵莽的狠。方才開罪的話。請法翁不必介意。我們放胆再賭一回。法螺道。狠好狠好。不過世翁初次不必多壓。看那門出了眼子的時候。放他一大注。包你贏上加贏了。世寶笑道。

## 第

## 四

## 期

法翁指教。仗你福庇了。大家說笑一回。這時甄溫森倪柏伍。因輸去不少。也盼望這次翻本。就催促范天蔭等坐下。天蔭道。何必焦急到這個地位。甄溫森道。你沒有聽見敲過兩點鐘嗎。像你肉骨頭敲銅鼓。常常昏昏冬冬。到天亮也不妨的。我和倪哥還要回家哩。范天蔭道。你們沒有姘頭等着呢。忙什麼。這時天蔭看見對手的漸漸散去。知道袁世寶和甄溫森倪柏伍是個門外漢。就放出翻天印倒脫靴的本領。將骨牌攤開。重新切理。果然不上二刻。世寶將贏的盡行輸去。本錢一百元。也行輸盡。正懊悔得了不得。那莊主嘲笑道。世翁。可是沒有本錢嗎。我可借與你。袁世寶聽了這奚落的話。就怒氣勃勃。從袋裏取出莊票來道。這是甚麼東西。莊主和大家一看。原是一本莊家的支票簿。就含笑道。既然如此。請再賭一回。如果風色不利。我們可以不接連下去。這句話激起了袁世寶。就此不管三七二十一。糊塗賭去。袁世寶雖然也有一二注贏的。無奈那莊主原是牌九活手。略一作怪。袁世寶的銀子。又到那莊主身邊去了。其餘像甄倪等賭客也早空手而回。只有袁世寶呆呆的兩手撐頭擱在桌上。大約已輸去三千多銀子了。莊主見人散了。緩緩的拿起那票子來點數。戴法螺忙將烟袋遞與世寶說道。世翁。今晚手運不好。任是少也會輸的。還是明天再來罷。袁世寶連烟袋也不接。就此出門而去。那姓溫的女人忽然見世寶回來。連臉色也變了。非常詫異。再三問他。世寶絕不作聲。裝作酒醉一般。後來代世寶解衣。見兩袋裏空空如也。便大聲道。我今天叫你兌金鐲。兩雙爲何。鐲不兌來鈔票。又不見了檢點。支票又扯去數張。立刻焦急起來。喚醒世寶。細問根由。欲知袁世寶如何答覆。且看下回分解。

## 女界新聞

本埠

## 盛宣懷之嫁女

前日張園安壇。爲林盛兩家結婚之期。婿爲台灣林姓。卽閩中富人林維源之孫也。維源祇有孫二人。家產共一千六百餘萬。盛婿分得其半。每年息金可得六十餘萬。維源以開辟荒地致富。中日之役。台灣割歸日本。林以資產之存在。故留居於此。日人頗優禮富人。於林氏則認爲貴族。不與齊民等列。不作額外之苛求。創有辦糖廠兩所。受法律之保護。得享專利。其待遇林氏。可謂周至。此次婚期。本定于本年七月某日。至期。婿不如約。外人之謠言大起。謂婿固天閹。實不能來。宣懷大窘。因電促之。電詞有鐘漏向盡。遲恐不及。見小女之于歸。向平未了。死不瞑目等語。乃電去而婿果至矣。婿年不過二十許。外表則碩大魁梧。一偉丈夫也。至內蘊所在。則惟個中人自知之。盛氏粧奩之豐。窮極富麗。爲上海歷來所未有。金桌面。有十六副之多。新房兩壁上。掛有喜慶等語。均以圓大新光之珠。盤結成字。入其室者。電光珠彩。照耀人目。不可逼視。卽就所市舶來品計之。亦當值十萬餘金。以富繼富。非所謂錦上添花耶。如以此款辦一工廠。則無數貧民。從而受惠矣。噫。

## 查拿女亂黨

滬上軍警各領袖機關。昨奉馮上將軍轉到緊要密電一通。內開准統率辦事處電開近據內外偵探報告。逃亡海外各亂黨。野心未遂。種種鬼蜮。層出不窮。現由日本遣派女子五十八人回華。分赴上海天津漢口北京等處。作間接運動之媒介。查此項女子或曾充女子同盟會會員。或曾入社會黨及女革命團。故大半截髮。作不倫不類之裝束。請飭分別嚴拿查辦等情。鄭鎮守使接電後。即傳徐警廳長到署。着即分飭各區一體查察矣。

### 上海醫院之紀念

昨爲上海醫院開十週紀念大會之第三日。其開會秩序。擬定准於午後一時開會。到者有男女賓數百人。至旁晚始散。所有今屆四年級男女學生名次列左。第一名男學生呂復素。第二名女生葛成慧。第三名女生張湘紋。第四名男生吳士伶。第五名女生朱昌亞。第六名女生趙競志。又女生黃碧如。又男生徐鳴義。第七名女生朱慶華。第八名女生姚靄峯。又女生許玉書。第九名女生成嘉蓉。第十名女生徐倫。又女生金慰章。第十一名女生顧寶瑛。第十二名男生張世楷。第十三名女生吳舜芝。又女生金夢琴。旋由張監院特請德國克禮醫學博士。爲全科面試口考。兼內科筆試。請葉理衡醫生爲外科筆試。閱卷兼學筆試閱卷。又請關醫生代克禮醫生爲內科閱卷。

### 湖北

### 蔣翌武之孽緣

嘯雲

蔣翌武在鄂掌握軍權時。勢燄頗盛。在漢陽有諛姓姊妹二人。美於姿態。蔣見而悅之。欲納爲小星。托人

示意於誑。二女固嘗在某女子學校爲學生者。然以慕蔣之權勢。竟委身以從之。愛情之篤。逾於尋常。及蔣在桂伏誅。諶氏姊妹以家道小康。且又出身清白。乃爲蔣素服守節。誓不改嫁。日前其妹赴開元觀進香。行人知爲蔣妾。集衆隨之。痛數蔣之罪惡。乘出穢語以辱之。女性素烈。痛哭歸家。服鉛粉死。今其姊妹。樓恐不能終全名節。聞已請其母伴送至黃陂縣。木蘭山下。削髮爲尼矣。

### 醋海波瀾

塊生

民國成立以來。姨太太之流行最盛。當道貴人。莫不有十二金釵之思想。是故女伶名妓。營業蒸蒸日上。而工逢迎善運動者。且借姨太太爲終南捷徑。以致演出種種之風流奇劇。孽海波瀾。塊生紀此。非如輕薄者流。好談人閨閣。以博閱者諸君酒後茶餘之一粲也。特以人心風俗所關。實恐上尤下効耳。前任某省巡按使某。安徽人。有正夫人某氏所生公子三人。均已授室。且有文孫二人。詎某與本地韋姓女結歡。喜緣後。但未正名定分。不過充下陳耳。及在河南時。又娶王麻子之女爲如夫人。寵之專房。正夫人心滋不悅。惟碍於某之名譽。恆隱忍之。去歲調任湖北。又由官印刷局長某將韋女攜至省垣。以進於某。蓋不獨博某之歡心。實欲分王氏之寵。而爲正夫人添一臂助也。乃某雖得韋而對於王氏之愛情。仍不稍減。故正夫人之視王。不啻眼中釘。欲拔去之。已非一日。至上月。某調某省之命下。卽將眷屬留居漢口。英租界。歛生路某號。某則單身回皖。正夫人乘此機會。竟逼令王氏潛逃。某於本月四日回漢。入室之後。不見其愛妾。大爲懊喪。詢之正夫人。乃詭言某戚家接去。候至兩日。仍不見其歸來。遣人探之。則某戚家力言並無其事。某乃怒氣勃發。與正夫人大鬧。揮以老拳。正夫人面部頗受傷。事爲其長公子所知。大爲其母



抱不平。謂父以垂老之年。猶以一妾之故。毆及其母。因頗示憤憤之意。而某之正夫人。乃攜子媳暨孫等。趁輪返皖。僅留韋氏隨某赴任。某爲此事。心頗鬱鬱。某之戚友。思爲某解憂。乃將漢口三分四成等里中。附名妓女。徵集四十餘人。聽之選擇。殊無當意者。乃攜韋氏搭車赴任。而王氏蹤跡。至今尙無影響云。

## 杭州

## 杭州之錯拿女亂黨

馬坡巷古境庵內。拿獲之女嫌疑犯。一係陳姓。曾在某女校畢業。是夜正在該庵與某帶髮尼商量借款。一係吳姓。東陽口音。人皆呼以東陽老三。洋裝剪髮。不知者以爲女學生。而實則杭城翻幫中。大名鼎鼎之一女賭棍也。逐日口含香烟。游行於城站茶樓酒肆。向住車駕橋戴春生家。因積欠房飯金。纍纍被戴逼令遷出。始於數日前。搬居古境庵內。前此亦因賭被警廳拘罰有案者。是夜與陳姓女學生同時被捕。實係誤拿。已由軍府訊明。取保釋放矣。

## 蘇州

## 秘密賣淫

觀前左近一帶。私娼林立。最大名鼎鼎者。富仁坊巷某姓。宜多賓巷某姓。開設台基多年。誘引良家婦女。暗作皮肉生涯。傷風敗俗。莫此爲甚。該二家非惟賣淫。而且設立密室。供奉狎客吞雲吐霧。年輕無業子弟。誤入其穴。用百端斂錢之手段。小則廢事失業。大則傾家蕩產。該私娼有無業游民。作爲保障。肆無忌憚。現下吳地。淫風日甚。一日貽害無窮。望警廳注重人道主義。宜早調查。重嚴究辦云。

## 昭涼變辭

鄂城城南端。其下芙蓉池。翩翩鴛鴦鳥。兩兩來遊嬉。雄者被五色。雌者文綠波。綠葉自相覆。紫莖自相依。池上妾妝室。垂柳蔭崇臺。木蘭爲屋柱。沙棠以爲椽。芳蓀繚爲蓋。辛夷斲爲楣。朱箔縣後戶。鋪首列前扉。前扉臨大道。後戶清漣漪。庭中芳梅樹。長耀冰玉輝。路傍相指盼。持以方鄙姿。望妾不易見。問着誠易知。自名爲昭涼。小字馥馥兒。少小誦章句。十三習歌詞。十四工圖畫。十五工絃徽。十六不得嫁。東園忽成蹊。自憇冉弱質。不耐風翻飛。自惜嬌薄顏。長恐經日輝。常時不出戶。偶戲池水湄。不愛采蓮子。愛照妾容儀。不羨芙蓉色。羨看鴛鴦棲。東來遠遊子。狹路遭見之。免脚兩撲朔。免眼雙迷離。人言有文章。經緯五色絲。托以漢臯遇。邀妾解佩辭。微辭漸相逼。義色難久持。一奉錦紋篋。各各諧中私。歡歌妾起舞。歡飲妾奉卮。歡娛妾鼓琴。歡憂妾解頤。歡鋪妾作羹。歡涼妾作衣。歡在妾施枕。歡出妾空帷。歡醉妾臥。歡用妾典。自謂此歡好。百年通一時。有何一里正。身懷公府牘。氣如狼與豺。催赴縣中鞫。吏胥二三人。熇熇求所欲。飲酒如滿卮。啖肉填深谷。謂汝有侍女。年幾十五六。侍女自有兒。女兒自有族。此女生無兒。此女久無族。



## 第

## 四

## 期

父母各填土。女二男無育。此女八歲來。屈指纔五稔。便云十五六（三句韻）彼誠何人斯。遽往公府瀆。將女對公庭。其獄彼自速。縣令聞此事。虛誕誠可噴。僞兄姑薄譴。虞彼反側生。聲氣固有類。羽翼還鴛鴦。作事苟不獲。復往臺司陳。縱汝終求白。汝累既已深。稽首信若斯。明鏡無纖塵。阿歡守義分。肝腸能剖示。突有貴人來。謂歡同里氏。汝拾甌中塵。汝納瓜中履。歡氣鬱勃生。棄妾翻然駛。粲粲芙蓉花。涼風一時萎。鴛鴦西北飛。雌者孤。自止行行無幾時。禍患忽來翔。歡有同鄉友。沾沾潘與黃。各媚素所愛。造語太披猖。潘走語縣令。昭涼口無當時時。汝唾罵事歡復不臧。假是蒼蠅點。激彼赤虺腸。夫何公府牘。舊事輒復興。侍女自有族。侍女自有兄。虛誕宛在臆。愬之寧理論。塵從鏡外閣。鏡在塵內明。髻豎環髻。決狀貌何猙獰。兩徒夾曳前。五木約以繩。手指纖春葱。參差立如笙。將男亂其族。將女歸其兄。貴人任所作。安事此極刑。辭理無以屈。復怒揚高聲。手指纖春葱。參差立如笙。兩徒重曳前。五木約以繩。冤極呼蒼天。左右皆涕零。阿歡遙聞之。日夜東南奔。馬疲車敗轍。帶喘來入門。入門何所見。惟聞哭聲喧。阿母常不慈。號咷椎其膺。阿兄每相乖。淚落何淫淫。東隣有阿姊。掩袖涕不禁。西隣有阿妹。粉面縣啼痕。阿歡泣相持。冠髮指蒼旻。咄咄仰屋歎。氣塞難就平。出亦如含薺。入亦如含薺。笑殺李家奴。喜殺張家婢。不念古讒人。金石亦銷燬。讒人工片言。爲效冀如此。一言具兩刑。吏道當爾爾。朝廷新約法。施刑毋任性。重不加輕罪（二句韻）但快斯須心。但令傍人喜。但令傍人喜。不惜珠玉毀。射書與縣令。縣令立抵几。出書示潘黃。滄滄還嘗嘗。梟獍鳴其前。妖狐啼其後。蝮蛇旅其左。含沙夾其右。旦夕潛相謀。於事何不有。是時玄鳥歸。八月將臨九。復遣黠隸至。舊牘云未成。侍女自有族。侍女自有兄。阿歡知苦妾。請乞走紛紜。努力搯羅網。四面一不罟。有如

水中馬。有如陸地船。但負中意氣。不能奮自前。黠隸金錯刀。素已日相促。盈盈縣中趨。皇皇几上肉。昭涼無異辭。昭涼情易鞠。存女領負刀。去女骨抽鏃。女非漢水珠。女非荆山璞。女兒作眞兒。女族隨所復。叱咤胡多言。汝刑且就服。寧顧楚宮身。寧顧邯鄲躅。兩徒攫一作其肩。兩徒曳其足。有如葵拔根。有如鼎覆餗。可憐輕弱軀。轉側地中伏。可憐柔脆骨。獵獵貫三木。鳳頭五絲履。吏卒行相蹴。盤龍錦蔽膝。障泥在污濁。無窟地下遊。無檻將頭觸。號呼不擇音。受挺垂斃鹿。悲風生堂上。陰雲生堂下。頂上蓋陰霾。白日忽玄夜。堂上立胥吏。堂下立隸卒。東墀萬人擁。西墀千人列。衆人萬千哀。縣令一人樂。謂女既無族。謂兄非女兒。汝歡累汝苦。女復隨汝旋。汝復貪汝禍。汝歡請後言。阿兄魄已褫。負之不得行。曳地出公府。誰復不酸辛。昔爲可憐花。今爲濕束薪。昔浴五名香。今委糞土塵。天地誠不仁。使我罹此辰。還家但期死。豈顧滿堂哭。漿水唇不沾。淹淹就鬼錄。望舒有盈缺。此恨安可移。忍媿寄我顏。忍愁置我眉。大憤不得收。安用有生爲。妾有篋中物。阿歡好分遺。紫磨金跳脫。宛轉蛟龍蟠。并獻燭銀盒。阿母防暮年。石榴繡袂裙。杏子殷紅衫。芙蓉紫綃桂。恰稱女秀身。銜珠金爵釵。雙頭鳳凰簪。葡萄蜀錦襦。女閨得相兼。女玉年尙小。垂髮未施妝。綠襜紫結纓。鴛鴦細綺裳。珠綴金步搖。金綴明月璫。東隣有阿姊。寶襪玉搔頭。西隣有阿妹。羽帳珊瑚鈎。餘以付阿兄。纖細隨所收。上有雙忍字。竹節金屈環。持來妾約指。隨我蒿里間。比目白玉魚。與歡各半邊。半邊妾佩去。其半歡莫捐。復奉連枝帶。雙珠佩。熒熒翠蝕秦玉鏡。玉軫枯桐琴。珠佩昔所解。帶以表同心。鏡以照中素。琴以寄哀冤。歡謂勿太愚。禍至有成數。昨乞仙靈言。今以明其故。馬行九折坂。滿地金蓮布。蠟珠自可珍。月照梅華樹。驗汝有此蓄。勸汝終愛護。太息謂阿歡。斯言非妾謀。妾死歡痛惜。妾在歡優游。

妾在歡優游。何以慰我愁。精衛思填海。蚊虻撼山丘。拚此鄙陋質。庶或銷我讐。勿以他人歡。忘妾九泉恨。勿以還鄉樂。忘妾千年怨。勿以富貴來。忘妾同貧賤。莫忘七七期。莫闕臨墳奠。語畢氣亦絕。雙目半不瞑。哭聲震街巷。闔室縱復橫。神飈西北起。喧填動四隣。阿兄買棺去。急走無遷延。新練及故素。女裁歛衣衾。阿歡撫其尸。胸臆時時捫。四體盡盡僵。冷胸臆中微溫。止人勿悲啼。止人勿紛綸。終久當來復。神歸勿相驚。待自昨日午。直至今日申。淹淹至夜半。依微聞呻吟。授氣氣相接。旋忽返芳魂。飲以鬱金湯。霍然顏色新。徐問兩日來。神遊竟何適。茫茫天地間。陰陽真叵測。宛然人世間。司命生奪魄。妾讐今已銷。妾恨亦已釋。昨妾初去時。駕車馳以南。倏超湘江頭。乃至衡陽山。上有數玉女。笑謔迫我慙。此山非汝居。引出令早還。猛思叩帝閭。駕車馳以北。九關不敢近。虎豹來迎食。帝閭高以深。號喚至無力。駕車馳以西。乃至崑崙顛。上謁金仙母。見妾大驚歎。罪妾心性劣。自墮塵中緣。汝欲雪區區。乃之岱山中。諾諾辭阿母。駕車馳以東。行至天門上。道隅伏青龍。中林雙白榆。夾道五蒼松。青華小童子。引妾魏峩宮。刀戟森然列。侍衛皆肅容。庭踞一刑徒。被項髮鬚鬆。髭鬚周顛頰。環眼圓且紅。欵欵復連連。形如病弱翁。云在酷吏籍。罪惡茲當窮。貴人坐高殿。一一數罪端。五五逮十十。屈指不可殫。汝寄命百里。腰綬頭戴冠。置此極刑具。朝廷豈得已。付汝行僻邪。(三句韻)苟非盜若寇。安得妄相加。且如往某事。其事靡有他。牘成僅若爾。極刑欲如何。一之復再三。恐不竭其苛。刈其偏聽耳。臚其怒視目。拉頰燒其鬚。揚灰雜污黷。衆刑試畢嘗。考訊滿慘毒。作示與後來。爲吏毋此酷。青童招妾出。指路命歸轅。苦心自計念。往者我被刑。苦楚不至此。猶然不能勝。卽彼負大慙。哀痛真可矜。青童謂勿矜。是卽刑汝人。

# 陳奇

## 梅花簪 (續)

### 殺廟第十五齣

(北點絳唇)(外扮靈應大帝二雜扮鬼判隨上)孽海無邊。浮生有限。休迷戀。善惡昭然。果報如環轉。

吾乃靈應大帝是也。掌上天賞善罰惡之權。保一境祈禱禳災之舉。享受香烟。甚有靈應。前有一粵東秀才。姓徐名苞。在俺案下求籤。俺判與四言天機。不可洩漏。日後方知。今彼合有大難。在俺廟中。不可不救。兩旁鬼判。肅整威儀者。(丑同副淨上)欲思身後長安計。略皺眉頭起殺機。俺二人奉公子之命。來害徐如山性命。我想江浙地方甚廣。不知那一路去。方能遇着。此間有個靈應廟。進去祈求一籤。有何不可。(進廟見神像怕介)好惡小鬼。(二人互推介)(副淨)待我來求。(跪介)神聖在上。小人胡蘆奉公子之命。去殺徐如山。不知那一路去。方能遇着。求賜靈籤。異日三牲還願。(搖介)第四十一籤。下下。(丑)廟祝那裏去了。待俺自查簿看。(看介)流連流連。就在眼前。戶橫冷廟。血濺高原。好就尋得着的。(副淨)後二句怎講。(丑)不過是殺他意思。

(引子)(憶秦娥)(生上)同心變。教人提起多悲怨。多悲怨。從前枉自將他縈念。

小生自昨聞了那些言語。回想那些光景。原來天地古今之大。只有義夫。並無節婦。我今生竟可終身不娶了。(看介)靈應大帝之廟。



呀。這便是昔日求籤之處。想來好不靈應。且進去拜謝一番。(生進廟丑望驚指介)呀。那那來的。正是徐如山。且閃過一邊。讓他進來。(丑拉副淨處下)(生拜介)大帝大帝好靈應籤也。

(商調過曲)(黃鶯兒)俯伏謝神前。信夫妻。竟少緣。分開比目真奇驗。只不知我徐如山。可能一朝得志。報此強徒了。難

廿九原。恥共戴天。何時得雪心頭怨。淚如泉。願威靈顯佑。除此孽冤。

(丑副淨暗上)(背指生作手勢介)(分頭四顧介)(副淨跪生跌地介)(生起驚喊走介)(丑斗戰避介)(副淨攔生喝介)(生跪求介)小生孤身無財。乞憐性命。(副淨)俺正要你性命。(生)我和你往日無冤。近日無讐。爲何要俺性命。(副淨)俺還你個讐人便了。(生)讐人是誰。(副淨)便是你杜氏妻子。如今改嫁胡府。怕你日後報讐。差我前來害你性命。(生急介)住住了。就是我妻子改嫁。胡府怕我日後報讐。差你前來害我性命。呀。有這等事也罷。(跪介)大哥天上人間。方便第一。你若放我逃走。異日必當重報。

(前腔)稽首望哀憐。赦書生一命全。啣環必報恩非淺。(副淨喝介)咳。放你不得的。(生跑介)(副淨趕殺介)(小鬼攔副淨跌地介)(生跑下)(丑出視介)(小鬼附副淨揪丑欲殺介)(丑慌叫介)胡大叔。是我。是我。都來德。我是你同行伴。連休認做冤家禍延。呀。恁兇狂不聽人分辯。(副淨喝介)莫多言。看刀頭過處。頃刻喪黃泉。

(殺卞下)(副淨醒介)都相公。都相公。呀。秀才走了。到將都相公一刀殺死。怎麼處。方纔精神恍惚。好似神附一般。莫不是大帝顯聖。(叩頭介)大帝爺爺。冤各有頭。債各有主。乞恕弟子之罪。(想介)倘地方知道。要吃官司。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正是堪歎世人空碌碌。舉頭三尺有神明。(急下)(外)善哉善哉。暗室虧心。神目如電。都來德惡貫滿盈。本神已正天誅。鬼判可傳南山白額。虎將屍屍去。免累地方。仍將陰魂押赴冥司。以償果報。正是白日無私。貧富人一般看待。青天有眼。善惡事兩樣安排。鬼判收拾威儀者。(外雜下)

(生跑上跌地急起復跑介)

(撲燈蛾)魂飛在半天。魂飛在半天。急走如奔電。渾身珠汗傾。小鹿心頭難按也。東西莫辨。戰兢兢足軟難

前。亂慌慌鞋兒不見。怕他行一時趕上命難全。

噓。噓殺我也。噓。噓殺我也。且喜離得遠了。(坐地喘介)這是那裏說起。惡婦惡婦。俺昨在江邊見你之時。並無半語相傷。俺把梅花簪擲入你舟中。你不採俺。便罷。爲何反生此歹心。早是跑得快。險些兒送了性命。惡婦惡婦。我不來尋你。你怎麼到尋起我來。

(金梧桐)真同蛇蝎。心頓起豺狼意。滅盡蘇倫狗彘差同類。身邊幾兩零碎盤纏。被那厮趕得慌忙。也不知落於何地。如今進退兩難。如何是好。天嗔俺。被這惡婦坑的好苦也。(哭介)咳。我如今那有面目回家。不免一路抄化到京。倘求得一官半職。定將淫婦奸夫碎屍萬段。方遂吾心。他那裏虛轉深。我這裏饑偏記難道。一頂頭巾終困殺書包內。惡婦惡婦。則要你常保定這權和貴。

顛倒衣裳不整冠。吳融 四神俱散髮毛寒。姚合

不知何地消茲恨。戎昱 留得傷心淚眼看。孫逖

(恨下)

### 繚奸第十六齣

(商調引子)(二郎神漫)(旦上)家鄉杳。終日把沉冤獨抱。痛殺爹行身憤絕。思量起此讎怎報料。今生望少。惟願得幽泉早到。淚珠拋。千愁萬恨待說有誰堪告。

並帶花殘猶未落。愁雨愁風管甚春。既開觸目傷心情緒惡。也知鏡裏顏非昨。暗室幽囚何日脫。鄉國雲深難踐荆。叙約留得清名。歸夜。繫泉臺忍負東君諾。我杜冰梅自遭胡賊搶至。寤死不從。被他監禁。晝夜隄防。求死不得。因而心生一計。今夜依允成親。合卷之時。將他灌醉。督殺此賊。替俺爹報讎。隨即尋個自盡罷了。(哭介)我那爹爹哩。

(過曲)(集賢賓)料泉臺不久同來慰。寂寥拚玉碎。香消怎肯似羈禽。甘鍛羽向秋風。終困樊牢。省教囉唆。



## 梅花簪傳奇

四

玉燕堂二種

思量起淚如珠掉。胡賊，這是你冤家到。休錯認藍橋祆廟。

前又聽得說那厮怕徐郎日後得志報讎欲差人將他刺死以除後患。胡賊胡賊，你好不行兇肆惡也。

（鶯啼序）但願他遠離災難。身自保。早奮志上青霄。痛今生拆散鴛鴦。待來生重結鸞交。做一個夫妻偕老。休似這斷香零落。（哭介）徐郎徐郎，知你妻子今夜就死在此地了。拚爲你全貞操。問異域孤魂誰吊。

（淨上）得他心肯日是我意歡時。小娘子拜揖。學生蒙小娘子恩賜。今夜成親。三生有幸。（旦）妾蒙公子錯愛。人非草木。豈遂無情。但恐蒲柳之姿。難免白頭之歎。（淨）學生如有異心。今夜便死。此燭光之下。（旦）但願如此便了。（淨）使女們快擺合歡筵席。與杜小娘子把盞。（小旦丑扮丫鬢上）情人生眼底。喜色上眉尖。酒在此。（淨旦同飲介）

（黃鶯兒）（淨）往事筆勾消。喜回心海誓牢。且相進酒。休推調。（旦）奴家天性不飲。求公子代飲。（淨）領命。何煩眼挑。何須夢勞。今宵准備鸞顛倒。（丑）又送酒。淨飲乾。照旦介。（旦）奴家稟告在先。還求公子代飲。（淨）淨又飲乾。笑介。小娘子自從到此。止是掩面悲啼。學生總未得細觀。芳容今夜纔定睛。領略真不愧玉女天仙也。福怎消。熒熒燭下。越看越妖嬈。

取酒來（自連飲介）

（琥珀貓兒墜）（旦）樽前強笑背地。淚潛拋。看他逞盡風魔。盡自交。（奉淨酒介）公子請進一杯。（淨忙笑接介）娘子。賜學生不敢辭。（旦）悔從前冒犯。望。眈。饒。（淨）學生怎敢。（淨飲乾。復斟奉旦介）今生富貴。願與小娘子共之。（旦）還求公子代飲。（淨）但求略上些須。（旦）少飲。放桌。淨忙飲乾。笑介。小子。何幸得沾口澤之香。酒醉了。與大娘子同寢罷。（旦）公子酒還未足。再請進些。（連勸介）添豪。休負。良宵。花陰。月皎。

（淨醉介）吃不得了。快睡罷。（旦）奴家還要奉敬一大觴。（旦）自取大盃。灌淨醉倒介。（旦）你們收過盃盤。出去罷。（丑）公子。動也。動不得。小娘子。今夜只好將就些罷了。（小旦）休得多言。讓他閉上門睡罷。終朝含舊恨。今夜伴新人。（小旦丑同下）（旦閉門介）這厮

被我灌得爛醉，如泥動彈不得了。（指罵介）胡賊胡賊，我杜冰梅被你害得好苦也。（末扮杜詩魂上）

（鶯雛一金羅）（旦）提起淚痕交恨奸徒，生禍苗。把俺一家兒坑陷施強暴。此時人已安寢，若不下手，更待何時。天

那我杜冰梅今夜為父報讎，就死也說不得了，我只得前將白練把伊頭套。（旦解汗巾，緜淨淨驚醒，欲起末魂袖拂隨，量介）

（旦）奸賊奸賊，叫你死難逃。（淨跌地，旦隨跌地同滾介）暗悲號不得一個報讎時，怨怎消不得一個斷生時。心

肯饒。（淨掙起，旦復按下騎淨身緊緜淨掙不脫死介）（旦）看他顏灰髮亂，心驚膽搖，睛翻舌掉，魂飛魄消，不由人

手鬆力盡，神昏倒。

爹爹你女兒今日替你報讎，你可速來領你女兒回去。

（簾御林）燈光暗，人靜悄，聽誰樓鼓亂敲，好似將人催上黃泉道。還有一條羅帕，不免也就自縊而死。（哭介）徐郎徐

郎你妻子今夜命盡於此，可以告你無愧了。完孝義，全貞操，只落得恨難消，因風委露江上怨魂飄。

（旦自縊介）（丑上）可怪公子房內，兵兵响了一夜，難道新娘變卦。公子用強不成，呀，天已明了。這時候到閉着房門，還不起

來。（張看驚介）呀，不好了。老老爺快，快來，快來。（末魂暗下）（副淨急上）二雜隨上）嬌兒，納寵，纔添喜小婢，呼人又吃驚，何事驚

張。（丑）吊，吊死了。（副淨）那個吊死了。（丑）公子橫橫吊着新娘，直吊着都死了。（副淨大驚介）有這等事，快將門打開。（雜打門

副淨見哭介）左右，快鬆了帶頭，取湯來救。雜放旦，下同淨灌湯救介。（旦歎氣介）（衆）好了，新娘有生氣了。（副淨急問介）公

子如何。（衆）公，公子沒氣的了。（副淨）沒，沒氣了。你們這些狗才，為何不先救公子。（衆）公子的喉，喉管俱勒斷了，故此難救。（副淨

哭介）左右，速備衣裳棺槨，將公子入殮。擊這妮子，到有司衙門，嚴刑勘問，便了。（雜扶旦先下）（隨擡淨下）（副淨）我那兒

（屋聲）你終朝思想如花貌，那知道包藏兇狡。這也是下官的不是，不合的溺愛，由他太縱，驕我那兒

一叫一回腸欲斷。李白 可憐春夢繞天涯。吳融

素娥畢竟難防備段成

薄命偏嫌富貴家章莊

府訊第十七齣

(引子)(夜遊湖前)(外領從上)數載廉明眞太守。張德政歡動民謳。

下官濟南府正堂爲官清正。斷獄廉明。到任三年。頗稱民望。怎奈撫院胡維。乃權相嚴嵩門下。甚是貪婪。下官屬在下寮。也無可奈。今早發下女犯一名。說是將他公子縊死。叫我嚴審定擬。想來其中。定有原故。且細細勘問。情未可造。次左右帶女犯杜冰梅聽審。  
(役下帶旦上)

(夜遊湖後)(旦)薄命重生冤愆未斷。又向公門生受。

(皂喝堂旦跪伏介)(外)你便是縊死胡公子的杜冰梅麼。看你少年美貌。必有姦情。快快供招。免受刑法。(旦哭介)爺爺。嗚念犯女杜冰梅呵。

(過曲)(孝南枝)夫和婦自有儔。怎奈守節羅敷不自由。(外)你丈夫何人。(旦)犯女丈夫乃廣東惠州府學生員徐苞。只爲遊學在他州。遲遲未婚媾。(外)爲何改嫁胡公子。(旦)胡賊慕妾姿容。買囑貪官。妄稱原聘。在先硬行扛娶。(哭介)爺爺。拆開舊偶。白首寒儒。敢與富豪爭鬪。可憐我爹爹呵。拚得一氣身亡。碎首無人救。(外)你既已嫁他。便是你丈夫了。縊死親夫。當得何罪。(旦)自古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况犯女自有丈夫。被他拆散。只得誓捐生報此讎。今日伏階前。甘授首。

(外)且住。你口稱犯女。難道還未與他成親麼。(旦)犯女誓死不從。(外點頭歎介)這也難得。且問你爲何不早早尋個自盡。  
(前腔)(旦)俺已拚一命向泉下遊。那知防範。又將薄命留終日。作羈囚凌辱。惟甘受。幸得身如瓶守。忍滅天常伴。他禽獸就是前夜呵。已經白練纒頭。又被他人救。(外)看你情真意苦。免汝生受刑法。且帶去收入女監。再行定罪。

(且哭介)只、求、爺、爺、早、早、賜、死、只、願、向、泉、臺、速、瞑、眸、這、殘、生、尙、何、有、

苦、腹、帶、淚、被、枷、鎖、含、悲、入、固、圍、(押旦下)(外)我、想、胡、公、子、強、奪、人、妻、真、為、不、法、此、女、守、志、情、質、可、矜、咳、若、竟、問、個、謀、殺、大、逆、實、為、冤、枉、若、要、從、寬、殺、死、的、又、是、撫、臺、公、子、(薛、躡、介)(雜、捧、報、上、稟、介)有、朝、報、到、(外、看、介)六、聊、科、道、會、議、為、參、劾、權、相、事、奉、聖、旨、嚴、嵩、一、門、專、恣、不、法、姑、念、老、臣、從、寬、免、死、罰、入、養、濟、院、中、為、民、永、叙、用、案、內、餘、犯、分、別、擬、議、具、奏、(外、大、喜、以、手、加、額、介)好、了、好、了、天、下、自、此、太、平、矣、嚴、嵩、既、除、奸、黨、冰、山、已、化、或、者、此、女、還、有、得、生、之、日、也、罷、且、將、他、做、一、疑、案、看、後、來、機、會、便、了、

回首人間總禍根。薛能

臨川太守清如鏡。魏項

### 禁俠第十八回

捲簾空羨燕雙飛。羅鄴  
任汝三彭說是非。程紫

(淨黑面短衣上)不、讀、詩、書、不、咬、文、一、生、面、目、本、來、真、滿、腔、熱、血、憑、誰、洒、白、眼、看、他、世、上、人、嗜、家、濟、南、府、獄、中、禁、子、便、是、姓、郭、名、宗、解、關、西、人、也、力、能、舉、鼎、氣、可、吞、牛、見、不、平、便、起、干、戈、遇、知、音、頭、顛、可、贈、自、幼、父、母、雙、亡、六、親、無、靠、一、向、流、落、江、湖、不、事、生、產、常、恨、英、雄、無、用、武、之、地、又、不、能、學、那、些、狗、男、女、暮、夜、乞、憐、圖、一、個、出、身、長、進、只、得、暫、來、濟、南、府、中、做、一、個、監、門、禁、子、終、日、和、這、些、麻、瘋、死、囚、相、對、好、不、願、氣、人、也、

(仙呂村裡逐鼓)俺、雖、是、牢、頭、卑、濫、詩、書、不、諳、到、不、會、學、雞、鳴、犬、吠、吮、癰、疔、博、得、鸚、鵡、班、高、點、你、看、俺、文、不、文、武、不、武、到、有、個、雄、心、俠、膽、比、着、那、擊、劍、的、荆、軻、屠、狗、的、聶、政、傾、財、的、虬、髯、俺、可、也、聯、鑣、並、驟、

(元和令)俺、不、似、負、心、的、雨、雲、任、覆、翻、俺、不、似、無、情、的、下、石、填、坑、塹、俺、待、把、天、壤、節、義、一、肩、擔、圖、一、個、好、名、兒、播、斗、南、俺、也、曾、打、翻、虎、窟、鬧、龍、潭、那、怕、他、沒、掂、三、不、濟、事、怪、女、男、

(上馬嬌)俺、也、不、會、張、着、口、把、道、學、談、俺、也、不、會、橫、着、心、把、財、物、貪、你、看、這、牢、獄、之、中、一、個、個、垂、淚、把、冤、舍、一、

任他敲筋擊髓把民脂啖。啖。委實的。老。大。也。羞。慙。  
（勝葫蘆）俺遇着強梁的。真個敢遇着軟弱的大包。涵。須認得斬釘截鐵。人是俺吃緊的。救人危難扶人禍。  
慘便替死也。心甘。

每憐容貌宛如神。劉元

一諾由來許殺身。戎昱

義士要救天下見。孫元

此中何事住頻頻。無名

訴情第十九齣

（引子）（玩仙燈）（旦上）苦觸目。驚心。分明是幽都地境。

（淨持棍上）手執無情棍。巡看有罪人。（見旦喝介）死囚大模大樣。見踏身也不羞。討打。（舉棍打旦急避介）禁子哥。奴家初入監中。不知規矩。求恕一遭。（淨哦）你便是縊死胡公子的杜泳梅。（冷笑介）看你小小年紀。又這般怪模怪樣。必有姦情。纔把親夫縊死。  
（旦哭介）禁子哥冤枉。（淨喝介）冤枉不冤枉。暗管你鳥事。快把見面錢入監油送。上仰罷。（旦）奴家分文沒有。（淨怒介）好胡說。你在撫臺衙門做姬妾。怎道得分文沒有。這般油滑。慳吝。看棍。（淨舉棍欲打旦急奪棍跪哭介）禁子哥。奴家有天。大冤枉。求死不得。若是一棍打殺到也甘心。只是免得奴家生受。（淨住手介）呀。

（過曲）（風入松）則見他伏地淚交橫。軟兀刺低垂素頸。聲聲叫屈。羅冤阱。甘畢命哀哀。告請。怎使得棍下無情。且住手問分明。

也罷。你若果有冤情。暗使饒你。快細細說與暗家知道。（旦哭介）禁子哥。

（前腔）你。不。須。提。起。這。冤。情。好。叫。我。未。言。先。哽。奴。家。呵。花。簪。曾。受。儒。門。定。（淨）你丈夫何人。（旦）奴家丈夫姓徐名苞。乃粵東惠州府學秀才。（淨）可曾過門不會。（旦）只爲遠方遊學。阻隔。着。星。橋。鵲。影。（淨）怎生又嫁了這胡公子。（旦）胡賊姦妾之。

容串同地棍都來德。告到臬司。說他原聘在先。硬媒強證。貪官受賄。竟將徐姓花簪退回。把奴家斷歸胡姓。(淨惱介)好一個糊塗官兒。(旦)禁子哥。他囑官府仗有錢靈。生劫奪強登程。(哭介)可憐我爹爹呵。(急三槍)好似羊敵虎。難挫掙。只得身忿。倒將頭觸碎。喪幽冥。(淨)如此說來。你父親這條命。竟斷送在那公子身上了。(旦)豈但我爹爹性命。斷送在他身上。他怕我丈夫尙存。難免後患。又和那心腹計。圖久遠。除後患。隨即差人去弑徐生。

(淨)有這等事。

(前腔)好叫俺冲冠怒起。恨難平。這奸賊恁般胡逞。向溫柔境內。施兼并。好秦晉。吳越。厮爭。嗜久問胡維。乃嚴嵩門下害的人不知多少。那公子奪人之妻。殺人之命。自是有的。這女子言語却不。只倚着權相威靈。坑人命。羽毛輕。我且問你。那公子搶了你來。可曾污辱了你身體。(旦)奴家以死自誓。並不許那厮沾身。(淨大笑介)好好一個無瑕璧。把綱常整。不愧儒門女。真個懼頭沛。志不更。我這問你。你既不許那厮沾身。怎麼得將他殺死。(旦)奴家要報父讎。假意哄他成親。合番之時。將他灌醉。即便將他殺死。(淨)原來如此。看來年紀小。到也機權敏。總是貞烈性。把奸徒命。一旦傾。

且住。你既殺死那厮。替你父親報了仇。便該登時尋個自盡了。(旦哭介)禁子哥。奴家身邊原有兩條羅帕。將一條自縊而亡。怎奈驚動家人。將奴救轉下在獄中。求死不得。好不苦也。(淨)這是你命不該死。你丈夫讀書之人。既經遊學他方。未必便遭其害。你今守志全貞。日後還有好處。亦未可知。

(前腔)休怨着愁魂重。轉陷公庭。這是蒼天憐。料花簪重續當年定。不枉了盡孝全貞。小娘子。俺郭宗解雖是一個鹵夫。單重的是孝子忠臣。義夫節婦。你既是一個烈女。含冤到此。俺自另眼看待。不叫你一般受苦。那胡賊倚托奸相嚴嵩之勢。聽得嚴嵩。昨已奉旨。擊問此賊勢。已將敗。只等有個清官到來。便是你伸冤之日了。且甯耐獄底。凄清休憂懼。惟待福星臨。

(旦)如今重說很綿綿。孤韻

零落飄淪古獄邊。郭振

(淨)聽爾此言堪痛哭。章莊

公門何事更相牽。姚鶴

降敵第二十齣

(越調過曲)(水底魚兒)(副淨戎裝領衆上)榮華撤下。興師到水涯。倭兵勢大。怎生招架他。

下官山東巡撫胡維是也。一子胡型。已爲妾婦所害。傷心未已。不料嚴老太師。調入養濟院中爲民。一門盡戮。下官甚是膽寒。昨又奉旨着俺征討日本。真是危亡之事。不敢推辭。饒舌。沒奈何領兵到此。已是邪焉臺國地方。軍士們須奮力殺上前去。

(前腔後半)休想還家。昇平度歲華。心驚膽怕。只愁頭送他。只愁頭送他。

(下)

(前腔)(末扮倭王領衆上)勢壓中華。何愁師旅加。披甲上馬。切莫輕縱他。

(副淨衆上調陣交戰敗走介)(末擒副淨介)推那敗將過來。(副淨跪求饒介)(末)如此敗將。也敢到俺國中。要饒時快快降順。

(副淨)願降願降。(末)既如此放了班師。

(後半)怒鼓纔搥。輕輕捉住他。這場戰伐。真堪笑殺咱。真堪笑殺咱。

(尾聲)笑他孤軍深入無驚怕。那用俺強兵猛將列如麻。似這般斬將塞旗如戲耍。

不擬回頭望故鄉。金童

伊州一曲淚雙雙。許澤

當時枉佩將軍印。羊士

火照旌旗夜受降。張仲

(未完)

工藝欄

大錯題



# 中華圖書館簡要書目廣告

## 筆記遊記雜說部

明季南北略	一元五角
明季稗史	七角
明末野史	八角
明遺民錄	二元四角
繪圖綴白裘	三元
淚珠緣 初二三四五集	每集四角
社會小說自由女 (印刷中)	
自由花 (印刷中)	
宵光劍	五角
雍正劍俠奇案 前編三册	一元五角
足本繪圖聊齋志異 (同文本)	二元
棲霞閣野乘	四角
夕陽紅淚錄	三角
石林燕語	五角
石林避暑錄話	一元
俞曲園瑣記	一元
隨園隨筆	五角
南野堂筆記	八角
瀟湘館筆記	四角
閩徵草堂筆記	五角

女聊齋	六角
三異筆談	三角
景船齋雜記	
靜厂奇異誌 (印刷中)	
吳門畫舫錄 (印刷中)	
秦淮畫舫 (印刷中)	
聊齋拾遺 (印刷中)	
夜雨秋燈錄 (印刷中)	
蘭茗館外史	四角
夢花雜誌	三角
鴻雪姻緣	一元二角
唐人說薈	一元五角
情史	一元五角
觚賸	二元五角
薑露庵雜記	四角
漫遊記略	三角
徐霞客遊記	三角
隨園食單	一元五角
屑玉叢談	一角
豆棚閒話 (印刷中)	

# 工 藝 欄



## 歐戰後失業之女工

上海一埠。女子之有職業者。經本主任派人調查。已得實數。計在西人處爲僕者。八百餘人。揀茶葉者。五百餘人。揀頭髮者。三百餘人。揀雞毛者。七十餘人。恃縫衣機器織襪機器爲生者。一千餘人。絲紗等廠。七千六百餘人。自歐洲戰局開後。失業者已過半數。有餬口無費。回籍不得。至忘廉鮮恥而作失節事者。不知當事何以維持之。

## 絨線成衣之機器

自絨線輸入。冬令裏衣。往往以此爲之。洵是禦寒妙品。然必須手組而後成。一衣一褲。卽極速之手工。非兩星期不能竣事。茲有直隸李心芸女士。自美國畢業歸國。造成絨線織衣之機器。每日平均可成四十件。組織祇用兩人。擬呈農商部試驗。請給專利二十年。友人戎淑齋君曾見之。

## 夜來再世

刺繡之工。粵東勝於金閩。番禺某女士於方尺絹上繡成五百尊羅漢。各有態度。神色如生。自動工以至訖事。不盈三月。英人某以三千二百金易之去。

### 洗綢紛之發明

本雜誌編輯俞植權女士。素喜研究藥物。於今夏發明一種洗綢粉。凡綢衣經此粉洗者。顏色如新。無論汗積油污。如用此粉。其迹自消。每包可洗衣兩件。較用皮皂爲價廉。此粉如用之澡浴。能去汗斑。瘁子。一切熱毒。可以消却。功效誠神矣哉。

### 火烙箸

猶憶虞初新志。載明末清初時。有武風子者。以火烙箸。作種種花鳥人物。頃刻能成數十箸。不意無獨有偶。雲南某土司之女。年方七歲。却善此技。能於一箸上烙雲南某山。一塔。一寺。樵子。一牧童。一行脚僧。三大樹十餘株。小草數十叢。刻露顯豁。細如毛髮。識者謂超武箸而上之。惟工之捷。不及武風子遠甚。三日不過成雙箸。性亦懶不肯作。每雙非百金不能得之。近聞此女於今夏病疫死。計其一生所成。祇得二十餘箸。臨歿之前數日。烙一東坡游赤壁箸。未竟其功。爲某知事購去。

### 製造五色鉛筆

黔省王素卿女士自東瀛歸國。道經滬上。據云鉛筆一種。日本輸入我國。每年約有十萬元左右。製造之法。以地中所產一種炭質爲之。和以白色之泥。入煙灰則成黑色。入銀硃則成紅色。入靛青則成藍色。入膽黃則成黃色。泥質愈多。筆料愈硬。此種炭質。我國湖南山西等省均有之。其有用牛皮膠一兩。水一兩。

半銀養。二淡養。半兩硝鎚。水十滴。煙灰半兩。生糖八分兩之一。和勻後。搓作圓條。卽爲硬鉛筆。以此劃在白布硬紙上。永不脫落。以上兩種創造。法極簡便。質料又不須求諸他國。惜我國人之不知研究也。

### 絲綿爲湖州特色品

絲綿以蠶繭爲之。其法始於唐大歷時一老嫗徐氏。徐乃太湖之濱地名喬淩者之人。自發明此法後。遂相傳不絕。稗史所載吉貝於元時始入中國。則我國之衣棉。木棉爲後。而絲綿爲先。杭州餘杭等縣亦產之。而質之柔軟。色之白淨。實不及湖州遠甚。以濱湖之地。桑甚肥美。飼蠶又得其法。故繭之成。亦較美於他處。兼之絲綿之質。所恃惟水。而以太湖爲尤宜。此柔軟白淨所由來也。以此製衣服被褥。能禦大寒。潔淨耐久。頗合衛生。(按皮裘鴨絨等物中多微生虫。不如絲綿之潔淨)今英大馬路維新里一弄湖州絲絨衣被公司。製有現成之件。講究衛生者。盍往試之。

按絲絨衣被在冬令爲禦寒無上之妙品。然翻手大有美惡。善翻者。勻淨輕鬆。卽經積壓。仍能復其原位。用至四五年後。再加翻工。輕鬆如故。大約一衣可服至四五十年。不善翻者。反是。今湖州絲絨公司所請之翻手。乃翻絨著名之吳俞兩女士。小影曾登本雜誌卷首。謹附數語。以當介紹。





書姚砦兒事

沈清瑞

一角青山。慣藏鴛塚。五更紅雨。偷喧花魂。感鸚鵡之半言。問玉簫於再世。最無益事。是有情癡。然而情乃真。苗癡由慧。骨情腸枯。死總英雄。一片之心。癡夢難圓。亦兒女三生之福。有不嫌寫朝雲之恨。傳題桃葉之墓。銘者矣。姚砦姬者。蘇州人也。山秀眉尖。珠圓掌上。第一一名相逢問姓。紅絲白燕之家。生小命名琴客。箏人之亞。虎邱卜宅。本伴真娘。雀桁僑居。遂依假母。露珠心性。風絮姻緣。不甘油碧之車。暫寄琵琶之手。爾乃曲科賓白。爭號笛家。拜殺荆劉。多工院本。施砌朱於青溪。月地辨務。頭於紅燭。歌簾以父負責。急遂質秦淮梁四家。為女伶。彩繩繫鳥。匣溜飛花。淪落之由。伊可傷也。所異者。砦既伶矣。則媚行烟視。宜演傾城搔首弄姿。何妨倚市。而乃薄女子綺羅之態。喜參軍孤鶴之裝。以女兒作豪傑。替身以雌風。為鬚眉吐氣。於是狂歌豪泣。欺花貌珠。喉劣角長。鏡代銀箏。檀板聲飛。瓦墜人壓。塲圓月樹。千燈。氈照影。雷峯一曲。錦繡纏頭。雷光禮是雷峯塔時以姬慷慨激烈。有丈夫氣。為曲中第一。云而砦兒雨後看花。歡塲亦泣。泥中種藕。汚處能清。偏嫌衆裏之身。卑視座間之客。諸公袞袞。眼中誰是袁絲。餘子紛紛。世上非無李益。手揮阿堵心。

薄羣。僉常語同伴阿荷曰。兒不幸伶矣。終當擇人事之作良家婦。十萬貫頗不貴視之。蓋伶而俠俠而貞。云則有吳縣詹麟飛者。吾黨雅材。人間俊物。緣獻長楊之賦。偶訪秣陵之春。古巷烏衣。商定巢於燕子。小家碧玉。爭解珮於情人。夢雨一廬。痴雲半榻。遂偕三數同志。借梁四河局宿焉。亡何一鬟前導。雙艷飛來。掀簾而隱。窺賓投懷而依依。戀母則馨兒方偕荷花以作伴。謂阿荷也踏塵燕而乍歸。與麟飛一面殷殷。雙懷諾諾。相覷更無言語。此君宛若生平。謂非眼裏。裏波橫腸中。輪轉者乎。三月三日。一觴一咏。畫船波面。曲樹花西。集江左勝流。脩山陰禊事。客來趙嘏。謂嘏口譽詹何。馨兒於籠臂之衫。出聚頭之扇。君而詩就。妾以歌償。吟芍藥於三更。試櫻桃於一笑。麟飛題詩於試櫻桃笑日開厥後兩日。梁開毬場。出曲部聚俊妓。宴貴游。百舌牙籠呼來。住客兩頭。金管吹出。雖優揖滿座之高岑。看登塲之柳杜。是日演酒中茗末。曲半燈初。客起更衣。伶爲催拍。而麟飛馨兒行盃。相互離坐。不分絃索。淒脾訴飄零。而嗚咽。月痕界面。訊鄉縣而悲涼。馨語鱗飛曰。兒近日避喧。寄城北僻巷。郎倘能來乎。鱗飛曰。諾。翌日與趙君開仲。王君念豐訪之。至則穿矮屋而船高叩重扉。而月小。吹碧桃于仙犬。棲海燕於玳梁。喜佳士之兩三。說心期而再四。已而雉媒苦託魚媵。甘居密語。周遮盟心。鄭重問前生。若夢恐已識。君倘異日相忘。有如此酒。繡腸百結。布諾千金。遂以紫金小鏡爲之插戴。此王趙二君心憐紫玉。願學黃衫者也。由是笑笑連旬。娥娥經夕。肆筵列坐。陸博爲歡。兩袖迷花。百金賭雉。或飲香而戰茗。或說令而投瓊。姊妹團圓。鬥嬌喉於婉轉。雌雄撲朔。欺醉眼之迷離。賢兒舉止大方。或裝或戲。宛一車中。雙入騎。飛詩青袍相對。坐深宵。撲朔如豈易描。然而蘇合纔薰。將離又贈半語。而夢魂雙顛。三商而去。住俱難者何也。桃花蛛網。妾命如絲。碧草馬蹄。郎行似水。欲留則輕裝催束。偕歸則奇貨方居。遂使別淚一雙。珍重千萬。春風多厲。說強

飯爲佳。秋日爲期。指明星作証。送復送兮。遠山曲悲。莫悲兮。生別離。是夕也。月照愁襟。鶴留去槩。相思同憾。攜紅袖於僧寮。夙業難忘。濕青衫於佛座。山轉別嶺磬語詹曰。兒歸卽洗粧以待。倘事中變。誓以死報。君稽首諸天。盟心一語。俄而花南鐘響。柳外潮平。晴絮歸船。青山別夢。盈盈目送。悵悵心勞。遂去終已。不顧矣。鱗飛歸逾月。走銀鹿之奴。訊青鸞之耗。則磬已脫舞衫。着練裙。身作囚鶯。心防冶蝶。得鱗飛書。破顏驟喜。歛黛終愁。喜者喜竹信之平安。愁者愁花期之遲誤。懷人夢短。責諸心長。鶯傳語而丁寧。蠶抱絲而辛苦。而鱗飛所以遲遲者。以梁四狼貪無厭。狙詐多端。縱唾手而得金。詎甘心而嫁玉。生怕彩雲飛去。何妨細馬馱來。知磬兒父姚居城西。乃闔其門。且語之故。姚已先得磬書。知詹必至。遂爲鱗飛計。君試投離婚之券。陽絕秦歡。已則返質女之錢。陰歸趙璧。庶幾無勞鳩鳥。眞作文鴛。乃姚未抵秦淮。鱗飛決絕書已至。磬兒不語投牀。淒啼擁髻。口銜石闕。淚落連珠。耶豈負心兒。誠薄命父。至陰告之。始稍慰而已。損曲月之眉。瘦香桃之骨矣。姚贖女。梁爲伴諾。其實別受海棠之聘。偷移鳩鳥之巢。巫岫輕攔。閒雲不度。磬兒根隨葉落。身委波流。月弔湘魂。霧尋洛艷。濕衫痕。而似雨縐裙褶。而生潮以力救得。不死。雖綠珠之墮。金谷關盼之閉。燕樓柔情。烈抱何以茲。加事聞某公。某公感磬之貞。惡梁之狡。判鄭容之落籍。放高瑩以還家。金釧羅衣。棄捐置篋。布裙襜髻。慷慨登舟。暮寒渡江。西風吹浪。天長波遠。鳥起危檣。磬兒中流祝曰。兒虎口已脫。魚腹何妨。但願一見詹生。雖死不恨。言已。水波不興。布帆無恙。得夜泊蘆葦間。然而纔免傾舟。旋遭胙篋。江鷗刺骨。單衣坐寒。哭擁阿爺。哀聞鄰舫。凡此傷心之遇。大爲致疾之媒。旣到家。鱗飛急往看之。則已蒙首畏風。捧心泣雨。生憐一顧。熟視更番。扶床嘆曰。昔日之遇。緣耶業耶。今日之來。夢耶眞耶。繼陳別



苦併訴行踪。出前所題扇示。詹曰：兒語凡長物，悉付偷兒。是扇獨以出入懷袖之間，殷勤把握之內，乃得攜來。圓月無棄，秋風嗟乎，羞郎曲寄，不負芳姿。接汝謠成，終迎畫槳。亮同聲於篔簹，合藏影於簾屏。然而有結願之香者，無返生之藥也。有合歡之草者，無續命之花也。蓋其讀曲知愁，本是傷生之物。憶歡緘淚，難尋療恨之方。兼之覆手雨雲，驚魂斷續。連江風浪，小胆怯怍，抑鬱多懷，支離遂病。求醫而不遇，乞鬼藥而無靈。身是羈雌，不向生前比翼。腕留條脫，願從地下銜環。蓮子心苦，梨花命短。以八月二十二日死於家。年十九。嗚呼！磬之死也，可謂情而能貞，癡而實，慧矣。鱗飛目斷，驚鴻心摧。失燕築香坟，而痊鶴奠杏酪，以澆花。我謂天游勿悲，好聽下賢一語。君真情，種題片石於紅豆花中。我亦癡人，作奇傳於枇杷樹下。

此爲沈芷生先生作。先生爲癸卯解元。工於詞章，才名藉甚。今承 蒯耐丁先生寄示此篇，如讀燕山外史，齒頰猶留三日芬也。廢物注。

### 爲妓女唐彩珍請求減刑意見書

唐彩珍，年十八，桂林人。初在粵東之石龍塘，高張艷幟，營長劉某見而娶之，遂納爲妻。俄劉因事押陸軍監獄，旋正法。彩珍乃來廣州，與俞瑞庭、曾吳氏串謀行騙。由瑞庭引至李黃氏家，更姓名爲張三妹，詭稱夫故家貧，願鬻身爲娼，以養姑。李黃氏誤墮術中，訂明身價洋二百二十五元。乃於某日上午署券付銀，而彩珍卽於下午伺隙潛遁。卒被追獲，經廣州地方審判廳處徒刑二年。彩珍不服，上訴於高等廳。友人某君，個儻士也，曾撰一意見書，爲彩珍要求減刑。琳瑯滿紙，文采爛然。蒙秋夢生錄示，以實我雜志。

查閱訴訟記錄。該控告人唐彩珍。初隸章台。繼貯金屋。彩雲易散。良人悲狂。狴之幽囚。缺月難圓。商女謀  
 琵琶之別抱。輕桃逐水。落絮因風。事所恒然。原不足怪。無何利心忽熾。賊智頓生。隱名易姓。避人儼同馬  
 志。尼鬻身變價。養姑僞學。陳孝婦俞瑞庭。硬作中証。度線穿針。曾吳氏假充叔婆。張冠李戴。蓋當炫玉求  
 售之時。預定買積還珠之計。故番餅方化。蚌飛而麗人。遠效兔脫。似此騙術奇談。實屬女界敗類。在李黃  
 氏固不能免除。賣買人口之責。在該控告人亦當然。干犯詐欺取財之條。原判認定事實。似無冤屈。不過  
 適用法律。尙欠正當。因該控告人與俞瑞庭曾吳氏均爲此案共同正犯。核與刑律第三百八十五條相  
 合。原判僅依第三百八十二條科斷。自係疏忽。惟三百八十五條之刑較三百八十二條爲重。而該控告  
 人三年術院身世之淪落堪憐。二九妙齡。感格之希望尙大。比因誤聽奸言。遂懷惡意。偶攀錢樹。便觸刑  
 章。論法誠無能貸衡情。實有可矜。若因引律之錯。誤逮判長期之禁錮。殘粉零香。永教與赭衣爲伍。春風  
 秋月。虛度於圜扉之中。是可忍也。毋乃甚乎。應請適用第三百八十五條。改判並請適用第五十四條酌  
 減。庶不顯違國法。亦自曲體人情。□□□代表公益不妨作護花之鈴。□□□保障人權定必洒垂  
 楊之露。此致

同級審判廳

華吟梅女士詩鐘

琴 劍

七弦著指音初徹。三尺橫腰氣自騰。

春草碧色

春水綠波

草色不教鷹眼疾。  
水波遙襯鴨頭濃。

雜 姐  
申報 西施

一紙能知天下事。  
五湖曾載美人圖。

蘇武 鏡

邊風想見人持節。  
秋月難教物遁形。

杜甫 馬

春雨浣花懷錦市。  
夕陽嘶草卸雕鞍。

蘇秦 羊

佩印喧傳傾六國。  
觸藩奚慮誤三叉。

楚狂 犬

名誌接輿徒諂鳳。  
詩傳感悅為驚彪。

文姬 燕

每聽胡笳頻洒淚。  
為營故壘慣銜泥。

春風 蚊

吹來蛺蝶身疑幻。  
巢有蠅螟目豈微。

拍照 梅

攝影居然稱妙技。  
寫生難得是仙姿。

六  
彈琴 竹

知音世外尋高士。  
寄傲窗前賴此君。

洞庭山 琴

一葉脫時波渺渺。  
七弦彈處水泠泠。

家書 漁

一紙萬金行篋重。  
五湖四海釣船輕。

江東 耕

古有二喬稱國色。  
家餘百畝話年豐。

使筆如劍 防意如城

筆自縱橫同使劍。  
意還慎密等防城。

孔明 眼鏡

三分自是躬能瘁。  
五色能教目不迷。

漁父 旅客

釣竿垂處風光好。  
鄉夢醒時月色明。

蘇州 鏡

胥台楊柳消魂地。秦殿菱花照胆天。

李白

牛

宣城句把青天問。函谷人占紫氣來。

陸游

雞

一樹梅花身入化。三更茅店夢都醒。

西子

豕

寵邀吳主宜顰笑。幻作彭生竟立啼。

翁森

蜂

四序讀書皆得樂。終朝釀蜜不嫌煩。

夏雨

蟻

喜看郊原生衆綠。分封平壤築微紅。

讀書

蘭

樂在四時常抱膝。香分九畹証同心。

旅客

樵

霜白行經橋有迹。山青砍入担成裝。

渭北

讀

雜

短

詩懷太白吟春樹。燈乞分青向曉窗。



# 女伶月旦

彼菊芬

吳興戲迷

彼菊芬之來滬。上藉藉於吾耳久矣。一日筆政餘閒。偕友往觀。適演海潮珠一齣。不肥不瘦。穠纖得中。宛如玉克琴。化身風情。旖旎亦與之髣髴。秦腔頗清越。可聽。衣飾富麗。似駕諸坤伶而上之一幘之製。倩吳門某女士。繡之聞費一部。毛詩之數。他可知矣。能起武生。獨木關。落馬湖。諸劇。尤所擅長。惜隸鳳舞臺時。男女並演。配角太不相稱。海潮珠。菊芬起棠姜。而男伶小阿四。起莊公。滑頭滑腦。語言無味。面目可憎。觀者既覺其不雅。菊芬亦相顧失色。近聞告假已三星期矣。擇地而蹈。擇主而棲。寄語該伶。其慎矣哉。

謝秀鳳

秀鳳隸鳳舞臺有年矣。貌既娟秀。風情亦不浪惡。唱作均佳。自是坤伶中之傑出者。道白滿口。吳音疑其生長金閩。嘗見其演宋十回一齣。起閻婆惜。與宋江問答一番。若有意。若無意。欲縱故擒之智。計一一描。出不浪作淫情冶態也。起宋江爲洒金紅。尙能相稱。如此人材。該臺主並不重視之。正當之劇。往往讓於他伶。鳳公。鳳兮。何德之衰。吾爲該伶惜矣。



## 小翠

古吳浮沈客

小翠。鬚生中上上人物也。丹鳳園主禮聘致之。深得滬人歡迎。於是滬人始知恩曉峯而外。猶有小翠焉。而論鬚生者。亦以瑤亮並稱。則翠之技。足以傾倒座客者。良非空言也。翠貌文雅。性溫厚。道白清朗。步驟整飭。而聲調亦盡剛柔之妙。尾聲又能抑揚頓挫。有一唱三嘆之致。最工演硃砂痣。一劇極悲。歡離合之妙。而唱白又不黏不脫。恰到好處。的是斲輪老手。非他人所可望塵而及也。十八扯中去宋氏妹。體態風流。模雜唱南北小曲。悉能別具心裁。尤爲難能可貴。當亦恩伶之畏友也。

## 王慶祥

王慶祥。王家班主之女也。以武老生兼串武二花。身段魁梧。容貌偉岸。嗓音又爲闊大。恰合武角身分。其武藝亦能深得三昧。玩弄各種器械。得心應手。指揮如意。而以舞大刀尤爲特色。玩於掌股之間。實有萬夫莫當之勢。間串飛叉。陳之巨無霸。鋼叉亦佳。惜自視過高。不肯輕易登臺。閱者多引爲憾事。

## 王寶寶

久在漢口而得漢人歡迎。拔之爲狀頭者曰。王寶寶。容貌娟好。體態風流。而聲音之清脆。尤爲吳下的音。昔年香名鵲噪。艷幟高張。今年過花信。而盛名不衰。蓋彼於音容之外。固別有制勝處也。善演淫劇。南樓傳壽山會。乃其得意之作。而以珍珠衫爲尤佳。其情景妙在有含蓄。使人不覺其蕩。唱京調亦出類拔萃。洵爲是中之冠。惟唱秦腔。則啞啞如犬吠。白圭微玷。不能掩其他長矣。

## 劉桂林

劉桂林鬚生中後起之秀也。音之激昂。足以凌霄漢。而調之整飭。又可力趨上游。於聲高氣足四字。當之無愧。每聽其空城計慶頂珠等戲。疾徐合節。剛柔得中。如聞韶樂。不知肉味者。三月矣。演翠屏山獨木關等戲。不特聲調悲壯。淋漓盡致。卽舞刀持槍。亦能盡情發揮。真妙手也。久居京津。大名鼎鼎。宜矣。

### 賽月樵

賽月樵亦海上武生之著名者也。身段活潑。手足玲瓏。絕無女子嬌怯之態。北方健兒。不是過也。一登台。上如生龍活虎。一挑一撥。桓桓如虎。俱出人意表。蓋於此道。已能深入堂奧。非門外人所可同日而語也。於花蝴蝶一劇。尤爲出色。鐵杠工夫。盤旋上下。神乎其伎。而於三只抬上。倒翻而下。喘息不形。尤爲難能。可貴。惜嗓子不老練。而更細窄。道白已不應節。唱口則更不堪入耳。故啞伯子之譏。非無因也。

### 榮桂

向在京津獻藝。而擁盛譽者。花旦中之榮桂也。貌極娟秀。聲更清越。所唱各戲。悉能圓轉如意。無偏倚參差之弊。而做工亦能恰到好處。上乘人物。斷推此君。惟以久居北地。妝束純係北派。不能動南人之目。雖其藝能出人頭地。終以不能易粧。不能深得滬人之歡迎。大沽調是其所長。每一發響。座客無不爲之傾倒。蓋滬上此聲之不得聞者久矣。廣陵散尙在人間。足爲女伶生色也。

按男伶中近有粉菊花其人者。亦工爲是作。以視坤伶。不相軒輊。浮沉客當亦聞之色喜也。附註

### 小蓉仙

小蓉仙武老生之特出才也。久居羣仙部。苦少正場戲。園主亦不以正角視之。故多年以來。聲名寂然。鮮



有知其名者。然既有其才。何難脫穎而出。要其藝之可貴。在於老成練達。無他武角。輕佻浮囂之病。故扮褚彪邱成等。恰得其當。以其忠肝義胆。能活畫出老英雄心腸。而精神抖擻。又能寫出老英雄氣概。道白清切。一字不走。武技精靈。三軍辟易。間演新劇。如刑律改良。張文祥刺馬等戲。悉能頭頭是道。體會入微。無過火之處。演四進士。亦能描寫盡致。拔以冠儕輩。不可謂非的當之評也。

### 小蕙芬

黃鍾大呂。自是正聲。然已成白雪陽春之曲。高和寡矣。鬚生小蕙芬者。聲調悲壯。字眼清爽。舍恩曉峯而外。此人當爲個中巨擘。而滬人嗜之者。殊不多命耶。運耶。前數年。嘗見之於丹鳳。卽深異之。視爲大器。後去滬。瀆未幾。重來。隸鳳舞臺。余輒往聽其雅奏。則其聲之高。超調之蒼古。實出尋常萬倍。間串老旦。神情之蒼涼。音韻之鬱楚。恰合身分。蕙芬蕙芬。如不悔厥志。力求進益。則登高造極。可駕恩伶而上矣。余其拭目俟之。

### 郭鳳仙

郭鳳仙。名鬚生。郭少娥之養女也。初業武旦。後更兼武生。初出臺時。年纔十二。妙齡而其藝已大有可觀。每一登場。花團錦簇。令人觀之色飛眉舞。而又楊柳腰支。冰雪肌膚。以嬌小玲瓏之身。裁爲荷槍持戟之舉。殊令人可驚可喜。鐵杠翻跌之雜技。盡得爐火純熟之候。最工演長板坡。泗洲城。惡虎村等戲。餘亦卓然可觀。使鳳仙而男也。際此列強交伺。正可投軍自效。作國家之干城。乃不爲雄飛。而爲雌伏。亦空負此好身手矣。

香

艷

雜

誌

# 華叢紀亭



## 黃浦芳潮

### 雲亭

皞皞子

雲亭吳門人。住石路普慶里。本名花彩芳。至今春始易今名。良家子也。秀外慧中。粗語文字。談吐不俗。性情尤極真摯。曾偕思綺齋主人過訪粧閣。具述家世。母老弟幼。墮落風塵。非其志也。幸歷年虧負。不過毛詩之數。擺脫後即可自由。如意耶。君物色殊切。其妹雪梅亦嬌憨可人。房侍諸人。生張熟魏。靡不應酬。周至。有意尋芳者。慎毋交臂失之。

### 賽金花

金花住日新里。諺所謂小本家也。年華二九。花容玉貌。顧影無儔。每當綺筵交錯。姍姍來前。一種英銳之氣。撲人眉宇。尤令人畏愛不置。其母七十。鳥以年老不甚事事。院內一切淫務。均操持於金花一人之手。外交內政。措置罔不井井。以故生涯日形發達。猶憶十年前。某殿撰之如夫人。樹豔幟於滬上。亦名賽金花。未幾移植京津。芳名藉藉。庚子一役。聯軍入輦。穀地清室危如累卵。幸賽金花深諳德語。納交德帥。大

同。賴。以。幹。旋。至。今。猶。豔。稱。之。前。後。輝。映。無。獨。有。偶。吾。益。有。望。於。今。之。賽。金。花。矣。

吟風

有名吟風者。忘其里居。似在福致里左右。曾偕思綺齋主人過訪一次。適值采薪。玉容慳慳。餘熱未退。猩紅兩頰。愈顯其嬌。病中美人。煞是好看也。致問數語。主人興辭吟風。力挽其手。堅留坐談。具道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平時粧閣。幾許熱鬧。一罹小極。則顧問無人。言時不禁唏歔。主人爲慰藉者久之。主人爲予言吟風道德高尚。帕交中有納交伶人者。則勸戒並至。不聽。乃與之絕交。旁人或指摘及之。則又諱莫如深。力辨其無是事。以是多有被其感化者。是亦平康中之聖人歟。

韞玉

鼎豐里中有兩韞玉。門巷毗連。一以韞玉名。一以花韞玉名。予所記者。乃韞玉。非花韞玉也。魯公顏標。自當分別視之。韞玉。廣陵人。九歲鬻於句欄。十七嫁某氏。以某氏之二三其德。致有下堂之舉。今年逾花信矣。猶如二十許人。豐顏盛鬢。長身玉立。言笑不苟。靜氣迎人。大家閨秀。不是過也。措語則純粹。吳音雙鉤。尤不盈一握。風晨月夕。自述身世。夫也不良。興嘆。仇離。流水落花。不知將來作何結果。言時聲淚俱下。座客亦爲之青衫濕也。

秦淮韻語

李媛媛

李媛媛。字華寶。錫山人。住下關瀛洲旅館二十號。芳齡少。花信之二。膚同玉潤。貌比花妍。談吐俊爽。舉止

灑落無巾幗。軟媚之氣。日手報一紙。抗論時局。痛恨政府之無能。力青島事起。日人破壞我中。立憤懣之情。溢於顏色。亦平康中之有心人。也。曩曾樹幟京師。石榴裙下。拜倒幾許公卿。與某公子。尤爲沆瀣。歌驪之日。兩人猶戀戀不忍舍。今夏道經滬上。予遇之於姓秦棧中。一宵竹叙。頗蒙青眼。臨行殷殷以願。附香豔雜志之末。爲囑爲述。數行不知芳心許可否也。

### 張金珠

張金珠住秦淮旅館。二分明月中人也。以歌得名。酬應亦不俗。其一種嬌豔婀娜之態。初日芙蓉曉風。楊柳猶覺形容未盡者。嗜愛文人。體恤臻至。客之往來其家者。無僮父俗儉。居恒不濫索。纏頭遇有緩急。得客援助。則必如約。還璧不如他妓之信用全無者。入秋以來。以歐戰之故。白下市面頓然衰落。秦淮歌管之聲。不及前時之喧盛。金珠亦稍受其影響。客有過訪者。見其焚香靜坐。義命自安。不作一牢騷語。益嘆其逸情高致。不置。

### 明山春色

#### 留寓

江北留寓。初名瀟湘館。小家碧玉也。家貧幼卽鬻於鴛婦。阿金家。阿金冒爲己女。延師授以皮黃瓊瑤。上口略加薰沐。容光煥發。阿金乃飾以應客。姬亦深自濯磨。客至則縱體遨嬉。依依如嬌鳥。以故人爭樂就之初。阿金有外遇。與人也。有不慊於姬者。揚言曰。欲眷瀟湘者。能以子壻禮見。與。人則事諧矣。姬聞之。甚遽出院。就別居。誓不應客。阿金無奈。縣價千金。任其自主。舊日有情人。無相顧者。居久之。鴛兒撇了輩。

#### 佩光

釀資贖之出。易以今名。至此姬於酬應。一道益自磨礪。且閱歷多。招徠尤易。淫業頗不惡。聞近與某客結不解緣。誓死生不相背負。客感之刺骨。贈以聯云。重簾不捲留香久。著墨無多寓意深。嗚呼。我料彼兩人。留此一段香。將化爲網緼之氣。以彌滿於天地間耳。姬真多情。人客之福亦艷矣哉。

## 周香閣

城內周香閣。初住江北。名周瑞蓮。瓌姿艷逸。活色生香。善京腔。音調蒼鬱。頗能宛轉。自如。先是鴛婦周蓮君。故娼也。與某肆主。曠某惑焉。乃盡出其所有。以供蓮君。蓮君乃退爲房老。購瑞蓮。以自代。顧門前冷落。車馬常稀。時某亦妙手空空。時衣食於蓮君。蓮君漸厭之。又以株守之終無濟也。乃留瑞蓮。挈某來上海。冀有意外緣。然間有客至。某輒食酸茹。憤繼且大肆咆哮。旋有魯仲連者。勸蓮君售瑞蓮。得四百金。盡以津貼某。一對野鴛鴦。從此飛散。瑞蓮乃張艷幟於城內。顏其商標曰周香閣。業大振。往來其妝閣者。多商賈。中人以故稍有所蓄。頗聞近日有愛小白之癖。果爾是自墮孽障也。

## 碧玉樓

江北碧玉樓。白蘭英之化身也。遇人不淑。誤墮平康。肌膚白皙。容色溫膩。性忠厚。類良家婦。待客一以和霽。出之生涯。頗發達。本夫利其多資。欲迫令歇業。乃出五百金與絕。頗思擇人而事。以鑒於前車。不敢率爾。甬妓之時髦者。大都以浮華見長。老於花叢者。每習而生厭。玉樓獨以質樸取勝。是蓋妓之有品者。

## 群芳閣

江北羣芳閣。本豫產。曾張艷幟於津門。去歲秋始來甬上。自言津人。嫋嫋婷婷。修眉盛鬢。蓋一頤頤之碩。

人也。工皮簧。當筵。一奏。座客。輒叫好。不置。每夕。堂差之多。幾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有某三者。甚惑之。報效無算。顧聞。姬別有所眷。信如斯也。某誠冤矣。

### 神女生涯

#### 張才寶

三分里張玉蓮家張才寶。自出班後。即在大漢里秘密住家。不甘雌伏。愿效鴻飛。有即日與慧貞夥開堂班之說。

#### 郭小玉

篤安里郭大房小玉。色藝雙佳。自是後起人材。茲聞決有搭班之意。各班聞此消息。爭相延聘。事齊事楚。該妓尙方針未定也。

#### 松玉秀

三分里王大房。節後收場搭班之松玉秀。以漢調馳名。已受同里七十四號趙大房之聘。准于陰歷本月十六日進班。想新歡舊好。必有一番報効也。

#### 劉小青

名妓劉小青。色藝雙佳。自是個中翹楚。歷厲各大旅館。芳名鵲起。鬪客如雲。茲由漢口大旅館遷居安平里內。無拘無束。自由住家。

#### 新李金喜

三分里新李家金喜。月圓年紀。花樣風姿。初時退藏於密。不肯輕易以色相示人。近來改變宗旨。大露頭

角歌筵舞席。應酬爲勞。其聲譽不在阿姊蓮喜下也。

### 花月紅

三分里三十三號花月紅。因開設堂班。不獨有虧折之慮。卽支持一切諸形困難。遂有急流勇退之意。然通盤打算。所耗已不貲矣。幸而某客從中幫助。清償債務。否則該妓受累不淺已。

### 劉羣英

三分里四十三號林家樓上劉羣英。近已遷居同里滄昌旅館。與華實秋丁寶玉黃金翠感情極厚。朝夕團聚。可謂姊妹情長也。

以上錄漢口中西晚報

### 上林花片

### 洪瑛瑛

慶陞洪瑛瑛。南花也。年約三五。身段適中。舉止活潑。應酬不俗。此亦猶人之技。不足多也。該校書有加入一等等者。言談鋒利。娓娓動聽。一對秋波。尤足令人魂消。惟小妮子面龐稍黑。頗爲白圭之玷。然小疵不足。以掩大純也。倘此後見客。能輕施脂粉。則盡善矣。

### 丁小紅

丁小紅。維揚產。樹豔幟於朝陽樓者。已一載有餘。年方二八。體態輕輕。雖非天姿國色。亦實南妓之俊秀。且態度沈着。無南妓輕浮之習。所謂出淤泥而不染者也。

### 王金福

金福。燕都之名妓。名噪於八埠。已非一日。但自其容貌而論。不過僅中姿耳。然而走馬王孫。每趨之若鶩者。蓋以其待遇游客。不論黑張白李。皆一視同仁。聆其言論。慇懃懇摯。皆若自肺腑而出者。令人不覺爲之表示同情。世人多以金福以色名世。豈篤論哉。

### 劉金喜

(今非)

余生平雅不識情字作何解釋。每逢妓女表示一種酸態時。輒不禁爲之肉麻。殆所謂真正男性的莽丈夫也。翠蘭劉金喜。其果情與否。余不得知。惟酸話則對余時亦有之。或此酸話即情之代名詞。容當質諸老於審事者。近聞金喜已得酸科學士。大概也是費了許多酸言。裝了許多酸態。換得來的。但不知協心院花寶寶。又酸到甚麼地位。竟取得酸科博士的資格哩。余識金喜。全是屬地主義。時覺酸氣逼余難受。頗厭苦之。此外金喜還有一宗毛病。即對客常自矜詡。逐日盤子若干。大有炫耀其多們闊多們排場之樂意。是又金喜之一種特別酸氣也。

### 花寶寶

(今非)

窮人富不得。富人了不得。世態涼熱。大都如此。而妓女特甚。花寶寶在一年以前。坐冷板凳。住空房間。何等淒其。何等酸楚。一畎之惠。固莫大之恩也。曾幾何時。偏有緣遇着冤大頭。死命報效。竭力捧場。並運動花選。使豎子得以成名。迨至今日。而花寶寶之一言一動。已非復曩時之舊矣。余在寶寶處之邊臣資格極老。親見其盛衰陳迹。不禁感慨繫之。當其未遇之時。或謂其氣莽如牛。或謂其心毒如蠶。余獨賞其心地誠實。舉止磊落。無不逢人說項。替他招攬雇主。廣闢銷路。以自擬於秦鏡之明。及其盛也。而據一般過



客多謂其裝模做樣。咄咄逼人。到底輕船不受重載。比之曩日。殆兩截人。而余亦將抉兩眸子。不敢再相天下士矣。

以上錄大國民日報

### 聖湖豔蹟

#### 金寶玉

(笑)

別後頻教憶玉姿。叮嚀軟語我曾痴。自驚卿貌千般艷。牽動予懷十日思。此某生答拱北金寶玉校書之詩也。寶玉自與某生定情後。相愛異常。日前有棲溪顧曲生訪其妝閣。談及某生係顧曲之至友。寶玉即傳語平安。囑某生早踐前約。某生因中秋將屆。節務紛繁。是以手撰一絕寄彼。以答知己。

#### 玉珍

(全)

日昨江干船妓玉珍。偕某客乘輿進鳳山門。同上吳山。携手偕行。拾級吳山頂上。左瞰錢江。右覽西湖。頗有放眼天空之概。是晚適天雨溟濛。及下山。已泥濘路滑。濕透鞋幫。該客護花心重。竭力扶持。諺云扶小娘兒過橋。殆即某客之謂乎。

#### 鳳菱

(全)

江干船妓鳳菱。貌尙不俗。藝亦足稱。固花艇中錚錚也。昨有城內某客。在該艇置酒。讌客賓朋滿座。盛極一時。某飲酒樂甚。倚舷而歌。鳳菱吹洞簫以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泣如訴。如怨如慕。闔座爲之悄然。迨席散。已日薄西山。某與鳳菱預約。觀潮日擺正飯一椀。特請某機關偉大人物作半日游云。

#### 小沈桂芬

(壽)

鶯鶯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此閨中雅諳也。拱埠小沈桂芬。善作抽羅枕頂云。係吳興女紅之特別者。小沈桂芬於歌餘酒罷。偶一偷閒爲之。然其翦羅抽絲。秘不告人。有平陽公子翫之。小沈桂芬始絮言其家世。父亦一名諸生。亦沈姓。母爲沈家婢。孕後居外室。父客南潯某商家。歲以貲養母女。及父歿。母旋嫁。女輾轉爲繼父所鬻。先在無錫舟中。復墮於是。煙花浩劫。靡有窮期。因哽咽淚下。平陽再三慰藉。晚間更報以一酒。小沈桂芬卽出枕頂兩幅爲贈。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吾不禁爲平陽幸。

### 張紅樓

(一)

鳳凰山下路迢迢。夢入梨雲意也飄。蝶戀花詞填未就。秋風秋雨唱紅橋。此張鐵柱詠張紅橋詩也。記者錄之。以贈張紅樓。紅樓一瓜山妓女。其藝雖不能稱雙絕。而一種莊重之態度。溢於眉睫間。不知者幾疑爲閨秀。昨城內某公子過其粧閣。一見情深。頗眷愛之。乃命擺一雙檯。箋召羣花。一時粉白黛綠。姍姍其來。所唱各曲。以紫荊花月中仙紅寶寶爲最。席散已魚更四躍云。

### 蘭珍

(二)

江干船妓蘭珍。冶容媚態。蕩人魂魄。後來之秀也。其於度曲一道。尤所擅長。昨有城內某公子。一肩簾輿。前往開筵。蘭珍曼聲低唱。絲絲入扣。繼復手弄琵琶。朔風繞指。明月入懷。其爲新翻之玉連鎖耶。抑爲舊譜之鬱輪袍耶。公子素善是技。大爲歎賞。擬與駕長娘。婉商以明珠十斛。聘爲筵室。未知能達目的否。

以上錄慧星報



游

戲

相

大  
錯  
王

丹  
題

◀ 告 廣 館 書 圖 華 中 ▶

文科大詞典

每部定價八元

詞章一道各國皆尚而吾國之文學則精微博雅尤為世界所不及誠國粹也惟二十年來風氣變遷江湖日下區言雜出粗俚甚堪未免貽譏大雅故中央之主持學風者近復注重古文詞學以救質勝則野之弊此後學校士子不可不注重國文以揣摩時尚本編為研究修詞學成知本詞典最為適用故購者紛紛日不暇給用特添印千部仍售半價以表優待如蒙惠顧務須從速否則轉瞬即逝又將失諸交臂也

普通百科大詞典

每部定價八元  
廉售實洋四元  
以答雅意

是書為常熟黃摩西先生所編選擇精嚴詮釋明瞭蒐輯中西百科學語至為豐富調查引用各種專門學書籍至千餘種之多宏深淵博一語可兼數十百書之用誠類書中空前之鉅製也至其深解之處達可通俗而不傷於雅無論教員學生及一切初通文理者均能了解的為人人適用之書而尤各種學校中不可不備之品也書已無多運恐失諸交臂爾

中德字典

每部精裝一厚冊定  
價洋一元二角五分

世界進化國交敦睦全賴語言文字為之溝通就吾國現勢而論英文之外當推德文為最切要而適用然欲肄習德文必須有中德合璧之字書以資參攷方足促其進行惟坊間絕少德文之書承學者每引為缺憾是編譯筆簡潔體例完善久已不脛而走近以各處學校均將增設德文一科購詢者紛紛故特印行以餉學者

新世界奇談 一名新說林

是書為桃源天憤生所著歷叙最近二十世紀以來歐美各國及我中華之種種異聞軼事如俠盜名妓奇人隱士以及宮闈之秘史旅行之幻蹤無不一一詳紀陸離光怪洵可與聊齋等書相伯仲而資料之豐富事跡之新穎更有過之蓋本其生平實游東西所耳聞目見之實事故實為近時最新奇最有趣味之名著名曰新世界奇談洵無愧也分訂四冊定價六角●經售處北京漢口及各省大書坊○○○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

梁津之者文漢英習兼

五車韻府

是書內容豐富音韻  
正確無論由中文入手  
習西或由西文入手習中  
均為最適用之善本  
洋裝二冊定價兩元

# 游 戲 欄

## 酒 令

江花品藻

西蜀楊慎造有單行本

按楊升菴太史爲前明一代才人。風流  
 放誕。此其評花之案。原本每人繫一小  
 令。結以七律一章。後書嘉靖丙辰冬十  
 二月十三日用修題。每名注令一條。有  
 天都潘之恒跋云。蜀之江陽。邊隅重地。  
 舟車雲集。商賈星繁。故狹邪之閒居多。  
 妖美。太史南征。逆旅于茲。宴酣興劇。人  
 填一詞。以成烟花月旦云。跋中不言有

酒 令

令。或爲後人所加。其詩詞則無當於觴  
 政。故刪節錄之。

① 第一名雷逢兒字驚鴻品云月林清影  
 梅花奉首席巨杯

② 第二名陳滿堂字賽西品云洛浦神仙  
 水仙奉素衣一杯

③ 第三名李愛兒字玉池品云多情多愛  
 山茶奉主人一杯

④ 第四名王暗香字芳卿品云樂昌餘韻



小東 1914

酒 合

枇杷花奉右席一杯

●第五名吳春山字麗春品云京兆畫眉

瑞香多寵者一杯

●第六名李秋亭品云徐娘丰韵款冬花

奉左席一杯

●第七名梅藏春品云高燒銀燭迎春杯

有餘瀝者一杯

●第八名吳鞋仙品云錦步成蓮簪錦隨

意送一杯

●第九名梅粉西品云妙語如絃齋菜言

席外事者一杯

●第十名吳達山品云鼓琴招鳳芷花善

琴者飲

●第十一名董蘭亭品云響遏行雲杏花

善歌者飲

二

●第十二名董翠亭品云前度劉郎桃花

奉色衣者一杯

●第十三名吳雲山品云宋玉牆東李花

有外遇者巨杯

●第十四名王霞卿品云酒暈紅潮梨花

酡顏者飲

●第十五名王豔香品云春月初圓蘭花

奉對席各一杯

●第十六名李十兒字小眠品云流鶯過

牆櫻桃花離席者巨杯

●第十七名劉七兒字采春品云玉局爭

先桐子花善奕者飲

●第十八名陳洞清字香雪品云南樹棲

鴉陽雀兒奉遠客一杯

●第十九名董菊亭品云一笑生春楊花

奉笑者一杯

●第二十名陳官兒品云芳林藏秀海棠  
後至者巨杯

●第二十一名董銀哥品云小桃破萼吐

丹奉年長者一杯

●第二十二名梅半分字碧峰品云增之

## 燈 虎

姚滌源先生度詞

●王母 義經一句

●康成詩婢 壁經一句捲簾

●謂他人父謂他人母 壁經一句

●寶髻弓鞋未入時 葩經一句解鈴

●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葩經一句

●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肌花貌參差是

燈 虎

葩經一  
句解鈴

溫其如玉

一分芍藥年最少者一杯

●第二十三名陳妹兒字素娥品云有腳  
陽春楸花欲先行者巨杯

●第二十四名劉賽紅品云草薰風暖棟

花喧譁者巨杯

以配祖考

學於古訓乃有獲 奴賊婢獲

姑將以爲親 或射今冲子嗣

不吳不揚

溯其過澗



●撫育閨中女

禮經一句

鞠有黃華

●願有情人都成了眷屬

四子書二句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

●問桓公內嬖如夫人者若干人

四子一句解鈴

則齊其庶幾乎

●既嫁之女不從父

四子書一句捲簾

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春宵苦短日高起

五言唐詩一句

早被嬋娟誤

●縷縷綺思堪制勝

唐詩一句

買絲綉作平原君

●中宵自述少年時

壁經一句捲簾

我舊云刻子

●忽爾聰明

四子書一句

魯一變

●雙棲玳瑁梁

葩經一句

或燕燕居息

●皆翩翩濁世佳公子也

葩經一句解鈴

靡人弗勝

●落花蝴蝶夢魂香

南北朝人名一

謝莊

●一概壁謝

宋人名一

趙普

東雷度詞

●無鹽乃效息夫人

四子

寢不言

●窰戶哭郎君

四子

陶以寡

●先姦後娶 四子

●中有一人字太真  
雲膚花貌參彩是 四子卷簾

●鄙人娶妾并休妻 四子卷簾

●娶妻則廢讀 四子

●人約黃昏後 四子

●待婢有通房之喜 四子解鈴

●伊誰筵室稱荆室 四子捲簾

●聰明姬妾喜施予 四子卷簾解鈴

●鴛鴦雙宿紅潮漲 詩經繫鈴

●頂上歌妓 詩經

●黃花兩朵開 詩經

●要倭女爲妻 詩經

●小生在這裏行禮了 詩經

●女子豈有參政權 詩經

●夫婿覓封侯 詩經捲簾

燈 虎

苟正其身矣

色思溫

出納之吝

夫子焉不學

羣居終日

吾知免夫小子

如正人何

好行小慧

士與女殷其盈矣

予髮曲局

入此室處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揖我謂我好兮

婦無公事

職思其外

燈 虎

●戀膠重續 詩經

●挾妓飲酒 詩經

●長開星眼對銀釭 詩經

●小姐慢慢行 詩經

●新警效旗裝 詩經

●有女懷春 詩經

●拒姦 書經

●曹世叔寄內 書經

●我不卿卿 書經

●男女同川而浴 書經

●道是良人憶妾家 易經

●女子工藝品 易經

室人入又

不敢不局

耿耿不寐

其後也處

髮則有旗

其人美且偲

不遂其媾

達大家

可愛非君

亂於河

係丈夫志舍下也

坤作成物





# 兜安氏 補肺聖藥

註冊  
潤喉理氣



商標  
止咳化痰

風邪入肺始  
則鼻嚏繼乃  
咳嗽甚至寒  
熱此藥性和  
味甘凡男婦  
老少有患傷  
風咳嗽氣逆  
痰喘破金失  
音者服無不  
效癆咳更宜  
患者論試之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每瓶洋六角  
打洋六元

上海北京路兜安氏西藥公司